馬相伯先生年譜

張若谷編著



胡伯翔先生畫馬公遺像

不壞山頹慟國師暮年
如遂為嵎虎遺詩慢惜
負堂老飲至收京會有期

相老人遺集 若谷兄屬題

廿八年十二月八日 吳江柳亞子



馬先生與編者合影（郎靜山攝）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五日國民政府公布褒嘉令云：『國民政府委員馬良，學貫中西，名德夙著，中年以後，慨捐巨款，倡學海濱，樂育英材，贊勷匡復，爲功尤鉅。近自禦侮軍興，入佐中樞，秉老當益壯之精神，參抗戰救國之大計，忠忱碩望，宇內同欽。茲已壽登百齡，襟情豪邁，無減當年，匪惟民族之英，抑亦國家之瑞，載頒明令，特予褒嘉，以旌勛賢，而資矜式。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國民政府令：『國民政府委員馬良，學識宏通，神明貞固，早歲研精科學，講求時務，敭歷中外，望重一時。自捐巨款，在滬創辦學校，殫心教育，垂四十年，成就人材甚衆。近年廑懷禦侮，入贊中樞，方冀長享遐齡，爲國矜式，遽聞溘逝，悼惜良深。着發給治喪費三千元。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篤念勳耆之至意。此令。』

馬先生手書和歸去來辭(一)

馬先生手書和歸去來辭(二)

張元濟序

余聞相伯先生歿於諒山之訊，哀其以大耋之年，不獲寧居一室，被迫遠徙，殞身於數千里炎徼之外，爲之悲憤者不置。越四日，張子若谷以書來，言已輯先生年譜，欲謀梓行，又三日，過余所，眎余以全稿。自言與先生同爲天主教徒，幼時肄業震旦學院，出先生門下，暇輒詣土山灣先生所居道院，聆所述生平經歷，旣歸必筆而存之。自先生留居南京後，不得復見，乃偏蒐時人著述，參以所聞，輯爲是譜。會先生年屆百齡，分日排登中美日報，以餉世人之欲知先生者。今哲人萎矣，竊思以是傳諸久遠。又指卷中所記蔡元培梁啓超汪康年與余從先生習臘丁文事示余。余與三君皆同年摯友，憶當時或同有茲約，而余與汪君皆未能實行，然竟獲厠於私淑之列，亦竊自欣幸也。戊戌政變，余被譴南下，僑居海上，始識先生。一日與談泰西科學之盛，先生徐言科學必有其大原，且世人又何以能知科學。余乃知先生深於教理，與世之以禍福惑人者迥不相侔，數十年來未忘斯語。張子許以其稿留余所，閱讀旣竟，竊嘆以先生之學之才，未能一展其用：於內則僅至山東督製機器，勘查礦產；於外則僅參

贊東京使署，襄助高麗舉辦新政；至議闢九龍商埠，且未采行，在美貸金設銀行，又成而被毀，懷奇不遇，鬱鬱誰語？賴有是譜，聊以識其言行，師弟之情，有足多者。張子語余：先生尚有手書隨使高句驪日記，暨所儲中西名籍，寄贈丹陽圖書館，旅滬同鄉會爲之運致故里，尚未發篋，而城已陷，且大火，恐盡燬矣。使存者，譜中事必可裒益多許，相與感喟者久之。余悲先生之病歿蠻荒，而猶幸其能得高弟以傳諸不朽也，因序而歸之，讀是編者，其亦有山高水長之思也夫！中華民國紀元二十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海鹽張元濟。

于斌主教序（以函代序）

若谷先生：

爲馬老作百歲年譜，甚善。崇向予索序，頗感。惟因工作關係，日無暇晷，不敢草率執筆，有辱相伯之功業，只有俟之異日矣。況老先生行傳本身，自有其引人注意性，無須我之點綴也。老先生之手譯四史聖經，如未遭難，深望函張副主教，加以校勘後，立爲出版，費用我可設法，此實老先生對社會最寶貴之贈品。（中略）專此順祝

天主保佑！

野聲手書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四日寄自美國

徐若瑟序

知人貴知心，知馬公者，衆矣！知其心者，惟張君若谷乎？何以見之？見於其所編馬公年譜。世人多謂馬公爲宗教家，神哲學家，科學家，教育家，然皆知其外表，不知其內心，其心乃在榮主救靈！緣馬公生平所行所言，凡顯耀於世人者，彼皆視爲筌蹄，而非其素志。至其志能爲知者言，不足爲外人道。今張君於馬公年譜中，隱約言之，故我謂其知馬公者。

徐宗澤

自序

昔人有言：安平之世，不產豪傑，以無特殊機會可乘，又無偉大事功可見耳！中國近當危微之世，故不乏應運救時之豪傑偉人，舉其卓犖者言之，若 孫總理哀民族之衰而從事國民革命； 蔣總裁痛民德之壞而倡新生活運動，斯二氏者，非僅爲中國之偉人，亦爲世界之偉人也。今又有人焉：閔民智之塞，而創制大學教育。其人未出見以前，中國政教之稺昧爲一世，其人既出見以後，政教之新異別出一世，斯人也，生而稟異，幼而勤讀，長而深思，少而登仕，壯而遠遊，老而興學，屆息壤之年，而猶強起匡時，抱悲天閔人之願，以培植人才爲己任。其爲學也，於中國經史，既無不通；於歐西諸哲之學，亦無不諳。而又篤信宗教，潭思潛脩，有中正之行，威嚴之儀，大雄之辨，肫肫之仁，切切之誨，故誘掖獎勸，妙爲風化，其施多方，皆創中國數千年所未聞未覩者也。方其登講壇也，腹有成竹，不備演稿，援古證今，翻引經說，原始要終，會通中外，比例而折中之，強記雄辯，如獅子吼，如黃河流，聞者撟舌，見者折心，南皮張之洞譽之爲「中國第一演說家」！新會梁啓超耳學筆記，則終身服膺焉。大名塈宇宙偉

業震古今，斯人謂誰，丹徒馬相伯先生也。余生也晚，弱冠時負笈於先生所手創之震旦大學，假期輒往先生之滬寓，侍讀筵側，聞中外學術之源流，政教之正變，與夫修心養生之道。余既親炙先生教誨有年，聞見較切，不敢自祕，爰謹掇先生之言行偉業，依年編訂，輯爲斯譜，備國史之採擇焉，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元旦南匯張若谷識於上海震旦大學，時先生春秋已一百歲矣！

年譜參考資料要目

書篇名	撰記者	刊行者	年月日
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	錢智修	中央日報	廿七年五月十六日
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	徐景賢	文華公司	廿二年四月
一日一談（馬相伯述）	王瑞霖	新城書局	廿五年二月二十日
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	陳樂素	人文月刊	十九年二十年
相老人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	劉成禺	逸經	廿六年六月七月
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	凌其翰	申報	廿一年五月至六月
六十年來之上海（馬相伯述）	凌其翰	申報	廿一年四月三十日
馬相伯先生在教事蹟年表	方豪	益世報	廿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馬相伯先生近年言論，散見於報章雜誌者甚多，不及一一舉名。本譜中所援引各書，均用簡名，

如「譜」爲錢智修之「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集」爲徐景賢之「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談」爲王瑞霖之「一日一談」；「經」爲陳樂素之「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錄」爲劉成禺之「相老人九十八年閒見口授錄」；「語」爲凌其翰之「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述」爲凌其翰之「六十年來之上海」；「表」爲方豪之「馬相伯先生在教事蹟年表」。凡初引者悉錄原名全文，再引者則用簡名，以省篇幅。

馬相伯先生年譜

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十八日，（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先生誕生於江蘇丹徒城。

先生原籍丹陽，寄籍丹徒，故里曰馬家村。丹陽今縣名，屬江蘇省，在鎮江縣南，位置運河西南，京滬鐵路經之，清屬鎮江府。丹徒舊縣名，秦時以其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千，鑿京峴南坑以敗其勢，故名其地曰丹徒。漢置丹徒縣，故城即今江蘇省鎮江縣東南之丹徒鎮；唐後置，即今鎮江縣治。清爲鎮江府治。民國初廢府留縣，十七年改曰鎮江縣，江蘇省治，自江寧移此城當長江運河之交，京滬鐵路經之。清咸豐八年依中英天津條約闢爲商埠，咸豐十一年置有鎮江關。

「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云：「先生名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寄籍丹徒。父松巖公，以本年（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先生生日爲三月十八日，參閱附錄「馬相伯先

生生日考。」）生先生於丹徒城中，卽英人以鴉片戰爭陷我舟山之歲也。」

「一日一談」云：「我的原籍是丹陽，而我自己生在鎭江。」

「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云：「吾是鎭江人，吾生於道光二十年。」

「相老八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云：「予生於道光二十年，閏二年有廣州燒鴉片之役。」

「馬相伯先生在教事蹟年表」云：「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七日，先生生，領天主教洗禮，聖名若瑟。」

爲馬端臨之第二十世後裔。

馬端臨字貴與，元江西樂平人，宋宰相馬廷鸞之子。咸淳中，漕試第一。元初起爲柯山書院山長。後終於台州儒學教授。著有「文獻通考」爲我國典章制度較詳之書。凡宋以前之田賦，錢幣，戶口，征榷，土貢，選舉諸端，皆分別述敍；旣別於正史之斷代，復異於編年之詳於朝代而略於文化，爲研究中國之生流遺跡者最有用之書。雖稍遜於「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爲過之。其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云。

「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載大阪每日新聞上海支局長澤村幸夫著「馬良先生印象記」謂「我國（指日本）治華夏之學者，無不知有「文獻通考」一書，貫穿古今賅博過於杜佑之「通典」著者馬端臨氏，先生二十世祖也。」

「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云：「在馬家先祖中，出過幾個知名的學問家，做「文獻通考」的馬端臨，是相老的二十世祖。」

父松巖公，世奉天主教，以布衣授徒，兼通醫學，樂善好施。

「談」云：「父親年十四歲時便孱弱多病因研究醫學。廿七歲，身體重新健康起來，遂在鎮江行醫他的心非常慈善，對於貧窮人家，一律送診，分文不取。淌有害瘡疥癰疽等症的，親手替他們洗滌敷藥，包紮，我小時看見了便噁心，他却處之怡然，一點也不怕齷齪，其惜老憐貧如此！」

「譜」云：「父松巖（據先生外甥朱志堯先生言相老之尊人名松巖）公，嘗設藥舖施醫，旋改變米布肆，娶同縣沈太夫人。」

母沈太夫人亦奉天主教，督教頗嚴。

「談」云：「我的家庭生活，總算很圓滿。我們家庭奉天主教由來很久，大約在利瑪竇到中國來以後，我們的祖先便成爲教徒。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我小時，母親教導我極爲嚴厲，對於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肯忽視。到了外婆家裏，母親必每日照常課我一定的功課」但是在外婆家我是不大怕母親的因爲有外婆做靠山。母親對我很厲害，但外婆對我却是恩愛逾常。不但外婆對我好，就是父親也是很溫和的」中國社會治家的格言是「嚴父慈母，」而我的家庭教育却有「嚴母慈父。」然我因母親督教甚嚴，却養成一種嚴肅的克己觀念，後來處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對人無禮，皆在此時種下了因子。」

兄弟五人，夭折者二，長名建勳，先生居次，幼名建忠。

建勳爲先生之兄，見知於曾國荃，曾任淮軍糧台。其弟建忠，字眉叔，遊學法國，精法律學，留心經世之務。歸國後，直隸總督李鴻章延致幕府，多所建議，嘗議設繙譯書院，未果。著有「馬氏文

通」「適可齋記言記行」二書。清史稿有傳。

「談」云『予長兄建勳在淮軍辦理糧台。』『兄弟五人，夭者二而存者三，余居次，後來做「馬氏文通」名建忠的是我的老三。』

朱志堯先生云『先生有姊一，長先生約四五歲，歸朱氏，即爲予之先母。』

先生生逢憂患之世，是歲，中英鴉片戰事起，英軍陷舟山甯波。

初道光十八年，清廷以英人運華鴉片日多，華人吸者漸衆，屢禁無效。廣東爲鴉片進口之處，乃派林則徐赴廣東查辦；十九年，則徐至粵，迫英人交出鴉片二萬餘箱，焚之；驅英人出澳門，並絕其互市。英兵遂於二十年侵擾粵閩沿海之地，進陷定海；並派人北上，遞國書，詐其事。會宣宗惑於讒言，黜則徐，命琦善代之。琦善反則徐所爲，即與英人訂休戰之約，而英人復要求割讓香港。

東世澂「中英外交史」云：『是年(道光二十年)六月英軍陷定海，特旨命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視師。八月義律(英海陸軍統領廣東領事)率艦入渤海，進逼白河，向直隸總督琦善提出議和條件：(一)索貨(鴉片)價，(二)開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

商埠，（三）兩國平行，（四）賠償軍費。琦善許以奏請皇上派重臣詣粵東協議。九月英軍退定海，林則徐卽于是月奉旨革職，以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查辦。琦善以十月到粵，並撤武備，義律乃提出強硬條件：（一）割讓香港與英國，（二）償軍費六百萬元。琦善堅拒其請。冬十二月英軍陷沙角大角二砲臺，總兵李廷鈺乞援兵，琦善以恐妨和議，不許。時已許償英煙費七百萬元，而義律索香港甚力，琦善私許之。」

「錄」云：『當時林文忠（則徐）因燒鴉片，獲對外強硬之聲，實則未達外事，卒啓海釁。是役有一趣事，文忠於廣州城頭，排置大甕，僞爲巨砲，英人兵艦，以遠鏡測之，意爲中華大國，必有重砲，懷疑而退。時赫德威妥瑪二人，充英倫派華學士，通華語，在兵艦實習，謂中國無此巨砲，定策窺探，夜趁月色，以小兵艦潛襲，對準甕口，發艦砲擊之，巨甕紛飛，英人大笑而入廣州。後威妥瑪爲華使近四十年，赫德掌中國海關數十年，發軔由此。赫威二人在倫敦爲予言之。名臣愛國，不識外情，大都類此。」』

凌其翰記馬相伯述「六十年來之上海」云：『中國人向來不懂外交，不講洋務。林則徐

不過心好一些，也是不十分懂得洋務的。禁買鴉片一事，他祇知道和英國商人鬧，而不想直接和英國政府交涉，後來引起戰爭也祇可以說是和英國商人鬧戰」

吳汝綸生。（光緒二十九年卒）

民國前七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先生年二歲。英人復陷定海，鎮海。

清廷怒英人強索香港，斥琦善，遣奕山楊芳等赴粵接辦其事。英人以所欲不遂，即進佔虎門等砲臺，再擾廣東，粵民大憤，組「平英團」以拒之；英又移軍北犯，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等處。

「中英外交史」載：『二十一年正月簽訂草約讓香港於英。英人撤退定海艦隊，而築建埠場於香港。琦善據義律來文，附奏。清廷大怒，斥罷琦善伊里布，命奕山爲靖逆將軍，楊芳爲參贊大臣，領兵赴粵，兼申討伐」是時英政府猶認義律所訂草約爲不利。及聞清廷宣戰，英兵遂以二月初六日復陷虎門。直犯廣東城，英兵遊行街市，酷肆淫掠。粵人大憤。四月初十日，三元里民憤起報復，號召各鄉村勇，槍械雲集，四面邀截英兵。英兵死者二百餘。義律馳援，復困於重圍，時揭竿起者，百有三鄉，衆至數萬。知府余保純慮敗撫議，馳往解散，翼義

律出時三山佛山穿鼻等處鄉民，亦羣起擊英兵英船，勢甚盛，經總督出示諭勸，衆始解散。義律偵知內河有備，覺不敢報復，乃變計謀犯北京。秋七月英兵陷廈門，八月復陷定海鎮海。」

陸潤庠生（民國四年卒）

民國紀元前七十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先生三歲。五月英軍陷吳淞，占上海；六月陷鎮江。先生合家避難山中。

袁陶愚「壬寅聞見紀略」前序云：『江浙毗連，英軍窺伺已久，自初陷定海，我提督陳公化成莅任甫三日，即駐吳淞，嚴兵防堵。』又云：『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天甫明，英軍駛駕火輪船及大兵船直抵吳淞，以大砲攻擊，軍門（陳化成）親駐西砲臺，督率後營游擊張蕙巳革武進士劉國標等及各營將弁等拒敵，時制軍（牛鑑）駐寶山城中，守小沙背者爲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守東砲臺爲署蘇松鎮總兵周世榮，暨前營游擊王鳳翔分佈兵勇，以爲犄角之勢，軍門見英船漸近，度我炮可及，即督弁兵開砲，初雖連次擊中，而大船巍如

山立，閱時如故，迨數十砲後，擊沉火輪三，大兵船一，斃英軍無算。英軍連開大砲將砲臺擊壞，軍門仍督弁兵奮勇對擊。時火彈如飛，絡繹不絕，軍門左右轉側，砲子均不着身，且平時教演士卒熟習避砲之法，故我兵傷亡者益寡，英軍技無所施，易藍旗，各有退志（英軍開砲則以紅旗，無事則懸白旗，藍旗者其收兵之號令也）制軍聞之，移駐城外教場，將親自督戰；英軍望見大纛，併力攻打，以大砲繫桅上擊之，繼以火箭，大營被燒，制軍見勢不支，急遣弁檄退兵，軍門不允，檄三至，弁伏地叩求，終不爲動。隨軍門者本標五營兵八百名，太湖營兵三百名，皆願死戰。時徐州兵先潰，制軍亟率教場所伏之兵，退至嘉定；遊擊王鳳翔亦相率退，英軍由衣周塘登岸，乘勢奪據寶山，吳淞之兵猶竭力拒敵，顧火藥已空，其最大之砲，又爲英砲擊去兩耳。軍門受洋鎗傷三處，回顧無援應，喟然曰：此天亡我也。遂向北謝恩殉難，弁兵皆哭。劉國標素驍勇，軍門待之有恩，事亟，奮刀斫白人三人，黑人數十人。劉負軍門尸退，未刻，吳淞失守。六月十三日，英船由甘露寺至金山一帶，直遂瓜州河口排列，共有五十六船，並插紅旗於金山頂。副都統海齡旗兵嚴守（鎮江）城垣。十四日，卯刻，英軍暨漢

奸數千人，由西北兩路登岸，參贊大臣齊率參將張富等由正西迎敵，提督劉統湖北官軍一千名，駐札城北相爲犄角，英軍施放大砲，繼以火箭，有騎馬紅衣爲目者，指揮衆兵，分作四隊，爲把總周兆熊用抬砲擊斃。英軍復用車推砲連環而進，分隊先攻北門，民逃竄者悉從上縋下，哭聲聞數里。提督劉亟率兵往援，因四處皆爲大砲所阻，並伏漢奸，到處燒房殺殺，前線官兵多受傷，故不得進，城中民自亂，副都統海縱兵開鎗，人聲沸騰，賊聞變，遂開大砲，擊雉堞，適城隅懸一軟梯，旗縱人出城，索重賞者，英兵攀援而上，城遂陷。鎮江守祥麟投泮池，因救得不死。城中婦女投井及自縊者，自舉人徐元佐妻馬氏以下，共七十三人。」

「經」云：「吾生於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鴉片之戰，與英人訂約南京，恰是三歲。在鎮江北門城牆邊有一家剃頭店，那時候的風俗，大家拿了水煙袋吸水煙，有一天，那家的剃髮匠，因爲沒有貴客光臨，一個人拿了水煙袋，跑上城牆去很幽閒地散步，兩指的中間，還夾了一個紙吹，忽見城上有砲，裝好了藥線，並沒有兵士看守，那位剃髮匠，忽然高興起來，把手裏的紙吹，很隨隨便便地望藥線上燃，說時遲，那時快，震天價的一響，嚇得那剃髮匠

喪命的飛跑，不知去向了。那年正是鴉片之戰，英國兵那時何等厲害，打進吳淞口，占了上海，又來打鎮江，剛巧那條船停在江心，多少威風，忽然一個砲彈，向桅竿旁邊擦過，船上的軍官，大喫一驚，想中國到底不好惹的，了不得，了不得，算能開向下游去了。那時候吾纔三歲，那裏能知道呢？是後來吾的朋友楊谷山告訴吾的，他比我大八歲，是親見的呀！」

十月英軍逼金陵，清廷命耆英，伊里布，牛鑑為全權大臣講和。八月二十四日成立和約十三款，其要件為：中國納賠款二千一百萬元與英國；香港全島永遠讓給英國；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

「中外條約彙編」載中英江寧條約十三款原文云：「茲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來不和之端解釋息止肇衅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鎮守廣東廣州將軍宗室耆英頭品頂戴花翎前閣督部堂乍浦副都統紅帶子伊里布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主特派欽奉全權公使大臣英國所屬印度等處三等將軍世襲男爵樸鼎查公同各將所奉之上諭便宜行事及敕賜全權之命互相校閱俱

屬善當卽便議擬各條陳列如左

一嗣後大淸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列開敍之例淸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

一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欽差大臣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將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爲贖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原價

一凡英國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准其嗣後不必

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凡向例額設行商等內有累欠英商甚多無措清還者今酌定洋銀三百萬圓作爲商欠之數由中國官爲償還

一欽差大臣等向英國官民人等不公強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一百萬圓大皇帝准爲償補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英國在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

一以上酌定銀數共二千一百萬圓此時交銀六百萬圓癸卯六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共銀六百萬圓甲辰年六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共銀五百萬圓乙巳年六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十二月交銀二百萬圓共銀四百萬圓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圓倘按期未能交足則酌定每年每百萬圓應加息五圓

一凡係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官等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釋放

一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伺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諭旨謄錄天下恩准免罪凡係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拏監禁者亦加恩釋放

一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條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而路所經過關稅不得加重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按此款經由一九二八年中英關稅條約廢棄修訂之期並無規定）

一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奏明字樣

一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國水陸軍士當即

退出江寧京口等處江面並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招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爲住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淸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闢俾英人通商後卽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

一以上各條均關議和要約應俟大臣等分別奏明大淸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硃親筆批准後卽速行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册以昭信守惟兩國相離迢遠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繕二册先由大淸欽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各爲君上定事蓋用關防印信各執一册爲據俾卽日按照和約開載之條施行妥辦無礙矣要至和約者

大淸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大英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譜」云：『事平，先生父母先回城，僱一鄉婦留護先生，因於是時斷乳。時天花盛行，先生將結痂而復發，勢劇甚。』

朱志堯先生云『先生幼時患病甚劇，由姊悉心侍護，愈後，先生謂其姊曰：「汝實爲予重

生之恩人。」

民國紀元前六九年，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先生四歲。六月清廷批准中英江甯條約，並訂通商條約章程。

六月清室耆英與璞鼎查於香港（西歷七月二十二日）簽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共十五條，要件規定華洋人民訴訟事件辦法等。此章程爲中英五口通商善後條約之一部，自天津和約成後，即聲明作廢。八月十五日（十月八日）於虎門塞訂立中英五口通商善後條約，共二十條，此約後併入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第一條內。

十月上海開埠。

上海開放禁與外人通商乃根據江甯條約第二條，又虎門條約第七條載明，允准英人在上海等五處商埠租地造屋，是年九月十七日（十一月八日）英國領事巴爾福至上海，設領事署於城內。

中英五口通商善後條約第七款：「在萬年和約內，言明允准英人攜眷赴廣州，福州，廈門，

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於任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核准英人租賃。其租界必照五港口之現在所値高低爲準，務求平允。華民不許勒索，英商不許強租；英國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房屋若干間或租屋若干所，通報地方官轉報立案；房屋之增減，視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視乎貿易之衰旺；難以預定額數。」

「上海研究資料」云：「一八四三年，英人就到上海來開埠了。上海開闢商埠，係因鴉片之戰，中國打了敗仗，於是在一八四二年訂立「南京條約」（一稱江寧條約）在第二款內，規定五口通商，把中國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闢爲商埠，與英人貿易，上海便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到上海開埠的第一任英國領事是名巴爾福。」接着，上海便有了英領事署，是租的城裏一條東西大街上顧姓的一個有五十二間房子的大宅子。」

民國前六八年，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先生五歲，入塾讀書。

「譜」云：『是年，先生始入塾，先讀教中經典，以次及四子書。』

「談」云：『中國的經學眞正害死人！我從小的時候，有一位經學家時時爲我講解經書，常常爲了一個字，引經據典講了兩個鐘頭。他把從前各家對於這一個字解釋一句一句地背將出來，甚至連這些經學家的名字都說得一點不錯，卻是對於我一點也不發生好影響，他兩鐘頭口講指畫地累得要死，我卻不耐煩地告訴他！即使先生所背的這些經解都不錯，究於我有什麼益處呢？』

先生弟眉叔生。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自記云：『余生於道光五口互市後之第三年。』

清史稿馬其昶「馬建忠傳」云：『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少好學，通經史。憤外患日深，乃專究西學，派赴西洋各國使館，學習洋務，歷上書借款造路，創設海軍，通商開礦，興學儲材，北洋大臣李鴻章頗賞之，所議多採行，累保道員。建忠博學，善古文辭，尤精歐文，自英法現行文字以至希臘拉丁古文，無不兼通，以泰西各國有學文程式之書，中文經籍雖皆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學者論文困於句解，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乃發憤撰爲「文通」一書，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典案證繁引，以確知文義例之所在，務令學者明所區別，而後施之於文，各得其當，不惟執筆爲古文詞有左宜右有之妙，卽學泰西古今一切文學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書出，學者皆稱其精，推爲古今特剏之作。又著有「適可齋記言記行」等書。」

淸廷准人民自由奉天主教，許築教堂於五口。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云：「先是，天主教盛於淸初，一七二四年後，教禁始嚴。……法人信奉天主教甚虔，一八四四年，（其使臣）剌萼尼力請於耆英廢除華人信教之禁，令稱天主教勸人爲善，而非邪教。耆英許出示弛禁。剌萼尼請代奏皇帝出旨，耆英上奏其事。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諭弛禁，許築教堂於五口，華人入教者聽之。」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見聖教雜誌叢刊）云：「道光二十一年朝廷遣大臣伊里布耆英與英將議和，而訂有南京十三款之條約，五口通商之約章，並續添一條，謂天主教耶穌教原係爲善之道，愛人如己，嗣後凡有傳教奉教者，應一體保護云云。然和議既成，條

約旣立而傳教之禁令，尙未廢弛。故於道光二十四年，法國遣欽差大臣拉格入（卽前文所譯之剌蕚尼，今上海法租界築有喇格納路與喇格納小學以紀念之）來華由廣東總督耆英代爲上書具奏，旋於是年十一月間，方奉御批依議施行云云；從此西士得隨便建堂傳教，而人民之奉教，亦不禁阻矣。」

盛宣懷生。

蔣維喬「盛宣懷傳略」云：『盛宣懷，字杏蓀，別號愚齋，江蘇武進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九月生。初參李鴻章幕，受特達之知，以後辦理電報局、招商局、萍鄉煤礦、京漢鐵路，皆由宣懷創始。累官至郵傳部尙書。宣懷嘗議於清廷，謂中國欲圖自強，必先儲才，籌設學堂，實爲急務。然當時科舉未廢，全國上下，未有注意及此者。宣懷乃毅然自任之。先是津海關道周馥，曾在天津創設博文書院，校舍已建，因稅務司意見不合，籌款維艱，以致中輟，迨宣懷任津海關道，乃就博文書院原有房屋，設頭等學堂及二等學堂，招收學生，以次遞升。聘美國人丁家立爲總教習，卽北洋大學也。嗣後宣懷條陳大計，有設立達成館，以造就高深人才

一條，淸廷未實行。戊戌四月，宣懷奏陳，籌集商捐，在上海開辦南洋公學，聲明將原擬捐建達成館之款，擴充公學經費。又於公學內附設譯書院，此卽今之交通大學也。宣懷有智略，善治實業，在政治經濟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然興學育才，功績亦至偉大云。」

訂立中美貿易章程，中法通商章程。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訂立中美五口貿易章程三十四款。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在黃浦佛蘭西阿吉默特火輪兵船上，訂立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三十六款。聲明訂章程自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互換，自互換日起發生效力。並規定自互換之日起，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再行籌議修改。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訂之中法關稅條約生效後，此章程中關於關稅條款均已失效。

民國前六七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先生六歲。

上海開闢租界。

「中國近代史」云：「上海地在長江下流，河汊繁多，通於內地，其東黃浦江便於椗泊，而

沿江諸省人口繁密，有大宗貨物之需要，且其近於絲茶產生之地，便於外商之購買。一八四三年，英國領事抵於上海十一月開港，美法領事繼之而至。外商人初租屋於城內，北門沿黃浦江一帶，時爲鄉村，英領商於道台租地，一八四五年，議決外人居住區域，北達蘇州河，南迄洋涇浜，（今愛多亞路）東臨黃浦江，共一百五十餘畝。』

阮篤成「租界制度與上海公共租界」云：『十一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一次地產章程，上海道指定東以黃浦江，南以洋涇浜，北以李家莊（卽今之北京路）爲界。翌年與英領商定西以界路（卽今之河南路）爲界，其面積爲八百三十畝。』同書云：『地產章程或稱土地章程，田地章程，爲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上海道宮慕久與英領商定公佈，計二十三款，劃定英人租地界址，並規定街道房屋稅捐各項事宜。翌年增加一款，規定非英人不得懸其國旗於界內，乃成二十四款，此爲第一次之地產章程，』

「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譯載上海道台宮慕久公佈上海地皮章程告示云：『欽命監督江南海關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宮爲曉諭事：前於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奉到上諭，內開：「英

人請求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並准各國商民人等挈眷居住事，准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等因，奉此，茲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准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舍及居住之用，所有協議訂立之章程，茲公佈如下，其各遵照毋違！」

徐公肅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譯載上海地皮章程二十三條全文云：「本道台茲依照條約，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決將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准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屋及居住之用，並經與英國領事官商定章程若干款，茲公佈如次，務各遵照毋違！

第一條　關於租地事。地方官與領事官須會同審定邊界，確定若干步畝，並以界石標識之。其有道路者，該界石須置於道旁，以免阻礙行人。惟界石上須刊明該處離實界若干尺。華業主須將租地事宜，呈報上海道署與縣署海防備案，俾便轉呈報上憲。英商則呈報該

國領事備案。出租人與承租人之憑件，採一種契約形式，須送呈道台審查，加蓋鈐印，然後移還關係各方收執，以昭信守，而杜侵奪。

第二條　從洋涇浜北起，沿黃浦江，原有一大路，便以拖曳糧舟，惟該路旋因堤岸崩潰，以致損壞。今該路既在租界範圍，則租地西人，自應負責修築，以便行人往來。其寬度應具海關量度二丈五尺，不獨可免行人之擁擠，且可以避潮水之冲激房舍。路成之後，商人及曳舟人等，均可自由往來，惟禁止浪人與無賴窺伺其上。除商人之貨船及私船外，其他各色小舟，均不許停泊於商人地段下之碼頭，以免引起紛爭。惟海關之巡船，可以往來巡察。商人得於碼頭上設進出欄柵，以便啓閉。

第三條　在租界內須保存自東至西之通江四大路，以利交通，即

一、在海關之北（今漢口路）

一、在舊繩道上（Upon Old Ropewalk 今九江路）

一、在四段地之南（South of Four-lot Ground 今廣東路）

一、在領事館之南(今北京路)

又在舊寧波棧房之西，有一自北而南之路，亦須保存。此等公路之寬度，除縴道已爲海關量度二丈五尺外，均須具制定量度二丈之寬，非惟便利行人，且可避免火災之蔓延，每路之江干一端，其下須設碼頭，寬度與路等，以利起落。規定並須保留海關以南桂華浜(譯音 Kwei-Wha-Pang)及阿覽碼頭(譯音 Allune's Jetty)以北之二路(倘該地亦經租出。)此外如須建築新路，須經雙方會商；已築之路，如有損毀，應由該處租地人負責修理，其費用領事召集租地人會商，以便平均擔負。

第四條　租地之內，原有公路，嗣後或因行人擁擠，難免爭執口角等事發生。茲決定須另築一兩丈寬之路，此路須在江之西，小河之濱，北起於冰廠之公路，與軍工廠毗連，南迄於洋涇浜岸紅廟之西。惟該地須租定，道路須完成，雙方須商定何路當啟而以通告佈告周知。在新路完成以前，不許行人往來。又軍工廠之南，東至頭擺渡(Towpa-Too Ferry)之碼頭，原有一公路，茲定該路應有兩丈之寬，以利行人。

第五條　在租界內，原有華人墳塚，租地人不得加以損毀，如須修理，華人得通知租地人，自行修理之。每年掃墓時間規定為清明節（約在四月七日）前七日，後八日，共十五日；夏至一日，七月十五前後各五日；十月初一日前後各五日及冬至前後各五日。租地人不得加以阻礙，致傷感情，掃墓人亦不許砍斫樹木，或在他處挖掘泥土移覆墓上。租地上所有墳塚數目及墳主姓名，均須詳為登記，以後不許增加。如華人欲將其墳塚移至他處者，須聽其自便。

第六條　西人租地，先後不一。當其議定價目後，須通知鄰近租地人，會同委員地保及領事官派員，明定界限，以免糾紛及錯誤。

第七條　前次租地，若者押手與年租相等，若者押手高而年租低，殊不劃一。茲規定的增押手。其標準則為納一千文年租者，須納一萬文押手，除納依此增加之押手外，每畝定納年租一千五百文。

第八條　關於華人徵收年租事宜，租地人於議定地租，將租地契約繕就蓋印，由當事雙

方收執後，即須計算本年尙餘時日應繳納之年租若干，連同押手，一併付淸。嗣後每年完租時期，定爲陰曆十二月十五日，屆時租地人須預將下年租銀付淸。事前十日，由道台行文領事，轉飭各租地人將租金依期交付指定銀號，領取收據，再由該銀號憑各業主租簿轉付各業主。此項付款須於租簿上登記淸楚，以憑檢查，而杜欺僞。倘租地人逾期不交，即由領事官依照各該租地人國家之法律追繳之。

第九條　商人租定土地及建築房舍後，得於呈報後自行退租。退租時，原業主須將其押手如數返還。但原業主不得任意停止出租，尤不得任意增加租金。倘該商人不願居於其所租地上，而將全部讓與他人，或以一部轉租他人，則所讓地之租金，祇能依照原額，不得加增，以取盈利，致引起原業主之尤怨（惟將其新建房舍租出或賣出及於該地上曾耗有屯土等費者，不在此例。）此等退租或轉租情事，概須報告領事，再由領事通知華官，以便雙方備案。

第十條　商人租定土地後，得以建築房舍，安頓其眷屬侍從及儲藏合法之商品，並得建

設教堂醫院慈善機關學校會堂等，亦得栽花植樹，設置娛樂場所。但不得儲藏違禁物品，不得任意放槍，尤不得放射彈丸箭矢，及爲足以傷害及驚擾居民之不當行爲。

第十一條　商人死亡時，得依照該國禮俗，瘞葬於西人墳地內，華人不得予以阻礙，並不得損毀其墳塚。

第十二條　洋涇浜以北之租地與賃房西人，須共謀修造木石橋樑，清理街路，維持秩序，燃點路燈，設立消防機關，植樹護路，開疏溝渠，雇用更夫。其費用得由租地人請求領事召集會議，以議定分擔方法。更夫之雇用，得由商人與人民妥爲商定。惟更夫之姓名，須由地保亭者報告地方官查核。關於更夫條規，當另爲規定，其負責管領之更長，須由道台與領事會同遴派。倘有賭徒、醉漢、宵小擾亂公安或傷害商人，或在商人中混雜者，即由領事行文地方官憲，依法懲判，以資儆誡。嗣後倘設立防柵，須由雙方依地方情形，會商確定，設立之後，其啓閉時間，須公佈周知，並由領事以英文通告，務求雙方便利。

第十三條　新關以南之房價、地價，均較新關以北者爲高。爲求精當估價，以利徵稅計，須

由華官與領事會同遴派中英正直人士四五名，估定房價、地租及移運屯地等費，務求精當，以昭公允。

第十四條　倘有他國商人，欲於洋涇浜以北界內租地建屋，或租屋居留，或屯積貨物者，須先稟明英國領事，得其許可，以免誤會。

第十五條　商人來者日繁，現今猶有商人未能租定土地，故此後雙方須共設法多租出土地，以便建屋居留。界內土地華人之間，不得租讓；亦不得架造房舍租與華商。又嗣後英商租地畝數，須加限制，每家不得超過十畝，以免先到者佔地過廣，後來者佔地過狹。其租定土地而不架造房舍以資居住及屯貨者，應認為違背條約，得由道台與領事會商此事，並將該地改租與其他商人。

第十六條　在洋涇浜以北境內，商人得建一市場，以便華人將日用品運至該處售賣，其地點與規則，須由雙方官員會商決定，惟商人不得為私益而設此種市場，亦不得建築房舍租與華人或供華人之用。租地商人，倘欲設立船夫及苦力頭目，須陳報領事，俾與地方

官會商，訂立規條，派定頭目。

第十七條　商人欲在境內開設店舖，發售飲食物品之類，或租與西人居寓，須由領事予以執照，加以檢查，然後允許設立。如不遵照，或有犯規情事，得實行禁止之。

第十八條　界內不許架造易燃之房屋，如草蓆竹舍木房之屬，所有可危害人民之商品，均不得貯藏，如火藥硝石硫磺及多量酒精之屬。公路不得侵佔，如屋簷聳出，及堆積物件等事。又不得堆積垃圾及疏洩滯洫於街上；亦不得當衢叫囂滋擾，以免妨害他人。凡此限制，無非爲求商人房舍財產之安全，與社會之安寧。倘有火藥硝石硫磺酒精等物運輸來滬，須由雙方官員會商，擇定貯藏地點，安置於離住宅棧房較遠之處，以防意外。

第十九條　所有租地架屋，出租房舍，租賃住宅與棧房等事，均須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將其過去一年中所租地之畝數，架造之房數，承租人之姓名等項，呈報領事，俾便轉達地方官備案。其有轉租或分租房舍或轉讓土地情事，亦須呈報備案。

第二十條　所有修築道路通路設立碼頭各費，概由初到商人及該近處僑民公派，其街

未攤派者與後來者，均須依數攤派，以補足之，俾便公同使用，避免爭執。派款人等得請求領事委派正直商人三名，審愼決定應派之數。倘有不足，得由派款人共同決定，將進口貨物酌抽若干，以補其缺，惟事先須呈報領事，聽候處決。關於收支保管及記賬等事，均由派款人共同監督。

第二十一條　各國商人，倘欲於洋涇浜以北界內，租地建房，賃宅居住，租棧房屯貨，或暫時居留者，均須與英國商人，一體遵照本章程之規定，以維永久和洽。

第二十二條　嗣後關於本章程如有增改或解釋或改變形式之必要，均由雙方官員隨時商議。衆人如有議決事項，須呈報領事，轉與道台商妥決定後，始得發生效力。

第二十三條　嗣後英國領事倘發現有違犯本章程之規定者，或由他人稟告，或經地方官通知，該領事均應即審查犯規之處，決定應否處罰，其懲判與違犯條約者同。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即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英領事館繙譯員麥華佗譯

民國前六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先生七歲。

清廷與英國訂立不割讓舟山羣島條約。

廷諭發還教堂產業。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曰：「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爲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爲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有舊房屋各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云：「因道光之上諭，令還充公之聖堂，於是各省天主堂得以收還。上海南門之聖墓堂及天主堂，皆於此時歸還原主。」

史式徽「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云：「一八四六年二月二十日，清廷降諭旨，將康熙時，教士所有教堂公所，除已充爲公益用度外，一律歸還。上海大南門外之聖墓堂，賴此諭之力，而得索回者也。至於老堂則已改爲關帝廟，公所爲學宮，官吏因以現建董家渡洋涇浜天主堂及洋涇浜附近之市肆房屋三地償之。」

民國前六五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先生八歲，與羣兒爲兵戲。

「譜」云：『是年先生仍就私塾讀，每日晡散學，喜與諸學童戲於郊野，或擬兵操，或分主客相爭戰，以先生受宗教陶範，舉止儼如成人，輒被舉爲魁率。先生指揮若定，令出准行，即年長於先生者亦奉之必謹，戰爭時，諸兒以磚瓦相拋擲，往往流血傷頭目，先生勿許，祇許擲泥，凡着泥者即戰敗爲傷兵，由戰勝者搶歸作俘虜。先生高坐堂皇，論功行賞，衆皆悅服。』

朱志堯先生曰：『先生幼時，常喜令羣兒抬之巡行，高坐墳山頂，發使號令，儼如君上。』

淸廷與瑞典挪威訂通商約。

李鴻章登進士。

金桂蓀「李鴻章傳略」云：『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尙書，（淸史稿載刑部郎中）其先本許姓。鴻章登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從曾國藩游，講求經世之學。太平軍興，侍郎呂賢基爲安徽團練大臣，奏鴻章自助，旋棄之從國藩於江西，以

軍功，爲淮軍總率，以此顯貴。同治十一年與國藩合疏，選幼童，送往美國就學，其事詳「西學東漸記」論者譏其爲德不卒，然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諸國留學，奏設外國學館，武備，海陸軍學堂，創我國軍事教育之始，有足多焉。鴻章持國事，力排衆議，在畿疆三十年，究討外國政學法制，兵備，財用，工商農業，設廣方言館，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煤鐵礦，漠河金礦，廣建鐵路，電綫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築大沽，旅順，威海船塢，臺，壘，遴武弁送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駐劄；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其後以辦理中法，中日，中俄，辛丑諸條約，衆議沸騰。」

愛迪生生。

徐朗淵「泰西名人傳」（上海徐匯報館原本，浙江徐心鏡朗淵增訂光緒二十九年鴻寶齋石印。）云：「嗳地松（今通譯愛迪生），美國人也生於道光二十七年。早歲清貧，然好讀書，雪案螢窗，四時無輟，嘗於鐵路賣酒報烟等物以餬口。時鐵路站管事之人遭大險，愛救之，管事感其恩，願爲之師，教以電學，愛受之不久，即得新法。有大商局購其法，每年給

以六千美元，自此，愛多造機器，最馳名者二，留聲機器及紅炭電燈是也。自光緒四年，始遣人至美中日各國，覓經電易明之料，於中國得竹，製爲竹炭，在燈內時色紅，故云紅炭。法以白金爲細絲，爲撑持竹炭之用，納玻璃罩中，去盡空氣，以杜竹炭速燬，燈座有旋針一，所以司啓閉，則電浪由白金絲上升，燃於竹炭，燈乃大明，閉則不通電，而燈光頓熄。光緒三年，創留聲機器」

發現海王星。

馬相伯先生著「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云：『算學家之用數也，亦用至天文。算術大家范蓮（Le Verrer 1811—1871）篤好天文，而信向科學也，適助其信有造物，信守教禮之心，愈活潑以奉行！先是太陽系內天王星，頗難推步，若爲墜力牽動，動失厥常；范君不觀天，但伏案布算式，而得之於筆尖曰：應有一不識之星，現於一八四七年之元旦，一若躬御其星輪而戾止也者！且謂所測纏度，卽差，弗盈十也，及海王星現，僅差五十二分云。亞當末（Adams 1819—1892）者，亦步推而得海王星，雖略在范蓮前，徒以未經宣布，致讓范居

先耳。」

民國前六四年，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先生九歲。

喜觀天象，富於幻想。

「談」云：『我在兒童時代最喜歡仰觀天象，並且喜歡追求天象的根源。當萬里無雲的天光之下，我總喜歡看月亮。我天天看月亮，竟看到發狂，有一次在月亮地下拚命地追趕牠，但是終於徒勞。又有一次我登樓開窗，拿着一枝竹桿去敲月亮，但是終於落了空！因此我就對我們的長輩發了許多的問題，如：月亮是活的嗎？月兒生在那兒？到了月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時，我又要問：爲什麼只有半個了呢？那半個上什麼地方去了呢？但是不幸得很！我的這些問題，十有八九都要遭受長輩的呵斥，不然，就是瞎三話四的回答我。說什麼：半個月亮被老虎吃掉了等等。我總是不滿意。到了後來我研究天文學的興趣，便是從這兒，這時代所發生的許多幻想發展出來的。但是有許多兒童不曉得仰觀天象，這個問題，是一個兒童心理學家告訴我的，我曾經在我們的近親許多兒童中實驗這一問題，如某君

所說，果然不錯。任我怎樣引誘這些兒童，他們大都不願仰觀天象。我想：這或許是兒童的天才與低能的分別。富於幻想力的兒童便是他的天才之萌芽。不過世間為父母和教師的，尤其是中國兒童的父母和教師，不知道挫折了好多兒童的天才或天才的兒童。他們對於兒童的好奇心或好動的傾向，以及時時發問的興趣，每每報之以厲聲厲色，使兒童懼怕，或則以謊話欺騙兒童，結果就把兒童這種天才或幻想毀滅了。所以我希望現在做父母或幼稚園及小學教師的從我這種經驗中得着以下的教訓：（一）十分小心地培養兒童的幻想力，利用他們這種幻想力發展他們創造的天才。（二）對於兒童的發問絕對不可表示絲毫憎惡的態度，不可有絲毫憎惡的心情，應當小心地解答他們的問題。甚至在成人為極無理由的問題，都要設法指導他們。（三）父母和教師對於兒童的說話一點不可造次，要處處誠實不欺，更不可用鬼神的話來恐嚇他們。（四）不要用食物的賜與或禁止為賞罰兒童的工具，因為這末一來，便種下他們後來爭名奪利的禍胎。」

黃遵憲生。（光緒二十六年卒）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清道光二十八年生，光緒三十三年卒，外交官及詩人。

梁啓超「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云：「先生諱遵憲，世爲嘉應州人。曾祖諱學詩，祖諱際昇，父諱鴻藻，官廣西知府，皆以先生貴，封贈榮祿大夫。先生以拔貢生中式光緒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旋隨使日本，歷官四十年，有大小久暫之不同，而皆舉其職，當其爲日本使館參贊也，日本方縣我琉球，且覬及朝鮮，先生告使者乘彼謀未定，先發制之，而當事不省，不二十年二屬遂相繼不保，又爲英之新嘉坡美之舊金山總領事矣。先生居外國久，於其上下情形，內外形勢，洞幽察隱。光緒二十一年奉旨入覲，以道員帶卿銜授出使大臣駐德國，時德人方圖膠州，憚先生來折其機牙，乃設詞以撼我政府，卒尼其行。光緒二十四年，復以三品京堂候補出使日本大臣，時先生方解湖南按察使任，養疾上海，淹留未行，而黨禍卒起，緹騎繞先生室者兩日，旋受羅織事雖得白，使事亦解，先生遂歸田里。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家。所成之「日本國誌」四十卷，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平日所作詩逾千首，自裒集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先生殁

黃氏，子四人，曰冕，曰鼎崇，曰履剛，曰璇泰。』

正先『黃公度——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逸經第十期）云：『公度之新思想發端於日本，而成熟於美歐。其一生祇好研究學問，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日本國誌」一書凡四十卷，都二百餘萬言，體例嚴整，包羅萬象，考證綦詳，識見宏偉，至於文筆之暢達壯麗，乃其餘事。「日本國誌」之出版，去今已五十餘年，戴季陶周作人兩先生均謂國人研究日本有系統之著作，尚未見有勝於是書者。』

民國前六三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先生十歲。仍在私塾讀書，為學童領袖。

「談」云：『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同學有十幾個，我年紀最小，然而遇到事情，總是我做領袖。一來是因為我好出主意，二來是我本着所受於家庭的嚴肅教育律己律人，三來是大家皆服從我的指揮，我那時對同學的第一個戒律就是不許罵人；第二是不許打人。』

觀察事物，獨創見解。

「談」云：『我因為受了家庭（宗教）的影響，對於人生觀和世界觀都已能不為那時

中國社會傳統的見解和習染所拘束，中國人對於兒童總是灌輸其鬼神觀念：平時往往以鬼怪之說，恐嚇兒童，又因他們無論吉凶禍福都要求神拜廟，不知不覺就把兒童小小的心靈弄成一種愚昧無知，盲從迷信的狀態，我幸而沒有受過這種摧殘，所以我對於當時士大夫所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子，也覺得不過平常，我因宗教的啓瀹，又知道天子也和我們一樣，同爲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並沒有什麼神奇，至於黃金玉帶，我更看得平常。當時我覺得黃金與泥土並沒有貴賤之分，而泥土比黃金更有用，因爲黃金只爲少數人所有，而且餓不可以飽肚，寒不可以取煖。土則萬物生焉，人類的生活完全取給於此，古人所謂「有土此有財」就是這種意思。我那時雖尙不能領會這一句的格言，但我直覺的思想着實已超過了這一句的範圍，我後來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皆從這時順着這種傾向發展出來的。」

天津益世報祝賀華封老人（先生自署筆名）九旬大壽社論（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云：「華封生於江蘇之丹徒縣，幼極聰敏，時作奇想，嘗直指日而語曰：太陽，太陽，我知

爾爲太陽；太陽能識我爲誰乎？我能而爾弗能，不我若矣！長老聆其語，甚異之，乃遣其赴海上，肄業於徐匯公學。」

夏間霪雨爲災，上海大水饑荒。

是歲五六月間，霪雨爲災，全國江河潰決，而江南之水勢爲尤甚，平地水積二三尺，可駛船隻。初生禾苗，盡被水淹，一般難民，迫於饑窘，輾轉流爲盜賊，徧地充斥，搶奪無忌。上海居民旣遭此奇厄，兼之各處難民，衣衫襤褸，游行街中，風餐露宿，殊形狼狽。老弱奄奄待斃，壯者蠢蠢欲動，闔境驚慌。

民國前六二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先生十一歲，在鎮江。

上海徐匯公學（原名依納爵公學，今改名徐匯中學）創立。

石經「徐匯紀略」（刊民國十九年聖教雜誌第八期）云：「徐匯公學創日前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先是江南大饑，徐匯附近居民有力不足食養其子弟者，皆送至天主堂，教士等見此子弟俊秀可教，於是教之養之，而徐匯公學亦即於此時立其雛形。」

「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云『一八四九年六月間，大雨綿漫江南與附近各省竟成澤國，秋收不登，冬乃大饑。主教（趙主教，法人名 Maresca 今法租界舊鐘路西北築有趙主教路以紀念之）於是督率教士，提倡賑濟。上海中西紳商聞風響應。而法領事孟的義(M. de Montigny 今法租界築有敏體尼蔭路以紀念之）尤爲踴躍徐家匯之依納爵公學，肇基於此時。』

「徐匯公學七十年紀念册」云：『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五六月間，霪雨爲災，上海遭此奇厄，徐匯教友乃懇請司鐸（天主教中對教士之尊稱爲拉丁文司祭之譯音）收養其子弟，一聽司鐸陶成之撫育之，若是者得十二人云。此十二人中其尤者爲前兪昌言君，今雖已死，而稱道者尙不乏人，學舍爲茅屋數間，而徐匯公學卽從此成立焉。』

民國前六一年，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先生十二歲。自鎭江獨至上海。

「談」云：『我八歲在家塾裏正式讀書，到了十一歲（依西俗計算）時，獨自一人從鎭江跑到上海來。我走的時候，父親母親都不曉得，自己積得幾塊錢盤川，搭了內河民船，遂

離開我那可愛的第二故鄉（鎮江。）現在（指民國二十四年）從鎮江到上海，若是坐火車，頂多不過四五個鐘頭，趁大輪也不過一天的工夫，但是我那時坐民船卻整整走了十天。」

趙君豪「旅行譚薈」記馬相伯先生旅行談云：『我是一八五一年到上海的，這一年是前清咸豐元年，我來的時候，記得是冬天，河裏結冰。從鎮江到上海，要化十多天工夫，在那時，沒有定期的班頭船，我就開了一條專船，你們想想，這不是一件豪舉麼？那時候上海眞荒涼極了，簡直是一個鄉村，難想到幾十年後，成了一個大都市呢？但是上海是外國人弄成功的。』

洩其輪記馬相伯先生述「六十年來之上海」（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申報本埠增刊）云：『我的記性差了，吾實在不能再做有系統的敍述了。啊呀！眞是一步！吾是在咸豐元年到上海的。那時，在吳淞口所看見的外國兵船，十條倒有九條是帆船，時人相傳道光初年，則就有西洋火輪運糧到北京，這是不確的。吾看見的第一隻輪船，是海關上驗關

用的，船名 Confucius「孔夫子，」可見當時洋人還很敬重中國的文化，那時的火輪都是明輪而不是暗輪。」

「經」云：『吾所看見第一條輪船，叫做「孔夫子，」那時候商船用帆，是不用說的了。就是兵船，也用帆的多，用輪的少。初發明動力機的時候，雖用動力機，外面還是用櫓。只見船尾的櫓，左一撇，右一撇，向左向右，撇個不停，好像在水面上寫無數個「人」字啦。後來在轉動機上，裝置無數把的槳，將機一開，靠機力在那裏撥水。再到後來，用輪了。但還用明輪，船面還裝着聳在空中很大而很高的鐵架，左右一起一落，一起幾丈一落幾丈，幫助牠不少的力量。』

凌其翰「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云：『吾初到上海的時候，外國的科學祇是萌芽。吾可以說看牠發達起來。奇得很，在這八十年來，科學的發達眞了不得。講到醫學，這八十年來突飛猛進，不可思議。那時，吾見到的外國醫生所用的診斷方法非常幼稚。譬如治水泡瘡，用火燒了烙鐵，再用烙鐵來燙瘡頭，攻熱用寒，攻寒用熱，以毒攻毒，其方法的野蠻，和中國

的走方郎中實在沒有什麼分別。講到軍器，也是非常幼稚。吾還記得那時由徐匯公學的教師領導，纔到停泊上海的外國兵艦上去參觀，那時，兵艦上的機械很簡單，什麼都沒有，關於電的運用，那時完全沒有。艦上的砲位既不能升降高低，也不能盤旋左右，更沒有準頭，相中國的土砲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入徐匯公學肄讀。

「談」云：『到了上海之後，因爲友人介紹，我遂到徐家匯，進了法國人的天主教會所辦的學校。當時這個學校只有四十個學生。』

「經」云：『徐家匯，爲的是徐文定公光啓墳墓所在。墳上有看墳的，大家常常要到徐閣老墳上去，所以這地慢慢兒熱鬧起來，成爲今天的徐家匯，至於徐閣老的住宅；還在上海城南門外桑園地方（桑園在今陸家浜路北，淸心學校附近。）』

「相老人語錄」（人文月刊第四卷第十期）云：『因爲徐文定公墓在此地，子孫守墓，世居於此，故從明末始號「徐家」，像別的地方，如潘家艾家，又因肇嘉浜及法華涇二水

匯爲合流流入黃浦，故又名「匯，」徐文定公的精神遺產，在徐家匯充分保留了好些！上海開教，文定始倡，徐家匯現爲上海天主教會的中心。』

「徐匯公學大事記」云：『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學生三十一，教員四一富於學識之秀才爲監督，教舍修葺，規模漸備。』

「譜」云：『先生既畢讀五經，肄業於徐匯公學，初至時，教師詢以向讀書日幾行。先生對曰：十二行，因以十二行授之，先生不假誦讀，背誦必夙習，教師異之，遂加至二十四行以次至六七十行，而無勿爛熟，蓋先生天縱之聖，至是已漸露其頭角矣。』

「談」云：『我在同學中間，天資還不算壞，晁教習（名德涖，意人）很歡喜我，他教我各種自然科學，我非常有興趣，而我對於數學更特別歡喜。』

「華封老人九旬大壽論」云：『時該校新創辦，値晁司鐸自意大利來華教學，司鐸年僅二十許，華封亦十二三齡，師既善導，弟尤努力。』

民國前六十年，咸豐二年壬戌，（一八五二）先生十三歲。

弟眉叔至滬，亦入徐匯公學肄業，年僅七歲。

先生肄業徐匯公學時，學名斯臧，其弟眉叔單名乾，學名斯才。

「徐匯公學大事記」云：「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秋開學時四十四人入學。當時公學校長爲晁鐸德蒞，公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晉鐸後，即充本校校長，整飭學務，卓著勤勞。」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自序云：「余生於道光五口互市後之第三年，甫就塾識字，則洪楊陷大江南北，隨家轉徙凡十八遷而抵上海。」

往南京應鄉試。

「述」云：「吾從咸豐元年冬天到上海，二年到南京去鄉試，出榜時候，因洪楊之役，京中已經鬧紛紛。」

「經」云：「咸豐二年，江南鄉試，首題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章，上海有姜姓考生，就是開姜衍澤藥材舖的，那年中式了，他的文章末兩段，有幾句警語，彷彿是說：『父母的交遊，大都物故』有人嘲他說『不料你的老太太和你老太爺一樣的廣交』人都稱

他讚而慮，這是吾親見而親聞的。到如今，這種事，還有什麼稀奇而可讚的呢？」

林紓生。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人，咸豐二年生，中華民國十三年卒，文學家。

「清史稿」林紓傳云：『林紓字琴南，號畏廬，閩縣人，光緒八年舉人，少孤，事母至孝。幼嗜讀，家貧不能藏書，嘗得史漢殘本，窮日夕讀之，因悟文法，後遂以文名。壯渡海遊臺灣，歸客杭州，主東城講舍。入京，就五城學堂聘，後主國學。禮部侍郎郭曾炘以經濟特科薦，辭不應。生平任俠，尚氣節，嫉惡嚴，見聞有不平，輒憤起，忠懇之誠，發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勝哀痛，十謁崇陵，匍伏流涕，逢歲祭，雖風雪勿爲阻，嘗蒙賜御書貞不絕俗額，感幸無極，誓死必表於墓曰清處士。憂時傷事，一發之於詩文。爲文宗韓柳，少時務博覽，中年後案頭唯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其論文主意境識度氣勢神韻，而忌率襲庸怪，文必己出。嘗曰：古文唯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畫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莫知

所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則又隳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辭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希而趣永，則庶乎其近矣。紓所作，務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而其眞，終不可自閟。尤善敍悲，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讀，論者謂以血性爲文章，不關學問也。所傳譯歐西說部至百數十種。然紓故不習歐文，皆待人口達，而筆述之。任氣好辨，自新文學興，有倡非孝之說者，奮筆與爭，雖脅以威，累歲不爲屈。尤善畫山水渾厚，冶南北於一爐，時皆寶之。紓講學不分門戶，嘗謂清代學術之盛，超越今古，義理考據，合而爲一，而精博過之，實於漢學宋學以外，別樹清學一派。時有請立清學會者，紓撫掌稱善，力贊其成。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門人私謚貞文先生，有畏廬文集、詩集、論文、論畫等。」

民國前五九年，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先生十四歲，在徐匯公學肄業，並助教國文。

「譜」云，『是年洪秀全入金陵，先生與眉叔先生仍肄業上海徐匯公學，昆季齊名，慧聲日起。義大利人晁利兩司鐸，教先生尤勤，先生之學，以得力於二公爲多。晁公嘗曰：人皆謂

中國人寡情，余則以爲中國人之感情，實較西洋人爲豐厚也。先生至今猶時時樂道其語。」

「談」云：「當我十四歲時，已在學校任助教的職務，一面當學生，一面做先生。因爲我的國文比較有點根底，本校各班的國文經學，都是我教，這其間我卻得了不少的教訓和經驗，「教然後知困」於是我的學業自己覺得比從前更有進步，更加切實。」

太平軍陷金陵。

「錄」云：「予由鎮江赴滬讀書，卽咸豐初元，未幾太平天國，下擁南京，總督陸建瀛，退往常鎮，調廣勇來援，馮子材率之，兵皆黑綢褲褂，旌旗繡絲物，華麗爲綠營所無。兵敗，建瀛死之。及江南大營成立，懸賞斬一太平軍給銀五十兩，額定髮長垂背者爲標準，提頭領賞，日凡數百人。大營疑之，謂殺得太平軍，何如是之多，驗之兩耳皆有環眼，蓋陰殺民間婦女，偽爲太平軍，混領賞銀也。民間震慟，多夫失妻，母失女矣。」

紅頭佔上海。

「述」云：『咸豐三年八月紅頭鬧事，不久佔了上海。』

「匯」云：『九月間上海大亂，流民曾同 Trade 助兵爲虐，初六夜紅黨守城，四門禁止出入，闔各衙門，大行搶掠，知縣被殺，官軍來申攻賊。黃家渡聖堂被圍，城內居民困苦，法兵擊匪，極爲奮勇。而我匯學當此干戈擾攘之時，蓋未嘗一日能謀心。』

曾國藩起鄉勇，先生之兄建勳，參贊李鴻章營幕戎機。

「錄」云：『曾滌生督兵江南，命李鴻章領兵復蘇常。初曾視李不重，給李兵不過兩營，兵亦烏合。予伯兄在李軍中，說李改用洋槍，時兩軍皆以刀矛應戰，李乃拓洋槍營爲三千人。劉銘傳破常州陳坤書，騎馬繞城大呼，衙門而入，並不如平定洪楊各書所載，曾經若何苦戰，蓋奏事者張皇其辭也。』

張謇生。（民國十五年卒）

張謇字季直，又字嗇庵，江蘇南通人，清咸豐三年生，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舊曆七月十七日）午時，卒年七十四歲，政治家及實業家。

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云:「我父生於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卯時;生在海門常樂鎮敦裕堂內。(以下集年表所記文事事蹟)五歲入塾名吳起元。六歲落水遇救。十六歲改名張育才,字樹人,應如皋縣州試、通州試、院試,皆取,爲附學生員。二十一歲卒歸籍通州。二十五歲改名謇,字季直,歲試取第一名。光緒五年,科試取貢元,三院會考取第一名。八年隨吳公軍援護朝鮮,著「東征事略。」十一年國子監考到取第一名,順天鄉試中南元。十九年長崇明瀛洲書院。二十年禮部會試中式,殿試一甲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一年長南京文正書院,長安慶經古書院。二十二年設紗廠,二十六年創辦通海墾牧公司。二十七年著「變法平議。」二十八年五十歲,設立南通師範及女師範,創辦油廠,麵廠及實業公司。二十九年遊歷日本,著「東遊日記。」創辦呂四鹽業公司及漁業公司。三十年設立學校公共植物園,創辦上海大達輪步公司及天生輪步,創辦新育嬰堂。三十一年設立工人藝徒學校,設立博物苑,創辦鐵工廠,甎罋,燿葆玻璃廠。吳淞商船學校成立開學,被推爲上海震旦學院校董。三十二年設立南通五屬中學,設立鐵路學校,設立

法政講習所。設立中國圖書公司，助成復旦學院。創辦呂四聚煎鹽場。被推甯屬學務長，被推蘇省鐵路公司協理。三十三年，助成中國公學，大生第二廠，成立開車，被推甯屬教育會會長。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聯合十四省請速開國會，被推江蘇教育總會會長。被推諮議局議長。一九一〇年著說鹽，一九一一年，至東三省視察，被推爲中央教育會會長，清廷簡任農工商部大臣兼江蘇宣慰使，電復堅辭。民國元年設立盲啞學校、圖書館、鹽場警察長尉教練所，創辦貧民工廠三處。設立第一養老院醫院殘廢院。任實業部長兼兩淮鹽政總理。二年被推漢冶萍總理。任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裁。三年助成南京高等師範學堂擴設東南大學。成立大有晉鹽墾公司。議設中法勸業銀行。五年被推爲中國銀行聯合會會長。七年被推全國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會長，任華成鹽墾公司總理。八年設伶工學社，設立交通警察所，創大生三廠及淮海銀行。設更俗劇場，任江蘇運河督辦。九年訂南通縣志，著纖譜。將各專門學校合併爲南通大學，設立蘇社，縣自治會。被推中國礦學會及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十年任吳淞商埠督辦。十一年被推交通銀行總理，中國紗廠聯合會會長，

任江蘇新運河督辦。十二年自編七十以前年譜。鬻字助慈善。十五年逝世。」

嚴復生。

嚴復初名體乾，入馬江學堂後易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始改名復，字幾道，晚號瘉壄老人別署天演宗哲學家，福建侯官人。父振先，以醫名州里。兄一，幼殤。清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十日生於閩垣之南台，時父三十三歲，母陳太夫人二十一歲。七歲就外傅，十一歲師事同里黃宗彝，始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十四歲喪父，貧不再從師，時同邑沈文肅公初創船政，招試英少，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成文數百言，文肅奇之，用冠其曹。同治六年，年十五，入馬江學堂，習英文，算術，航海術等科。年十九，以最優等卒業，派登建威練船練習，巡歷星加坡檳榔嶼遼東灣各地。文肅奉命籌邊，隨揚武兵船東渡，勘量臺東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入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肄習戰術及礮堡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伊藤博文大隈等留學西洋，比學成東歸，任福州船政學堂教員。文肅薨，李文忠偉其能，聘爲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朝之碩臣及國士，咸折節爭集其廬，復歸國後，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

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縶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與法使會講天津，為廣東稅務司德璀琳所紿，皇遽定約，甚言者摘發，疑忌及復，復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復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復初歸國，見國人篤舊鄙，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見重，欲博一第，以與當事周旋，或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乃發憤治八股，回籍鄉試，報罷。納粟為監生，赴京應順天鄉試，報罷。宣統元年海軍部立，授協都統，特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中華民國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民國六年起，肺疾時作，十年秋自覺病深，手書遺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重羣。』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終里第，春秋六十有九。嚴復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晚年以學不見用，殫心著述，所譯「天演論」「原富」「社會通詮」「羣己權界論」「法意」「羣學肄言」「名學淺說」「名學」等書，

行於世。復遂於文學，曾從吳汝綸學爲古文，以古文辭翻譯歐西政治經濟哲學諸科，審義定名，壹信達雅三事，爲近代譯文之冠，我國學術界頗受其影響，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門人私諡曰文惠先生。

民國前五八年，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先生十五歲，在徐匯公學，誦習法文及拉丁文。

「經」云：『馬相伯先生，他十五歲時，便通拉丁文，通法文。』

澤村幸夫「馬良先生印象記」云：『今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晨余謁先生於其寓所。其弟子徐景賢氏延余入，且告余曰：君能操拉丁語或法蘭西語者，最佳；否則請以英語見吾師。余莞爾曰：鄙人幸能略解貴國語言，無須代以歐語也！後讀陳樂素所記「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始悉先生以十五歲誦拉丁語及法蘭西語，其學問慾特熾！嗟！先生在四萬萬中國人民中，誠可謂偉大人物矣！』

隨其老師，參觀上海洋行。

「經」云：『我和你們談談我小時的所見所聞，在十五六歲的時候，我有一位太老師，是

松江人，人品很好的。有一天他帶我到上海租界某洋行內參觀，這洋行裏邊，大都是廣東人，我的太老師一到公事房門首，忽然大嚷：「反坯！反坯！國家的名器，好這樣糟塌的麼？他們都是反坯！」我弄得莫名其妙，後來聽到名器兩字，向四圍細細一瞧，恍然大悟，原來門上的旋手，是小小而圓圓的水晶做成，很像五品頂戴官兒帽上的頂珠，你看見的頂珠，是那樣的？（那不是圓而長像橄欖的麼？）不對，不對，是圓而扁像橘子的。怪不得老先生大大的生氣，一時聯想到五品官兒的大禮帽上邊去，竟認爲有意侮辱國家體面了，可是那位老先生往來上海，在那時還算很開通的人物的呀！並且他是信奉天主教的。（按徐匯公學大事記載稱；公學初成立時，有一老教友係前清舉子沈某教授國文，不知是否即爲其人。）老先生嚷他們都是反坯，中間還有一種特別原因，那時候，上海正鬧劉麗川之亂，亂黨頭裹紅巾爲號，所以上海人稱他們爲紅頭。劉麗川是廣東人，上海的蛋縱出身，紅頭中間廣東人不少，老先生因見洋行裏都是廣東人，就聯想到紅頭，不知不覺地衝口而出，給他們兩字的頭銜反坯了。」

紅頭仍佔據上海，先生目睹上海道被窘於紅頭。

「經」云『紅頭造反，其時南京先已失守於洪楊，上海的城池，不久便給紅頭佔據了。縣松太道藍道臺帶兵攻南門，他老人家藍頂花翎，坐在四人抬的大轎裏邊，指手畫脚，嘴裏高聲亂喊，不料城裏紅頭大隊忽地衝出來，四名轎夫爲正當防衛他們的性命起見，把道臺大人丟在路旁逃了。急得道臺沒法，從轎子裏鑽了出來，拚命飛奔，這些是我親見的。』

法國水師提督拉該爾，法領事高伯爾，及上海知縣孫同等參觀徐匯公學，並主持給獎。

「匯」云：『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七月十七日舉行考試於大禮堂，主教馬來斯加（卽趙主教）法領事高伯爾船長鮑得翁君及上海知縣孫同君皆惠然來臨，孫君並欲親試諸生。見成績甚佳，則大爲忻喜。七月三十一日分發獎品，主教法領事上海知縣皆在座，此校中國官僚及法領事對於學生感情甚厚。至法水師諸官長，對於學生感情亦好，學生亦愛之甚，而其中與學生感情最厚者，首推水師提督拉該爾君，三月一日彼偕軍長數人來校參觀，午飯後學生翻法文頌辭，表示歡迎，頗極一時之盛。數日後，拉君請學生往參觀其

船。」

民國前五七年，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先生十六歲。誦讀古文，服膺蘇東坡之文章及其風度。

「錄」云：『吾於古人最服膺蘇子瞻之襟度。當時學者，無此風標，無怪王半山在金陵，目送大蘇，謂不知五百年後，尚能見斯人否。半山與子瞻政見不同。半山歸金陵，子瞻日與談遊，頗有歐美大政治家風度。其人對君，對友，對弟，皆出至誠，因之貶之，流之，亦無怨望。古之人歟！宜半山感動推崇也。學者宜有宏大高貴氣象，而後可談移風易俗，治國平天下事業。以訕笑報復，為不世之功，能可與共天下事哉？」

二月，紅頭退出上海。

「集」云：『記得洪楊的時候，有紅頭到上海，上海富人，如郁家等數鉅室，也被迫的供給一切。可是事後，地方官反而參奏，說他們通敵，結果一個個都治罪了。』

徐匯公學之同學人數漸增。

「匯」云：『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匪人（指紅頭）遁逃，官軍追匪，我匯學當

此干戈擾攘之時，未嘗一日罷課，是年學生四十二名，其孜孜向學，謹守規則有足多者。學生額數，日漸增加。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末學生五十五名。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七十二名。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八十一名。自是聲望漸著，一般宿儒碩士，皆樂來校，與學生接觸云。」

民國前五六年，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先生十七歲，仍在徐匯公學肄業。

太平軍陷武昌，胡林翼率軍收復。

「談」云：『有清中興功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李（文忠）均爲一時豪傑之士。胡文忠氣度局量在有清中興諸大將中爲最寬宏，當咸同之交，曾氏兄弟用兵皖鄂江贛各省，胡氏廁己以聽周旋於親貴與諸將帥之間。其調和維持之功，實非局外人所能洞悉。即曾文正亦謂其進德之猛，實所罕覯。惜其中年捐棄，不然其功業當在曾左之上。』

廣東亞羅船事件發生，英艦攻陷廣州，旋退去。

東世澂「中英外交史」云：『咸豐六年（一八五六）葉名琛遷兩廣總督。葉爲人剛愎

自負，恆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遇交涉事，馭外人尤嚴。秋九月（西十月八日上午八時）水師千總梁國定巡粵河，過一划艇，張英國旗。梁知奸民慣借英旗以自護，登艇大索，執逸匪十二人，拔其旗以獲匪報此艇名亞羅（Arrow）係中國船，但曾在香港政府註册，船主名爲范阿明，搜捕之時，船主適外出。及捕去十二人，乃呈報廣東英軍領事巴夏禮（H. S. Parkes）巴夏禮至水師交涉，水師答以捕人係奉上官之命，未便以匪送英領署，聽英領審判。巴夏禮乃投文於葉名琛，要求釋放所捕之十二人。名琛偵知亞羅船在港政府註册期，在捕人日，已逾十日，答以亞羅船非英國船，乃中國船，此次逮捕之人，多爲海盜，以中國官吏入中國船捕中國之海盜，於理爲當。況軍隊搜捕時，船中並無外國人。此後望英國勿再借口保護船隻，准許中國船隻註册立案，免生事端。巴夏禮強辯曰：登記期限雖滿，然在航行中遲速不能預計，非可以尋常期滿不續者論。且既揭英國國旗，即不能有此不法處置。名琛不答。是月（九月）二十四日，英人忽致最後通牒，限二日，如約，不然，作爲交涉決裂。葉不復，亦不爲備。二十六日英艦遂砲擊黃埔砲台。名琛方在校場閱武圍馬箭，聞砲聲，

吏報英兵艦進奪砲台，文武相顧愕眙。葉笑曰烏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粵河水師偃旗勿與戰，英艦遂進迫十三洋行，明日英人趨鳳凰山砲台，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皆走不知所往，明日英人奪海珠砲台，遂駕砲注擊總督署，司道冒煙進見，請避居。葉氏手一卷書，危坐笑而遣之。十月朔日（西十月二十九）當午，城破，英兵入城，旋復退去，蓋起時英兵未奉政府命，又人數少，雖得廣州，不能實行佔領。會印度有亂事須往援救也。十一月英兵又攻近城，粵民思洩其憤，十七日（十二月十五）縱火焚西關外洋樓，先焚美法居室，次及英館，十三行皆燼焉。大府弗能禁，英人亦攜火具焚緣濠居民數千家以爲報。巴夏禮聞美法二國商館被焚，喜曰二國必與我矣！馳書本國政府，請增兵決戰，退香港以待命。」

民國前五五年，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先生十八歲，得文科獎賞。

徐匯公學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第七節獎勵册載文科第二分獎賞全篇馬斯臧，丹徒人；聖學第一分天主實義獎賞沈則恭，奉賢人，附錄：袁耕心，崇明人，馬斯盛，丹徒人。西文獎賞沈籲良，寶山人，附錄：馬斯臧，丹徒人，姚永祚，崇明人。

英法聯軍合陷廣東。

「中英外交史」云：『英政府於一八五七年二月向議會要求協贊軍費。下議院以亞羅號實係中國船，不認中國處置之非。巴馬斯頓（英首相）遂解散下院。四十日後，召集新會，得多數議決先遣特使迫中國政府改訂條約，賠償損失，否則以兵臨之。乃遣額爾金（Earl Elgin）赴粵，調派兵輪，分泊澳門香港，俟進止；幷偏告俄法美諸國，請共遣使入北京。法帝拿破崙第三方欲以武功見好於國人，適是年二月廣西人殺害法教士，未得賠償，乃藉此與英連合一致行動。額爾金於七月抵香港，時法軍尚未至。九月，貽書名琛，請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否則以兵戎相見。名琛惡其狂悖，不復。十一月，法使葛羅（Baron Gros）將兵至，於是英法美三國兵船皆集黃埔。法人美人皆不欲戰。英人謂曰：方今中國，內寇縱橫，又懵於外交之道，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貴國篤念交誼，中國且益自尊，謂小國不敢叛天朝也。貴國如不欲責償款，我將獨進；如有所得，我自擅之。二國乃與約，得利均霑。美船雖從而不助戰。英又兼供二國一月兵餉，及基督誕日，英法同盟軍貽名琛最後通

牒，限二日內答覆。名琛置若罔聞。將軍巡撫司道進見商戰守，葉澹然若無事。衆固請，葉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蓋名琛父喜扶乩，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過十五日必無事者，乃乩語也。同盟軍遂以十一月十二日遣陸戰兵上陸，次日據海珠礮台以大礮擊城。千總鄧安邦死戰；以無後繼，十四日城遂陷。名琛匿居八角亭，英人括總督署中財物，並取布政司庫銀二十萬兩以去；尋英兵卒於二十二日得名琛，挾以登舟。將軍巡撫等以聞，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職。名琛後死於印度之孟加拉」

束世澂「中法外交史」云：『咸豐六年正月，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法國教士馬神父論法處死。法國求償不獲，遂引爲口實。與英國聯盟出師。咸豐七年十一月，英以額爾金爲全權大使，法以葛羅爲全權大使，先後率艦至香港。初七日進泊沙面。十二日英法軍張榜於郭外，限二十四小時破城。十四日未中，廣州城遂陷。」

民國前五四年，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先生年十九歲。得徐匯公學聖學獎賞。

咸豐八年徐匯公學獎勵册載：聖學獎賞，天主實義，馬斯臧，西文獎賞，沈贊良，附錄姚永祚，馬斯

緘。

徐匯公學課目中列有「聖學」一科，乃研究天主教教義者，當年所用課本，爲「天主實義」一書，此書爲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瑪竇 M. Ricci (1552—1610) 所著。明萬曆二十九年馮應京撰序謂：「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

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云：「嘗讀易而至仰觀於天，俯察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之言，不覺喟然歎曰天地萬物，俱有眞理，觀物察理，乃見本原。夫水有源，木有根，天地人物之有一大主，可弗識而尊親之乎？易亦云：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刱矣。則此天主實義之理亦幷非新奇，迴異於二氏之誕妄。蓋二氏不知認主，而以人爲神，敬之如主，尊之勝於君父，忘其大本大原，背其聖經賢傳，良可哀也。利先生學術，一本眞元，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佞佛忘本者，不勝惻然，遂昌言論斷，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防惡。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天主統天之爲大統也。不事親

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勤懇於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𠦪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雪，以庶幾無獲戾於昰天上主，彼其梯航琛贊，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小心昭事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恆言，察乎天地，自有實理，舍善逐惡，比於厭康莊而陟山浮漲海，亦何以異？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勵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

未聞，誠謂共藏皇皇，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西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英法聯軍陷大沽，旋訂天津條約以和。

「中英外交史」云：『廣州既陷，英法軍協議，放免所虜之柏貴（曾署兩廣總督）為廣州行政官，一八五八年一月九日，柏貴就職，英法另設一委員會監之，巴夏禮為委員長，委員會擁兵權，維持全城治安。柏貴不得委員會許可，不能發號施令，廣東在此種情形下者三年。正月（西二月十一日）英法兩使聯合俄美兩使遞書北京政府，請以西四月一日派全權大臣至上海協議，修改條約，書由兩江總督何遞清廷用大學士裕誠名義，答以大學士無干涉外交之權。時英法兩使已至上海，接裕誠書不悅，決率艦北進。於是英法美俄四國軍艦二十餘艘，次第向天津進發。三月初，至白河口，遣人前往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入都，譚以聞。大沽去海口二百里，南北岸均設礮台，為天津門戶。攔外沙磧一道為海船入口所必經，稍不習，輒虞擱淺。四國投書時，廷襄先遣人以小舟導之

行，自此洋人數以小船投水，廷襄以時方議款，不察，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船漸衆，又以望遠鏡窺礮台虛實。英法兩軍乃突於四月初八，以小輪船及杉板數十，闖入大沽口，官兵開礮相持，不克，前路礮台陷，游擊沙春元，陳毅死之。後路礮台亦繼陷。英法二使更率艦逕抵天津。清廷聞大沽陷，大懼，命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媾和全權大臣，至天津，英使持所擬新約五十六款，法使持四十二款，要求照約畫押。五月十六日，照約簽印，即天津條約是也。」

太平軍聲勢日盛，先生全家，自鎮江避難，輾轉至上海。

「譜」云：「時兵亂益亟，松巖公既置頓其家口於金壇武進間一湖島中，即來上海視先生。一日，公忽午夜匆遽行，曰：余夢汝母及姊弟皆被擄也。於是遂挈全家至上海，來時，島人有請勿攜財物以免滑衆志者，松巖公全棄之。其後太平軍至島上居民，竟無一倖免者。」

紅頭復佔上海城。

「述」云：「八年（咸豐）川沙南匯失守，南翔寶山上海均被紅頭所佔。那時龍華的旗

人向上海城內開礮，城裏的紅頭也向城外開礮。那時上海城裏熱鬧非凡。大東門一帶的商店都是金璧輝煌。一進小東門就有一家帽莊叫陸正大是很出名的，吾還買過一頂帽子。廣東會館和天妃宮都在小東門外面，那時董家渡天主教堂還沒有造好呢。」

先生讀法文通史有感，會上海法領事聘先生爲秘書，謝絕不就。

「集」云『我幼時便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記得讀法文通史課本中，有對我國所下評語，譏刺我們這種民族，是無功來呼吸天地間的空氣。我的好老師，常提撕我，爲國努力。後來長到十八歲時，（依西法計算）法領事署欲聘我做秘書，我謝絕說道：「我學法語，爲中國用的！」他們很驚訝，祇好作罷了。』

與拉丁文教師談人性問題。

「談」云：『當我在徐家匯天主堂學校讀書時，我的一個拉丁文的先生關於人性問題有一段很重要的談話：

先生：人越怯懦其待人也越惡越殘酷。

余：就常理說，殘酷的人一定是暴戾恣睢的人，膽怯的人似乎不敢這樣亂幹罷？

先生：因爲大英雄豪傑眞正公忠體國，愛民如己，居心也就坦白無私，他自己覺悟對於人民大衆沒有私恩私怨，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的事，所以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凡於這種人都很大膽，他們也不願鉤心鬬角地防備人，就是對於敵人也只有極正當的防備手段，卽使萬不得已要武力，頂多也不過殺之而已。而膽小的人則不然。他們之所以膽小，十九因爲做了許多「人非鬼責」「天怒人怨」的勾當，他們在心田上時時刻刻有一種恐怖，前後左右彷彿都有人在暗算他，遂不得不嚴加防備。這末一來，便成了天荊地棘，甚至至親好友皆變成他的嫌疑犯，所以他捉到了他認爲仇人的，或謀爲不軌的，總是加之以嚴刑峻罰，大都要置之死地，不但要置之死地。並且要很殘酷地結果人的性命。譬如姦夫謀殺親夫，總不是止殺一刀，因爲他殺了一刀之後，惟恐他不死，必須再重一刀，再重二刀，甚至三刀五刀七刀八刀才放心。權奸大憝之誅戮異己，亦復如斯。

余：權奸大憝，爲什麼要這樣殘酷地誅戮異己呢？

先生：權奸大憝，我們就拿甘心媚外的人說罷。他們甘心拜倒在敵國異族的脚下，但對於本國人民却又要以主人自居。就是說，他們做外國人的奴隸，便要叫本國人民做奴隸的奴隸，用中國古小說的一句話來說，就是要叫百姓做個「與奴才爲奴才的奴才」若果老百姓不願，那他們自然要以嚴刑峻罰隨其後了！

余：此外還有什麼原因呢？

先生：權奸大憝既投降異族，必然要對新主人表示十分忠誠，於是就不得不對他的同胞露出極猙獰的面目，甚至不惜以同胞的多數生命做到孝敬新主人的禮物，此徵諸史乘而歷歷不爽者也。因爲他們以爲不如此，既不能見信於主人，又不能鎮壓奴隸，便不能安享富貴！

印度歸英直轄。

康有爲生。

康有爲「歐洲十一國游記序」云：「英帝印度之歲，南海康有爲以生，在意王統一之歲三年，德法戰之歲十二年也。」

清史稿康有爲傳云：「康有爲，字廣廈，號更生，原名祖詒，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用工部主事，少從朱次琦遊，博通經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紀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講學，入都上萬言書，議變法，給事中余聯沅劾以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請焚所著書。中日議款，有爲集各省公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格不達，復獨上書，由都察院代遞，上覽而善之，命錄存備省覽，再請誓群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議新制，別設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總署議。二十四年，有爲立保國會於京師，尚書李端棻，學士徐致靖，張百熙，給事中高燮曾等先後疏薦有爲才，至是始召對，有爲極陳四夷交侵，覆亡無日，非維新變舊，不能自強，變法須統籌全局而行之，偏及用人行政。上歎曰：奈掣肘何？有爲曰，就皇上現有之權，可變之事，扼要以圖，亦足救國，唯大臣等守舊，當廣召小臣，破格擢用，並請下哀痛之詔，收拾人心，上皆韙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摺言事。旋召侍

讀楊銳，中書林旭，主事劉光第，知府譚嗣同參預新政。有爲連條議以進，於是詔定科舉新章，罷四書文，改試策論，立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興農學，獎新書新器，改各省書院爲學校，許士民上書言事，論變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及各省與總督同城之巡撫河道總督糧道鹽道，並議開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遷都，未及行，以抑格言路，首違詔旨，盡黜禮部尚書侍郎職。舊臣疑懼，羣起指責有爲。御史文悌復痛劾之。上先命有爲督辦官報，復促出京。上雖親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變法圖強，用有爲言，三月維新，中外震仰，唯新進驟起，機事不密，遂致害成。時傳將以兵圍頤和園劫太后，人心惶惑，上硃諭銳等籌議調和，有朕位且不能保之語，語具銳傳。於是太后復垂簾，盡能新政，以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褫職逮捕，有爲先走，免逮，其弟廣仁及楊銳等下獄並處斬。復以有爲大逆不道，構煽陰謀，頒硃諭宣示，並籍其家，懸賞購捕，有爲已星夜出都，航海南下，英國兵艦迎至吳淞，傳上已幽廢，且被弒，有爲草遺言，誓以身殉，將蹈海。英人告以訛傳，有爲始脫走亡命日本，流轉南洋，遍遊歐美各國，所至以尊皇保國相號召，設會辦報，集資謀再

舉，屢遇艱險，不少阻。嘗結富有會，起事江漢，皆爲官兵破獲，誅其黨，連詔大索，毀所著書，闢其報章者並罪之。初太后議廢帝，稱病徵醫，久閉瀛台，旦夕不測。有爲鬨之，首發其謀，清議爭阻，外人亦起責言。兩江總督劉坤一言；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始罷廢立。拳匪起，以滅洋人殺新黨爲號，太后思用以立威，遂肇大亂，凡與有爲往還者，輒以康黨得奇禍。宣統三年，鄂變作，始開黨禁。戊戌政變獲咎者，悉原之，於是有爲出亡十餘年矣，始謀歸國，時民軍決行共和，廷議主立憲，而有爲創虛君共和之議，以中國帝制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澤，淪浹人心，存帝號以統五族，弭亂息爭，莫順於此。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徇民軍請，決改共和，遂下遜位之詔。有爲知空言不足挽阻，始結握兵權者以自重，頗遊說當局，數年無所就。丁巳，張勳復辟，以有爲爲弼德院副院長，勳議行君主立憲，有爲仍主虛君共和，事絀，有爲避美國使館，旋脫歸上海，甲子，移宮事起，修改優待條件，有爲馳電以爭。明年移蹕天津，有爲來覲謁，以進德修業親賢遠佞爲言。丁卯，有爲年七十賜壽，手疏泣謝。歷敍恩遇及一生艱險狀，悲憤動人，時有爲懷今感舊，傷痛已甚，哭笑無端，自知

將不起，遂草遺書，病卒於靑島。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大同書，物質救國論，電通及康子內外篇，長興學舍萬木草堂天遊廬講學記，各國遊記暨文詩集。」

「述」云：「想到康有爲倒有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原來康聖人在光緒初年嫖得一塌糊塗，那時須趕赴京下春闈，最後才搭上了招商輪船。他的嫖賬都沒有還債主都追到船上來索債，康聖人情急智生，躲在船頂上的救命船裏，居然得以賴過債，這是康聖人的玩意兒，足見文人都不修邊幅，其實康有爲還不及梁啓超。康得名於「僞經考」其實是從方望溪那裏偸來的。」

民國前五三年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先生二十歲。復得徐匯公學聖學獎賞，西文附錄。

太平軍將至上海。

「匯」云：「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學生額數增至九十一名，而學舍已滿，旁有老屋數椽不堪寓居，於是修之葺之，煥然可觀。七月三十一日分發獎品時，來賓甚少因太平軍節節北

上，行將抵申各界準備一切，以謀自衛。是年官軍大至，號稱六十萬，圍太平軍於南京，太平軍糧絕，大窘，至食人肉。」

先生之師晁德蒞任徐匯公學校長，晁爲意大利人，一八四八年來華，即管理徐匯公學，是年著「眞教自證」一書。

「眞教自證」一書爲晁德蒞敬莊所撰，經先生之同學沈則恭禮門，伏日章亦照，李浩然問漁等同校，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一八七二年初版，一九三〇年三版。

「眞教自證」序云：「今夫人之生也，無不造受於天主，即無不受屬於天主，有受屬之分，即有昭事之責，有其責而人莫能外，即所謂教也。教之係於人者，既如是其親且切，斯人之求厥教者，不可以淡而忘，特無如悠焉忽焉，日處於覆載之中而莫知所從者，十有八九。此有心世道者，所由以論教爲先也。然教宜論，而教之眞僞尤宜辨。吾見夫世之紛紛雜處？各挾一說以聳人者，蓋不知其數千百種。噫，何其昧也。教不由主，不可以爲教，主苟非一，不可以爲主，今眞主惟一矣，眞教又安得而二之。所傷者眞一僞百，而眞教之勢孤，眞教一而似

眞教百，眞教之勢更危，以孤且危之勢，而獨別一正且一之理，誠知其難也。然因其難而早辨之，則猶可挽，因其難而覓證之，則日益壞，故第曰教而不足恃，必切言眞而乃可師耳。或曰教固有眞矣，眞教固一矣，然將何以證之。吾則曰眞教無須他證也，眞教之理自能證之。斷非邪說所能混。邪說之謬，前篇已盡，故不取邪說，而推論眞教。眞教有爲本性者，有爲超性者，蓋如主未親諭，而據理以立昭事之規，則爲本性之教。主已親諭，而奉命以守昭事之規，則爲超性之教。今欲考眞教之證，惟在天主之親諭與否耳，吾將揭其理，闡其奧，俾眞道自著而無所掩，此卽是書之本旨也。旅人不揣固陋，歷陳是篇，苟當世賢人君子不棄芻蕘，領斯旨而成歸於惟一也，又旅人所深望也夫。」

「語」云：「吾的老師叫做晁德蒞，是意大利教士，他時常對我說：「中國人少思想，應該多用些心思。」

僧格林沁破英法聯軍於大沽。

「中英外交史」云：「咸豐九年二月，英以普魯斯 Hon. Frederick W. A. Bruce

爲公使，法以布爾布隆 M. de Bourbaulon 爲公使，赴北京換約（天津條約擬訂於咸豐八年，約期一年後，經兩國皇帝批准，在北京交換。清廷實欲藉此爲緩兵之計，僧格林沁於外兵退後，移軍海口，力修武備，築大沽北塘營壘礮台。）廿二日，二使遣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僧格林沁故羸師以張之。次日洋輪十七艘蜂擁而進，駛入雞心灘，用炸礮炸斷鐵練。又次日鼓輪直進，毀我防具，開礮轟我礮臺，分遣步隊蟻傅登岸。僧格林沁揮鞭上馬，督軍鏖戰，飛礮臺同時開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洋兵數百。賀普（英艦隊長）洋輪入內河者，皆已中礮，不能駕駛，惟一艘逃至攔江沙外，兩使率軍退上海，告其事於本國政府，徐圖報復。清廷降諭：此次英人全軍覆沒，我軍奮勇異常，著分別獎賞保奏，陣亡者從優議恤。」

法軍陷西貢。

安南本爲中國藩屬，於一八三一年因殺法國教士，一八五七年又殺西班牙教士，法西聯軍於一八五八年攻陷札拉奴港一八五九年聯軍占柴棍即西貢。

「中法外交史」云：「一八五七年，安南王（嗣德）有殺西班牙教士之舉，翌年法西遂聯軍進伐安南。法國海軍中將哲魯一里率軍艦二艘，與西班牙於九月一日達廣南港，攻下之。未幾安南大舉來襲，復又大敗之。是時法西聯軍援兵漸增，以廣南港僅距順化十五哩，未敢輕於進佔，乃定佔領下交趾之計。明年二月，置守兵於廣南港，而以主力軍攻下西貢。西貢者安南國中第一等通商地也，於是安南南邊之士氣大沮。」

袁世凱生。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注」附錄「袁世凱生歿攷篇」云：「袁總統世凱，生於前清文宗咸豐九年己未八月二十日未時，歿於民國五年五月六日巳時。按袁總統生於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查陰陽對照表，是年八月二十日，適爲陽曆九月十六日，推至民國二年陰曆八月二十日，乃陽曆九月二十日，以咸豐九年之陰陽曆爲陰曆八月二十日，宜定爲袁總統家慶之日，其陽曆九月十六日，爲中外慶賀之日。於民國五年丙辰陽曆六月六日爲北洋派舉哀之日，即五族痛快之時。」

蕭壽昌「袁世凱紀略篇」（據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注」附錄）云：「僞皇帝洪憲姓袁，諱世凱，字慰庭，河南項城縣人也。父甲三，由侍郎陞雲貴總督，母程，知書。」

章士釗「孤桐雜記袁氏世系」云：「項城之本生父名保中，因其弟保慶無子，用撫爲嗣。保慶字篤臣，仕至署江寧鹽法道，家集號中議公。」

「袁世凱紀略篇」云：「凱以十八入泮，三十喪父。適吳長慶爲高麗駐兵大臣，慶由凱父保舉，凱即謁慶求事，委凱鎮攝總兵，隨抵高麗，漸嫻兵法。高麗新舊紛爭，凱不諳約章，致釀甲午一役，割地賠款。旋隨慶回國，駐天津。榮祿薦凱統帶新軍，袁世凱三字遂現於津鎮矣。戊戌變政，康有爲梁啓超見用，凱附和之，陰洩康梁謀誅榮祿事，凱遂爲祿所信，密白太后，補凱直隸臬司，超遷侍郎。聯軍擾山東，巡撫李秉衡陣亡，太后命凱補授。北洋大臣李鴻章病故，祿請補凱，並加太子少保北洋大臣銜，兼統四鎮兵權。丁未，以直隸總督兼外務部尚書。太后嘗垂詢整頓海陸二軍事宜，凱乘機奏請解外交職任，總理陸軍。嗣景皇帝於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駕崩，醇親王監國其子溥儀登極，紀元宣統，王復攝政。凱希圖爵位，向王

勸進，士大怒，凱因此獲罪，黜凱。辛亥武漢事起，凱遣其黨首攻漢陽，伍廷芳恐失事機，從中調和，凱乃按兵不動。清帝與孫總統俱退讓，推爲總統。盡撤天下民軍，更換北軍，加孫黃諸君煽亂之名，放逐海外，計卸黎蔡兵權，調京，凱於是措置裕如，漸襲清制，儼若皇帝，不料段馮乘滇黔反抗推翻袁氏，促迫取消帝制，凱抱忿而亡。」

「談」云『袁氏爲人，其頭腦始終不出封建帝王思想，其視民國也本如無物，故對於總統絲毫不感興趣。故袁氏既欲稱帝，勢必結歡強鄰，以爲鎭壓國民反對的奥援。袁氏之所以身敗名裂，國家亦因之而殘破不堪者，皆私之一念害之也。彼欲帝制自爲，故不得不以國家爲其帝位之犧牲。』

民國前五二年，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先生二十一歲。

太平軍陷丹陽、常熟、無錫，前鋒開抵上海。

徐匯公學學生避難。

「匯」云『一千八百六十年二月太平軍勢復熾。三月十九日陷杭州，丹陽、常熟、無錫次

鎮陷。各處官商富戶，皆移居滬濱，共謀抵禦之策。時太平軍已抵滬，八月十七日，會長司鐸令諸生赴董家渡以避其鋒。十八日午後，學生自董家渡赴洋涇浜渡江時，被太平軍拘執，幸得脫，八月二十三日太平軍退歸蘇州，學生照常上課。」

太平忠王李秀成駐軍徐家匯天主堂，先生目覩李秀成穿龍袍行祈禱禮。

「錄」云：『予讀書徐家匯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提兵略杭、嘉、湖、蘇、松、常、太地，曾駐軍徐家匯，一宿即去。人尙和靄，教堂及地方人民，亦無驚擾，忠王龍袍紅巾，告示用印長尺餘。予等年少，爭出往觀，淸早祈禱，驚爲奇事，鄉人有曰：我等信上帝念耶穌經，王爺何故也信上帝念耶穌經？忠王聞之，一笑。時咸豐八九年也。』（按爲咸豐十年之誤）

李秀成「太平天國始末」（據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料續編」）云：『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抵靑浦。次日到浦，當卽開兵。洋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洋兵大敗，殺死洋兵六七百人，得其洋鎗二千餘條，得其大礮十餘條，得洋刀三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靑浦之圍，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洋人來引，外又有漢兵

內通，故往也。軍到徐家匯，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蔡元降部永寬提隊。是日天氣光耀，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城內有謹備迎接我者，忽然天暗，風雷震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清兵非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復即加銀，請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在徐家匯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

英法聯軍入北京，咸豐帝避難熱河，旋訂天津續約以和。

「中法外交史」云：『十年（咸豐）六月英法軍復悉銳犯天津，由北塘襲大沽。七月初七遂陷天津。命桂良爲全權大臣，往天津商和局。英使請開天津爲口岸，及各國帶兵數千人入京換約，清廷大怒，和議屢不遂。七月下旬英法軍佔通州，進逼北京，八月初八日，咸豐帝奔熱河，派恭親王爲全權大臣，求和。聯軍以無謝罪狀及送還捕虜諸，拒之。二十一日，聯

軍攻北京。二十二日法軍入圓明園，恭親王逃。二十三日英軍亦至，入圓明園大肆掠奪，二十九日入北京城，九月初五日縱火焚圓明園，俄公使居中調停，由恭親王與英法二使結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以九月十一日十二日相次簽押。二十四日新約經熱河行在批准公布，英法聯軍始次第退出北京。』

汪康年生。（宣統三年卒）

民國紀元前五一年，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先生二十二歲。赴蘇州救護難民，染重疾，幾不起。

「譜」云：『是年，先生以亂事日亟，赴蘇州太倉等處，救護難民，扶傷療病，不恤其身，遂染傷寒之疾，假臥六十餘日，幾不起，及病餘，所讀書悉遺忘，即字亦幾不識。先生處心積慮，用力益勤，始漸復原狀。』

清廷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劉達人「外交大辭典」云：『總理事務衙門爲我國近世辦理外交之重要機關，正名爲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咸豐十年十二月由奕訢，桂良，文祥等奏辦成功，於翌年二月一日正式辦公。總理事務衙門，顧名思義，可知本非專門辦理外交機關，當時舉凡海關、海軍、電信、鐵道、礦產等事，均歸其兼理。內設總理事務大臣一人，由軍機大臣兼任，大臣上行走由內閣滿漢大堂官兼任，軍機大臣下爲王貝勒，行政系統共分五股：計（一）英國股。（二）法國股。（三）俄國股，（四）美國股。（五）海防股。除上述分股外，並設司務廳及清檔房，迨至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九日始改爲外務部。」

民國紀元前五〇年，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先生二十三歲。是年五月二十九日，先生入徐家匯天主教創設之耶穌會初學院爲修士。

「譜」云：「先生自十一歲入徐匯公學後，凡習普通科學者十年，自二十歲起，即進習高等專門之學。」

「匯」云：「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始設耶穌會初學院，初學生十一名，共請晁公擔任教授。」

『江南傳教史』云：『徐匯公學，雖屢遭變故，而校務蒸蒸日上。課重國文，學生中應科舉博得秀才者，屢有之。其天資聰明者，則又兼攻法文、音樂、圖畫等科，有志修道者，於是即讀拉丁文。徐家匯之設耶穌會初學院也，發軔於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時晁德蒞司鐸院長，初學士共十一人，專務神工，尤以看護病人或負傷者，爲日常事工。』

江道源「科學家與宗教家」云：『文藝復興期中，贊助公教學術的天主教修會，對於學術最有功績而最有貢獻的，當首推耶穌會。耶穌會之首創者爲西班牙武士羅耀拉(Loyola 1491—1556)（即聖依納爵）此會對於中等以上之教育最爲盡力，因彼等欲養成多數人才，所設學校，各皆爲學院。當十八世紀之初年，在該派勢力以下之學校，有中等學校七百十二所，師範學校一百五十七所，大學二十四所。就教授科目而言，大學以神學爲主，以哲學及自然科學爲輔。中等學校則以文法，修辭學及古典爲重。』

Jean Dessard「耶穌會士怎樣培養訓練成功的」云：『比方現在有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剛讀完了他的學校課程，便到一個耶穌會的初學院叩門請收錄，他於是跨進了初

學院的門檻，穿上了神貧的制服，一件半新半舊的黑袍子，在院的初學修士們，便對他行弟兄般的抱見禮，來歡迎他。這初學修士要在初學院中住足兩年，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在初學期內，除了專務神修的功課外，別的學業一概不研究。主任神師，每天給他講授一種關於神修工夫，和會史的課程，這初學時期，也是傳授將來怎樣行使職務的時期，這就是聖依納爵（耶穌會創辦人）所說的試驗時期。」

民國紀元前四九年，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先生二十四歲。在耶穌會初學院爲第二年初學修士。

徐保和「耶穌會士」云：「他要在初學院中，整整二年的工夫。古有的修會，初學時期只以一年爲限，但耶穌會要二年的準備。聖依納爵在會典上開列了六種「實驗」一、按着聖依納爵定的法則舉行避神工，時間以一月左右爲限。二、往醫院中去服事病人，時間也以一月左右爲限，三、不帶路費去朝拜聖堂。四、在卑賤的職務上小心謹慎地操練自己。五、給兒童並愚魯人講解要理。六、講道理，實地習練傳教工作。初學二年期滿，就發初次聖

願。』

民國紀元前四八年，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先生年二十五歲。在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初學期滿，研究中國文學及拉丁文學。

「表」云：『同治三年，初學期滿，發神貧，貞潔，聽命三願。』

「耶穌會士」云：『初學二年期滿就發初次聖願，（貧窮，貞潔，聽命三事，）這願是簡單的，卻也是終身的，宣講，著書，教授，是耶穌會工作底一大部分，爲此讀書修士必須用上一二年或三年的工夫修文學。因爲若先前受的陶成中有大缺欠，有補充的必要，就是先前受了完善的陶成，也必須預料將來，往公學去教授文法，或文學的。』

「錄」云：『予治中學，先明訓詁，乃能讀三代漢魏之文，亦如治泰西學術，先明希臘拉丁，而後易通英法各國之文；語根本原，一覽便知，如識訓詁，乃能讀古書也。胸無古書一二部，令人作三日嘔。中西學者，同此趣味，未有不學之族，無學之民，而能樹立國家於世界者。一藝一術，皆學也。必有名貴之氣息，斯爲高尚之民族。』

「談」云「以余看來，研究中國的古文，自然要以左氏爲第一部好書。他的好處在什麼樣的體格都完備，什麼樣的美都有。有時候大氣磅礴，真是長江大河；有時候細針密線，反似天衣無縫；有時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時同人辯駁又詼妙天下。此種謹嚴巧妙幾奪天工的文章，不但在過去的文言文當中視爲宗匠，即現在做白話文也應當奉爲圭臬，至少要把他的不朽處承襲將來。太史公的文字實在是直接左氏的薪傳，不過左氏之文，只是所謂「記言」「記事」之文，而太史公則進了一步，他的史記實是對於當時政治的一個反動。他的史記不獨記言記事並且寫有一種極悲憤的情緒，如他的「游俠列傳」竟說出「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話來，這已非左氏之文所能言。至於他的「平準書」尤其是「貨殖列傳」更看見遷史的經綸。左氏與司馬遷之文與李杜之詩，真是百讀不厭。李太白的天馬行空的天才，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但是他的詩卻不能學，我們亦不宜教後生去學他。杜工部的天才不亞於李白，而他的性格卻與李不同，他處處要積極救世救國，悲天憫人而他的詩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詩也是無美

不備，細膩處眞是「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意境高妙處卻又「想入非非」我們雖然學不到牠，其實更不必死板地模仿牠，然而牠確實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極好的模範。不過杜詩雖是千古不朽之作，而他的賦卻就一無可取！於此可窺見文學與實際的社會生活密切的關係！中國的文字，至少是以前的中國文字，實在有許多缺點，而在篇章的結構上，更其不好。譬如蘇東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數的傑構，但牠們都是有頭無尾，述而不作，論而不斷，弄得一篇煌煌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數行頌聖的文字了事！我想這並不是中國文人的過處，而是當時中國的社會與政治之腐敗的環境限制了牠。中國的小說有一種共同的毛病，就是，牠們不知道：小說的敍述，只是截取人生之歷程或社會某部之一斷面來描寫，使讀者於這一精彩的斷面，可以窺得人生社會的縮影或輪廓。因此，他們一開始總是千篇一律地要從書中所敍的主要脚色的「三皇五帝」說起，弄得人莫明其妙。還有一種大毛病，就是小說家們到了書中的關節無法轉變時，就如同打了結解不開時，便用神仙來救一下急，雖好的小說如紅樓，水滸，儒林外

史，西廂記等等，都不能免。這便是第二種大毛病。」

先生於古文經傳無所不窺，其治學方法，在明訓詁，而不拘泥注疏，

「談」云：「我曾經想在經學上用一番工夫，但我翻了一翻經學的註解，為了詩經上的「采采卷耳」四個字足足地寫了三本書，他們這些注疏是在書本上兜圈子，在字眼兒上打滾，不看還可以，看了，反把人弄得頭昏眼花。所以我毅然決然地把研究經學注疏的念頭斷了。中國人受了經學的毒質實是很深的，因為經學完全是空虛的形式，大家中了空虛形式的毒，其流弊之極，便有兩個毛病：一個是冬烘頭腦，一個是欺飾心理。這裏我且說一個故事：清道光皇帝為人是很節樸的。有一次他的套褲面前，正當膝頭地方破了，他不願做新的，把兩支破套褲送給內務府織造局，教他們把破的地方織補一下，織造局敬謹如命地把兩支套褲破處織補了兩個團塊兒（一只一個）形似月亮，故以補月亮名之。後來織造局特為這一織補奏報一筆報銷庫平銀五十兩。道光皇帝雖然勤儉，但他生長深宮，怎樣知道民間的生活費用，自然對於這種報銷也就信之不疑。後來有一天同潘中

堂（蘇州人）說話，不曉得怎樣看見潘中堂的套褲也打了兩個月亮，因而就問潘中堂；你打補這兩個月亮，花了幾何銅錢，潘氏被道光皇帝這一問，很爲狼狽，明知道他這一問是有來歷的，恐怕說少了，令內務府的人難堪，遂盡量放大數目答道：臣的套褲上的兩個月亮費了二十兩銀子。道光聽道，頗覺驚訝，說道：爲什麼這樣便宜？我補了兩個月亮，卻花了五十兩銀子！道光皇帝這種故事原來只是專制皇帝宴處深宮內的必然結果，還不能算是什麼冬烘頭腦，而潘中堂的對話，卻十足地表示中國的經學所造就成功的一班士大夫之說謊的習慣。』

先生於中國詩人中，最推重杜甫，讀杜工部詩集，常愛不忍釋手。

「談」云：『杜甫的詩可算無奇不有，而他的描寫大才，更是獨步千古。他的這種技術實在妙不可言！譬如他的贊馬的詩，把馬的狀貌神態，都一一描寫入微，尤在他能以把一個千里馬的奇特的地方，提要鉤玄地烘托出來，並且他所描寫的馬，各各不同，我們且舉兩個例來說他的「驄馬行」有句道。

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態何嶒崪，顧影驕嘶自矜寵。
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碨礧連錢動！

頭兩句係結運一開始兩句，寫出渴欲一見，名不虛傳的事實；入後四句便生龍活虎地寫出驄馬令人神悚的神態，「顧影驕嘶自矜寵」是看了馬的「雄姿逸態」之後，馬鳴時的神情，這一句已把這一神駒的身分說得入聲，末後兩句，乃是作者對於驄馬全部身段細細觀賞以後的描寫，這十四個字無一字不生動，無一字不貼切，我至今心目中偶爾想到這兩句，還浮泛着一個目光炯炯，肉毛森動的馬，在我眼前，你看這是何等技巧！他的

「房兵曹胡馬」一首云：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頭一句開門見山，說明此馬的來歷，第二句便把馬的骨格先行打了一個輪廓，第三句緊接着第二句『鋒稜瘦骨成』在形式上我們算已經得到了滿足的解釋，妙在一個「批」字，於是才十足地顯出雙耳之如何峻。但是沒有第四句，此馬亦不過徒有其表而已，這一句的妙處全在一個「入」字，則馬快於風，已在言外，而第五句的一個「無」字，把胡馬的卓犖不羣，目無萬里的精神，可算表現得「毫髮無遺憾」，像這樣的馬不但可以『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幷夜』並且可托以「死生」，則此馬不但其才足用，其德更足取了。工部此詩雖係詠馬，實亦自喻，而此等名馬往往不遇識者，伏櫪以沒，那能不令人灑一掬同情之淚！「瘦馬行」一詩有曰：

天堂遠放雁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弋明年春草長。

此種情境恰與『眞堪托死生』相反，然可互相發明，所以老杜的作品，命意，布局，造句，處

處都登峯造極，其描寫天才尤其令人驚心動魄，我從前每讀他的集子，總是不忍釋手。」

民國前四七年，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先生二十六歲。在耶穌會肄習哲學。

「耶穌會士」云：『隨後就要讀哲學平常以三年爲限，同時還有算術與自然科學補充，耶穌會常設法給哲學士神學士，簡派傑出的教授，設備完善的圖書館，還有科學雜誌實驗室，只要在可能的範圍內耶穌會按着青年修士們底特長。設法使他們學專門一科：例如文學哲學，科學，也加入使他們能得大學學位的考試。』

「談」云：『恩教習教我各種自然科學，到了我的自然科學有了一點基礎時，他又教我致知學，卽世俗所謂哲學，從古代哲學到現代哲學。』『哲學第一個條件就是思想的方法，由這種思想的方法，不但要解釋人生問題，而且要解人類所生息其間的世界問題。卽宇宙問題，』『我們中國古代何嘗眞有如希臘的哲學思想！哲學問題就是思想問題，中國古代，直至現在，實在沒有哲學思想。』

馬相伯著「致知淺說小引」云：『題見「大學」朱註：「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

稱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殆即西庠所謂 Philosophia「非牢騷非阿，」譯言愛智學者歟。蓋希臘國文：「騷非阿」言知，「非牢士」言愛。世紀前三世，其國七賢之一Aristoteles阿理是道，博學多知，王亟稱之。對曰：多知何敢，云云愛知耳。後人遂以愛知名其學說，說見「名理探」。稱謂惟其愛也，故欲推極之。和譯曰哲學，似泛，不如「大學」曰致知，兼含爲學工夫，與希文更切名義尤醒。況致知章既亡，則禮失而求諸野，正可取西哲之說以補之。……西哲言知：惟能了解事物之所以然者，方足以稱。不知者，必詢其所以所由，何因何故。不得，則心不安焉。」

譚嗣同生。

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人。亡清同治四年生，光緒二十四年遇難，爲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人。（六君子爲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

梁啓超「殉難六烈士譚嗣同傳」云：「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

致禍心危，思慮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時南海（康有為）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聘余為學堂教習，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今年（戊戌）四月定國事之詔既下，君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未及十日而變已起，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少年曾為考據箋注金石

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譚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重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因而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淸議報」中，公諸世焉。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民國前四六年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先生二十七歲。仍在耶穌會肄習士林哲學。

「致知淺說小引」云：「就今追溯西哲分致知學共五期：一、東方，二、希臘，三、羅馬，四、士林，五、新進。（甲）東方學，大都注重道德一邊，有 Calataer Phoenicii 埃及，波斯，支那等。

以猶太人信守最篤，而印度人則造論最奇，加以黨派之紛諍，益足徵其殫心元妙矣。(乙)希臘學，以致知言，規模似較備。一 Jonica 派，以 Tharles 爲師。一 Italica 派，以 Pythagoras 爲師，侵尋流入異端，自 Socrates 繼之，而後此學大昌。其門人一 Plato 迨拉刀(或譯柏拉圖)一阿理氏，阿理氏尤足以冠千古。嗣後有 Stoica 堅忍派，倡之者 Zeno 有 Epicurea 逸蕩派，倡之者 Epicurus 殆似楊朱朝穆。揚子雲所謂由於情欲入自禽門者。堅忍派，尤以情感俱泯，不動心爲大。(丙)羅馬學，特爲希臘之傳聲耳。以 Cicero 季辛六氏兼精兩國之文，傳習而倡大之。餘子略足數者，曰 Lucrtius 曰 Seneca 一從禽門，一從人門云。(丁)士林學自歐西中葉，以迄於今，學校之士，往往上宗阿理氏而圓成之。其論體論據，先天後天，軌式之莊嚴，提綜之周備，盡善盡美，無以加焉。(戊)新進學蓋苦士林之據靈光，踪性理，而不得肆其私也，於是有 Cartesius 以爲古不足信，講學當從普疑始。所不疑者，惟此講學之我，能思之我，其有也眞確可憑。然我有覺司焉，則司焉由覺司之我言，則流別有三：一唯覺派，身根識也。二唯質派，塵根識也。三唯疑派，猶預識也。由

明哲之我言，則流別亦三：一，唯心派，謂意想是執也。二，唯神派，謂萬物一體也。三，唯理派，謂理論是執也。由後二說又化生大有派，反前之說，則有傳出派。法比國之學者，頗爲所惑：以爲形上之理，動作之宜，非由社會之傳言，帝天之誥語，人性之力弗及也。」

徐景賢「相老人語錄」（人文月刊第四卷第八期）云：「相伯老師曾談亞利斯多特勒與聖多瑪亞規那在哲學史上之關係：此二子者，一在上古，一在中古，學統一貫，有足述者。亞利者，生於公曆前三百八十一年，計在孔子歿後九十六年，爲索加德、霸辣篤（或譯柏拉圖）之高足弟子，學冠羣儒，名聲四訖，被延爲歷山大帝之師。亞利之學實猶「大學」致知格物；因歷山大帝之助，費金四十八萬餘，訪草木禽獸奇怪物類，欲窮萬物之性以致知也。其學尚實證，竟有如此者。聖多瑪因之而中興哲學，主講巴黎大學，著六十餘種書，集大成爲士林哲學元勳。亞利疾篤，禱曰：『祈望「長生的上智」光照我』乃卒。聖多瑪學說之所以成功，因常禱「長生的上智」，其一身行事可以「祈禱」「教授」「著書」三句括之，故所編著之「超性學要」等書，成千古不刊之名著。我國士夫，因「名理探」

（明李之藻譯）而始知亞利諸哲人之名，又因淸初利類思等之譯「超性學要」，益知聖多瑪之眞知灼見，惜所譯皆不全耳……師又謂聖多瑪爲意國亞坭那都城伯爵之子，生於一二二五年，卒於一二七四年，恬靜無慾，體魄偉健；「邊孝先腹便便」，頗可語其腹之碩大——食時普通之桌不便；如是鋸其邊，成爲半月形，而此形式之桌，世稱爲「聖多瑪桌」信如吾人非努力加餐不能效前哲成就飽學——」

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諱文，字逸仙）先生生。

民元前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卽淸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總理誕生於廣東香山翠亨村。父諱道川。母楊氏。其時值雅片戰後之二十六年，洪楊被滅後三年。

孫文字逸仙，廣東香山縣（今已改爲中山）人。以亡命日本匿名爲中山樵，故人多稱之曰中山先生。家世業農，幼貧困，依其兄德彰於檀香山，由是得通曉西文，後回廣州習醫學，時年弱冠，睹淸季外交失敗，國事日非，隻身往來廣州澳門間，鼓吹革命，一時英俊，聞風景從。甲午中日之役，氏年方二十九，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謀與海外華僑共舉革命，嗣後屢謀

襲取廣州，以爲革命根據地。事皆不成。清廷購之急，乃亡命海外，歷游歐美日本諸國。一九〇五年，遂揭櫫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於日本東京。一時加入者數百人，如黃克強胡漢民，汪精衞，朱執信，廖仲凱等皆與焉。然每於潮惠廣州等處舉事，皆不利。宣統三年三月黃花崗之役，死者七十二人。其年十月，武昌起義，清社遂屋。時氏正奔走海外籌款，翌年一月，被各省代表推舉爲臨時大總統，就職南京，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未幾辭職，袁世凱繼之，反動勢力復熾。時同黨組織國民黨，分子稍雜，氏乃另組中華革命黨，黨務仍祕密進行。民國四年，袁氏稱帝，氏命朱執信等於粵，陳其美等於滬，居正於山東，分別進行討伐，而蔡鍔等亦自滇興師，卒以倒袁。後更張勳之復辟，安福系之專政，曹錕之賄選，氏先後組織軍政府及護法政府於廣州，以與之抗，惟迭經內變，舉師北伐，卒未成功。十三年一月，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宣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歲冬，北方將領倒曹成功，請氏北上，共圖治平。氏即主張對內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對外宣言廢除不平等條約，未幾臥病，至翌年三月卒於北平。遺囑中猶以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等語，勗勉

黨人。十八年六月，國葬於首都紫金山，

民國前四五年，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先生二十八歲。在耶穌會肄習神學。

「耶穌會士」云：『青年會士們讀完了哲學之後，慣常要暫停學二三年，派他們到本會院去試試他們傳教的本領。……這一步做完後，這班青年會士們，便該繼續肄業，開始攻讀神學，這是他們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學科，要讀滿四年，才能卒業。關於這學科，沒有什麼別的可說，我們的神學無非是公教的神學罷了。我們所用的正式教本，總教人忠實地謹守着聖教會的道理，就是聖師多瑪斯所闡明解釋的各樣信理。耶穌會士們都該把這位聖師認作他們的「泰山北斗」。』

「泰西名人傳」云：『多瑪斯係意國世胄，昆仲四人，多瑪斯爲殿，自幼聰慧過人，緘默寡語，出家修道，母兄不悅，追之四百計不改，卒從其志，道德日增，於天主教經典索隱鈎深，闡發透闢，後人奉爲圭臬。一日，病思食黃魚，令人購之不得，乃以他魚代，距展器時，已變爲黃魚，終前之夜，有三星顯於屋頂。』

民國前四四年，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二十九歲。肄習神學第二年。

「談」云：『神學爲我們宗教徒最高的學問。神學的對象爲第一原理，爲造物主，其最終解答爲不可知，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章太炎生。

但植之「章先生別傳」云：『章先生諱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也，慕崐山顧炎武之風槩，更名絳，字太炎，學者稱太炎先生，少游樸學大師德淸俞先生樾之門，兼從定海黃先生以周問大義，通文字器數之奧，見淸政不綱，出交賢豪，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厲淸室譏改易成法不果，黨禍起，先生避地台灣，間關至日本江戶，邂逅孫公，共論相土辨宅之宜，作相宅，述孫公始謨，謂今后建都，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犂，孫公雅相推重，先生亦服孫公善經畫。孫公於開國典制，多與先生相商榷，時人弗之知也。歲癸卯，先生以蘇報事與淸廷訟不直，讞成，處先生三歲刑。同盟會建立之明年，先生出獄，同盟會人迎先生至日本江戶，主民報筆事，先生嘗書聯貽孫公，署曰逸仙二兄，逸仙者孫公字也，及武昌

蠻夷，風起雲蒸，卒傾清社而反漢鼎，非夫清廷騰毒盈貫，孫公與先生經綸草昧，乃仁人志士幽囚辟易斷脰絕齒者之相繼，未易以集事也。民國元年一月，臨時政府宅南京，孫公受衆推就大總統職，孫公素知袁世凱畔渙不可任，壹意北伐，然以與武昌相失，不能得形勢，時論亦汲汲欲仆清廷，孫公因屬世凱自代，世凱既紹繼洪緒，後遂僭號稱制，雖西南首義，勝兵用命，狂狡熸沮，淫威餘烈，幾亘兩紀，天下洶洶矣。先生告癸丑死義烈士諸君文。發憤論之曰：武昌之師，以逐異族，雲南之師，以蕩帝制，事雖暫濟，而皆不可謂有成功；則何也。蓋異族帝制之執，非一人能成之，其支黨盤結於京師者，不可勝計，京師未拔，正陽之闔未摧，雖仆一姓，斃一人，餘孽猶鳥獸屯聚其間，故用力如轉山，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為成功者，是夸誕自諛之論也。人情偷息，忨此小康，未暇計後日隱患，某等雖長慮卻顧，不敢自逸，無若衆論之讙呶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挈版籍而致諸大酋，終有癸丑之變，禍患綿亙，首尾四歲，以詒諸君子羞，豎豈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與有罪焉，先生蓋以臨時政府移宅宛平，追悔前失，深自引咎，欲來者之引為鑑也。始元年，先生嘗謁黎公於武昌，見黎公為人樂易，脫

略禮數，謂與共和政體相應，及世凱繼任，先生遊宛平，他日世凱問政於先生，知先生不能爲用，而憚先生重望，授先生東三省籌邊使，而不使開府辟僚佐，先生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雖知世凱之遠略，無委仗意，猶庶幾稍發舒素志，嘗一行邊，遂棄去。先生曾書癸丑長春籌邊五言近體二首示余，其一云，劍騎臨邊塞，風塵起大荒，回頭望北極，軒翮欲南翔，璺袂哀元后，黃金換議郎，殷頑殊未盡，何以慰三殤，論者謂尼父歌彼婦以出走，先生賦詩而掛冠，聖賢之不得行其志，大抵然也，未幾歸上海，宋教仁者，先生素所推轂，被世凱命長農林，時南北既一政，人皆爭言文治，同盟會議員在都者，以教仁爲魁，教仁覩世凱兵盛不可與爭鋒，欲因議會多算以橈之，癸丑當大選，教仁屬望黎公，世凱詗知其事，二年三月，世凱使賊殺教仁於上海，旋貸四國款二千五百萬以爲解散東南義旅之用，八月南都既失，各省先後陷，先生於是年再適宛平，謁世凱，語不屈，遂見幽，世凱使幸臣陸建章布中調於先生左右，先生遽離口授勝義，使弟子吳承仕疏記之，世所傳菿漢微言者是也，五年世凱死，黎公繼任，始出先生，是年夏，先生歸自宛平，息肩上海，居頃之，南適肇慶，以觀形勢，復遍游

新加坡南洋馬來諸島，所至演述宗國安危情勢，以堅僑人內向之志，其秋歸上海，因卜居焉，先生居既定，益扼腕策國事，故舊至自四方者，多就先生咨方略，時黎公雖繼任，然失兵久，北洋軍勢未衰，而國務總理段祺瑞以不順帝制，功尤高，其祕書長徐樹錚緣附約法，構於府院之間，六年夏，黎公罷祺瑞職，以伍廷芳代之，令下數日，九省督軍皆反，適長江巡閱使張勳入謁，請解散國會，登李經義爲總理，竟用是以兵二千矯命以淸廢帝復辟，黎公遜於東交民巷，密令段祺瑞復職，擊走勳，黎公解職，馮國璋繼，七月孫公率海軍總長程璧光與先生及前國務總理唐紹儀赴番禺，軍府既建，孫公以先生長祕書，先生爲孫公草宣言，喻順逆，既而請於孫公，赴昆明說唐繼堯就副元帥職，出師北伐，先生有發畢節赴巴留別唐元帥詩云，直北餘逋寇，當關豈一夫，欲繼堯佐孫公扶義，爲西南諸將先也，未幾下江，過湖南，反上海，問學諸政者，不絕於庭，自是南北交兵，縣四五歲，國璋去，北方又擁徐世昌主之，至十一年夏，北方將領請黎公再起，先生以書抵黎公曰，將帥過驕，難爲其上，必欲出，請南都武昌，無滯宛平，十二年六月黎公被迫如天津，浮海至上海，先生數過黎公道故，於時

曹錕賄致議員，圖干大選，先生與唐紹儀電告議員南下集會，然亦不能有所匡救，十三年十月，孫公過滬入宛平，先生入謁爲別，及孫公在宛平不豫，先生手疏醫方，屬余致之左右，自是數書時事，多譏諷之論，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變起，先生入宛平，教北方柄兵者備邊守險之策，主者是先生言，逡巡不能見之施行，先生反上海，旋如蘇州，因家於是，與諸生創國學講習會，然於經國立政之務，未嘗忘靖獻也，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以疾終於蘇州寓邸。」

民國前四三年，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三十歲。在耶穌會肄習神學第三年。

「談」云：「古希臘大哲人先講認識士林哲學，教人自謙；學問淵博，自知『全無』對於造物主，自貶而自承：『我於爾至尊之前，伏俯我於全無之內！』然後始能成功偉大的人！」

又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體物不可遺之造物而何？有此慎戒；懼雖至細斷以非爲：不敢獲罪於天！」

「錄」云『造物主宰等字，並非譯自西籍，古儒者所恆言，蠛蠓螻蟻之微，皆能生勤守法，造物之力也。誰爲主宰，其在天乎？近人有專主物質學者，蔑視天道，形體能造，神魂亦能造乎？人無神魂，其身必死，種無神魂，其國必亡。詩曰，皇矣上帝，臨夏有赫。謂敬天而自圖振作，不取任意妄爲也。西國敬天，種族富強，中國敬天，史册久長，願諸君子共勉之。』

民國前四二年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先生三十一歲。得神學博士學位，並祝聖爲司鐸。

「譜」云：『會中長老以先生學已大成，延先生入耶穌會，并授職爲司鐸』

「談」云：『我讀了四年神學，神學在教會學校中是最高的學問，經過考試之後，我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余正式在學校讀書的生涯，至獲得神學的學位便算告終。』

「錄」云『學問社會，世界人類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異也。出處行藏，私人對於國家民族所獨有，不能稍事通融也。予立於泰西信仰社會，及各類學術社會，盡彼所長，轉授國人。此世界公共之學，從吾所好，與世界同此社會，即與世界同盡其能。若因異國異族社會之因緣，受彼國官祿富貴，或藉彼勢力，攫本國之官祿富貴，國度既無，何以立身？君子不爲。

吾國則滔滔皆是。學雖貫通天人，又何所取？故西人學社名位可受，西國官爵富貴不可受，諂西人而挾圖本國之富貴，更爲可恥。前有洋奴，今有漢奸。未聞西國有洋奸，滿州有滿奸，蒙漢族有此風尚久矣！予受天主教神父名位，此關於宗教神學，然經再三思索矣。」

司鐸乃天主教對於授有教士職權者之稱呼。司鐸二字爲拉丁語譯音，其義乃指司祭儀式者。按朱雩帆「晉鐸典禮」所載：主教於祝聖修士爲教士時，所致之訓詞云：『可愛的神子：你們現在要受祝聖了，該用心地，相當地領受這偉大的鐸職；尤其在領受之後，該好好地盡職服務。司鐸的職權，在獻祭、祝聖、監理、講道、付洗五事所以你們該戰戰兢兢地登到這個聖會的高級；如非你們明智超衆，德操老練，我們不能加以許可的。』

「馬相伯先生九十晉八大壽徵文啓」云：『先生勝衣就傅，已通言語之科，弱冠棲眞，更歷天人之奧。源通政教，遠溯希羅，體兼質文，併包科哲，是以上庠式爲祭酒，教廷尊以大師。』

與先生同授司鐸者，有同學沈容齋，沈禮門，李問漁等，

「匯」云：『入修道院者漸衆，凡入該院者，須習哲學三年與神學四年，故凡從事於此種持久之學業者，其資質不在其他諸生之下，如馬相伯先生、沈容齋、沈禮門、李問漁、蔣邑虛等諸司鐸，均出其中，此皆積學之士，所有著述風行於世。』

普法戰爭起，法皇拿破崙第三被俘。

「集」云：『千八百七十年，德攻法，法帝被虜，爲城下之盟。責賠兵費，爲空前所未有，度非四五十年賠償不發，而德國索債之師，亦不離境；法國爹爺出而奔走國內，不五六月而召集國民會議，不二三年而償兵費。初募國債，二十五億法郎，而應募之額竟至七十五億；繼募國債三十億，而應募之額，多至四百餘億，試思法國人民素無團結自治之能力，能如是乎？故歐戰，法勝德，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談」云：『法皇拿破崙第三雖兵敗於德，身爲俘虜，世人往往便因此把他其牠一些長處都忽略了。他曾經在軍事上發明許多有用的兵器，如探海燈、火藥、大砲上測算遠近的表尺，都爲現今兵器學上最大的貢獻，而他的關於軍事學的等身著述，更是自今以前各

國軍學界所珍視的寶典』。

民國前四一年，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先生三十二歲。奉耶穌會長命，至南京傳道，旋專心研究科學。

「譜」云：『是年，（按錢智修馬相伯先生年譜誤記爲庚午年）先生始宣教於安徽之寧國府，旋調任蘇之徐州府，時亂離之後，閭閻困窮，流亡載道，先生請於其父，出家財數百金賙恤，民感其惠。事聞於教會，以違例禁勿許。』

「談」云：『哲學與數學爲余最感有興趣的科學。』「我開始學習天文學，並且一方面研究西洋的數學，一面研究中國的數學，如開方、勾股等等，初學時甚爲艱苦，中國算術中的開方中有所謂「赤方」「王方」當時我簡直莫明其妙，後來不知在一本什麽書上，看到這種算法，始得到理解。我得到會通中西數理的樞紐。心中異常快樂，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夜間睡覺的時候，仰視帳頂上，都隱隱約約，閃閃灼灼，出現了許多數目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目字，於是我始悟韓昌黎所謂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實爲篤學之士的甘苦老言」』

民國前四十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先生三十三歲，丁父憂。

「譜」云：『是年，松巖卒，享壽七十五歲。』

調任上海徐匯公學校長，兼任教務。

「談」云：『教會異教余在徐匯中學任校長並兼任教務。余對於校務與教務未敢稍事忽視。』

曾國藩卒。

「談」云：『有清中興，功臣曾文正左文襄，均爲一時豪傑之士。曾天資不甚高明，而用力獨勤，其治學治事，都極有條理，有規矩；其爲文與詩，亦極用心思，然而規矩準繩，過於形式，往往失之虛僞。其用人也亦不能容物，每好用不如我者故功名之際，未免媢忌之見存，左文襄所以與彼「凶終隙末」者以此。』

民國前三九年，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先生三十四歲，仍任徐匯公學校長，率同學生應童

子試。

「談」云：『學生每逢考試（科舉與童子試）應試者頗多，余必親自送考；說來也很奇怪，這些學生雖已入學堂而應舊時考試者反多能獲選。故余雖為教徒，而對於學生的中國經史子集之文的講習，頗知注意。』

「匯」云：『學生當時所讀之書，新生則專讀中文，其來校久，程度較優者，則兼讀法文歌經圖書音樂等。……學生除每日背書外，而書法一事，尤為重要，所讀之書為四書五經，年略長者，學為八股，每年宗師來申涖考時，學生程度較優者請假歸，衣華衣，手執一籃，滿貯食物筆紙，赴場考試。其入泮者，親友皆踵門賀。鄉試大典三年於南京舉行一次。以上所述為一千八百八十年前諸生所肄業者。』

徐匯公學舊學生同學錄列前清生員共六十二名姓名如下：

周曰庠　方正容　張介　蔣超凡　游德芳　吳應雯　陶祖詒　陳錦焌　張志瀛

唐際虞　禹宗文　陳詒謀　湯公彥　金德元　劉希文　張學餘　張學仲　張學徵

張學詩　楊夜錦　李燮才　邱俊才　唐廷熅　蔣伯明　陳士照　莊爾梅　周　鳳
李　浩　施馩元　賀景章　吳濰源　王建忠　沈得清　朱開第　朱開甲　陸鳳棲
梅誦堯　黃士超　陸春芳　黃錫範　汪有容　張鳴鳳　顧光裕　彭漢英　劉廷楨
顧其行　薛榮文　黃士瑋　諸　元　諸恢增　邱　明　趙學詩　陳一桂　吳峻峯
鍾嘉猷　張葆辰　張　辛　張　戊　雷準同　雷時成　夏鼎彝　唐家麟　蔣贈梅
王宗仁　王國瑜　王國瑾　艾棣青　艾棠青　陶　鎔　梁邦達　宋人傑　陸慶良
金煥章　瞿　衡　陸　堅　陳惟善　吳有成　唐書紳　沈龍章　莊以涖　蔣繼凡
陸鴻逵

民國前三八年，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三十四歲。任徐匯公學校長，兼任耶穌會編撰，譯著「數理大全」。

「談」云：「余當時雖任教職，仍努力於數學研究。」「說來也奇，中國人早已知道算圓周的方法了，並且恰與西人的算術不謀而合。西人算術求圓周的率是三一四一六，而中

國的圓周率是$\frac{22}{7}$；$\frac{22}{7}$的得數與三一四一六一樣的。此等解釋，我從前都曾有過詳細的記述，載在拙稿「度數大全」中，今已散佚。」

又云：「余在徐家匯譯著有數理書百餘卷，盡皆束之高閣，教會中不爲余印行問世。余意當時余之著述之不能出而問世，實有兩種原因；一、不以余爲然者的作梗；二、無人能鑒別余的著作的好壞，遂使余數年辛苦，付之蠹魚！」

耶穌會教士，創立天文臺於徐家匯。

「徐匯紀略」云：「明末時，耶穌會教士在南京北極閣建有觀象臺，至今猶存其舊址也。現在之天文臺，創自前清同治十二年。法國高鎬鼎司鐸爲第一發起人。舊址本在縣嘉浜濱岸，初爲平房。光緒六年，增高一層。二十三年，爰謀擴充，二十五年遂於徐文定墓之東隅，始另建新台舍，二十七年告成，遂遷入焉。」

民國前三七年，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先生三十五歲，研究天文數學。

「談」云：「教會中人命我專任研究天文的責務，但這時徐家匯還沒有現代研究天文

的儀器，與有利瑪竇從前用過的一架舊儀器，「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就轉而專攻數學。」

民國前三六年，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先生三十六歲。奉教會命調至南京，任編撰，是年退出耶穌會。

「談」云：「教會中人把我調到南京，派我譯數理諸書。余頗不耐，因爲余在徐家匯已譯著有數理書百餘卷，不爲余印行問世，多譯多著何益？兼之當時在南京教會中一個廚子是一個極齷齪的外國人，他做的飯食簡直不能下口而且極有礙於衛生，於是我就不辭而別，自己一個人跑到上海。」

至山東，任藩司文案。

「談」云：「這時予長兄建勳在淮軍辦理糧台，深得李文忠公的信任，而山東藩司余紫垣先生是長兄的知友，因命予往山東就余學習作官。余因家兄之故，極優待予。又因予謹慎，遂命予掌理文案。後來他兼署魯撫，遂把他的藩司的牙章交予，除極必要的公文須請

示於彼者外，均由予代爲晝行。余潘司的幕僚以及山東官場中人，皆樂與予談，因爲那時一班旅漢的官僚眼光均未出國門一步，對於世界各國的情形，一點也不曉得，予則與教會中西人往來者多，又因余多讀西書，故東西南北，四海九州，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這在那班面團團的朋友們看來，我實在了不得，故遇有國際問題發生，多就商於予。然而彼輩因謬於中國獨尊之見，總是「夜郎自大」，與之談瀛寰事，猶之乎同他們談西遊記，華胥國差不多，未嘗眞信也。」

淸廷派遣出洋學生，先生弟眉叔，以郎中派赴法國中國使館，學習洋務。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丁丑夏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云：「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

民國前三五年，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先生三十七歲。調任山東濰口機器局差事。

「談」云：「余紫垣先生很優禮予，且信任予，當他兼署山東巡撫後，便委予接任山東濰縣機械局的差事。當時這等局所都是紅候補道的美差，他們只要得了這種差事，便可賺一筆大錢。我卻是一個書獃子，方在強壯，滿心做事業，並且極力要好，但是也就馬上碰壁

山東機械局也是那時的新政之一，聽我差遣的人員不下一二十位候補官員，工人有二三百人，還有二百多名衛兵局長月薪五百元，這是那時山東候補道班的差事中最高的薪金，局長以下，依次遞減，但、薪水都比其他局所爲優。由此可見全局的開支是如何浩繁了。但說到牠的成績那眞令人好氣又好笑，氣要氣得你怒髮衝冠；笑要笑得你肚兒作痛！所謂機械局其實就是製造槍械火藥的工廠，試問牠每月造多少槍支呢？在余任事之前，十天只出一隻槍。牠造子彈火藥也都用的是土法，每月出品自然同樣有限。予任事之後，完全改用西法，製出火藥，要合三錢五分一斤，但是呈報到了戶部，戶部批駁了，說是照例，火藥每斤只費成本七厘，如何現在反要三錢五分一斤？不准。實則從前的用土法所造的火藥成本雖輕，然而牠的質卻較余用西法的出品差得遠，就是說，用西法所製出的火藥其爆炸力比用土法製的強得多。但是上行下的公事是沒有理可講的，怎麼辦呢？於是就不得不請教於戶部中的部員，適有戶部郎中楊谷山孝廉，是予長兄的朋友，我寫信去問他，他回信說道事容易，你把「斤」字改做「磅」字，重新呈報上來，我包你批准。余如法

炮製，果然，不久戶部回文到了，「准如所請，實報實銷，」你看！前頭三錢五分一斤（十六兩）說是太費了不准；後來三錢五分一磅（十二兩）倒准了。前清政府的官吏尤其是旗人中的官吏昏憒糊塗到如此地步，焉得而不亡！」

「集」云『相老人談：當時報告上峯，說火藥原料多少錢一斤；批下來說：這太貴了！於是只得想法再報告。一個幕友說改斤稱磅；能依樣行事，果然照准。你想：一斤多呢還是一磅多呢？磅是西名，所謂「洋務，」就含糊了事！相老人常勸後輩，不要徒慕虛榮，妄想升官發財！』

清廷收回上海英商所築吳淞鐵路毀之。

馬相伯述「六十年來之上海」云：『上海辦鐵路，大約在光緒初年（按：吳淞鐵路是中國第一條鐵路，光緒二年正式通車）首先造的是上海到吳淞的這一條，那時劉銘傳奏辦鐵路，那奏章還是吾做的。後來朝廷下諭說是火車行時，一路有颶風，西洋地廣人稀，還不礙事，在中國地狹人稠，沿鐵路五六十里的房屋，都可被火車風吹倒，所以沿鐵路五六

十里地方，都要歸入鐵路區域。後來德國人在山東造鐵路，藉口鐵路區域，竟將沿鐵路的礦山都佔據了。所以外國人侵佔中國人的權利，大半是由我們自己糊裏糊塗斷送的。」

「上海研究資料」云：『吳淞鐵路，由英商怡和洋行集資組織鐵路公司而修築的。路基動工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到一八七六年二月初旬（光緒二年正月初）鐵軌已鋪到徐氏花園附近。上海到江灣的一段，是在那年七月三日（閏五月十二日）正式通車。中國官廳因爲主權關係，本來早就向英方交涉收回，等到八月三日（六月十四日）火車在江灣北首往來試演，無端壓斃士兵一人，鄉民大恐，官廳方面也就再行積極力爭收回，終於雙方派員會議，於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初八日）在南京議明買斷，不過再准火車歸英商鐵路公司駛行一年，從一八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到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緒三年九月十五日）爲止。這條鐵路終於在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十月二十日（九月十四日）收回拆毀了。』

是年眉叔應試巴黎政治學院，獲得優獎。

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云：「四月以來政治學院工課甚緊，考期伊邇，無暇將日記續錄呈上。郭星使於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國書札，忠兼辦繙譯事務。繙譯事少，不致荒功，無負來歐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為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與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為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為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不患其衆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途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為各國外交，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覶覼而陳也。第五問為英美法三國政術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敝，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為普比瑞奧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為局外國，奧為新敗之後，措置庶務，孰為得失？第七問為各國吏治異同，

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遏其欲，罪名定於鄉閭，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爲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爲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後，多與當道相往還，而所最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與夫各國政事興替之由，各國欽尊如北斗。渠輩見忠考究西學，殷殷教誨，每每勸忠考取彼國功名。忠對以遠來學習，祇求其實，不務其名。勸者云：徒競其名而不務其實，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揚，則所學不彰，故華人與西人交涉時，時或被欺朦，非華人之智知才疏也，名不揚而學不彰，則不足以服之也。且辦交涉以文詞律例爲主，講富強以

算學格致爲本，中國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將來採鑛，釀酒，製機器，創鐵路，通電報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諸學，我國功名，皆以此爲宗，子欲務實，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學，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憚而不爲耶？忠以此說商之二監督，允其赴試。既應政治試畢，然後應文詞科。六月底試第一場，期二日，第一日以拉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拉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拉丁與法國著名詩文，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奬，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遍，謂日本波斯土爾其人負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而東土之人，獨未有考取文詞秀才者，有之則自忠始也。忠念些須微名而震驚若此，亦見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終考文詞秀才，第二場兼考格致秀才，來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舉科。」

民國前三四年，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三十九歲。交卸山東機械局差事，奉李鴻章命，調查山東礦務。

「談」云「余從山東濰縣機械局交卸以後，即離開那兒，後又奉李中堂之命，去那兒調查礦務。余告中堂山東無多礦產，何不到山西去調查？中堂慨然道：此非余權力所及，奈何！余遂往，勾留半年。余留山東前後計有三年之久。」

是年先生弟眉叔，仍留學巴黎，就中國情形，擬成出使學堂章程。

「適可齋記言」戊寅冬瑪賽復友人書云：「擬於上海設一學院，收錄身家清白聰俊子弟，凡五經四子書全畢，文理粗通者，以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二歲為限，收錄之日，試以策論，或與之名臣奏議一段，使演繹其旨，或從而駁辨之，以詞意清順文氣暢達為主。每歲錄取十名，以三年為限。第一年課以法國拉丁語言，第二年課以文義，第三年課以詞章，各有程限。正課之外，仍兼華文史鑑，不得偏廢，又時為講解外史，以及度數之學，格致之功，皆當領略一二，以為異日酬應之資。每年有考，劣者革出，優者方准進讀，三年後總考，選錄者咨送總署，或內留當差，或外放隨員，如是者，試用一年。此一年中每人仍自讀英文並法國律例摘要，以備後二年課讀之功。一年期滿，由所隨使臣出考語，送至巴黎使署學館內，做英人

在京都設立領事繙譯學館之意，學習二年。入館之初，先將每生試用一年中所課，略為考問，以覘其荒熟，荒則責令重學，熟則進以二年正課，此二年中所講者公法，律例，條約，理財，賦稅，以及各國交涉來往公牘，所課者法文與華文公牘，英普二國語言。二年期滿，乃彙考咨送總署，或內留為司官，外遣為三等參贊，如是首尾六年，所謂教導有方也，雖於西學至粗至淺而始基立矣。且其前之升用者，試以言，而後升之為二等頭等參贊，以及公使之類，則試以事。夫自為學生以至為參贊，歷六年之久，其人之才品亦既昭著，而三年文字約以學規，以閑其心志，一年試用，寬其約束以觀其自守，且三年文字之後，復令閑養一年，使凡年少氣盛狂傲不羈之習，藉使館之差委，以銷磨變化之，而後二年之功，專習西學，寬立期限，嚴督課程，得以虛心下氣，成就可造之品，而免濫用之弊。夫歲選十人，以習文字，更閱六年而方能造就，不過什之三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風氣開而士習變，不但使署無才難之歎，且先以正業羣經，加之時習孔教根本，體立實行，日後或可內調以贊國政，未必不出乎此，此即所謂姑即其不必先行者，而設一可以先行之法，計似無便於此也。至兩處學館費用，

不妨由各使館嚴覈俸用之人之薪俸以濟之，是則國家無費財而有實用，樹人之功，卽在十年以後，亦何憚而不爲哉。」

于右任生。

民國前三三年，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先生四十歲。

眉叔著「鐵道論」「借債以開鐵道說。」

是年日本倂吞琉球。

陳博文「中日外交史」云「琉球羣島，介乎日本與台灣之間，在福建正東一千七百里之地，本附屬於中國。爲明洪武時，琉球國王察度嘗入貢稱臣；太祖加以優禮，册爲藩王。自琉球臣服中國以後，倚仗大國聲威，對於北鄰日本，意多輕視，遂啓日人仇恨之心。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日本侵琉球，隸琉球於薩摩藩。及中英鴉片戰爭之後，西洋諸國，皆認琉球爲獨立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琉球人民六十六人航海遇颶風，漂流至台灣，其中五十四人爲生番牡丹族所掠殺。翌年，日廷一方先向琉球行果決處分，以琉球爲

藩，同時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歸日本，一方決向台灣出兵，征討生番。其時日本持侵略主義，不僅欲收琉球，且欲奪台灣生番地爲己國屬地。恐中國有阻礙，於同治十二年二月種臣奉全權大使命來中國。三月至天津，會李鴻章。四月至北京，向總理衙門提出琉民被害事件。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不明外交，答以『琉球係我屬國，其民被害，毋勞貴國干涉；且台灣生番地，政教不及，其殺人刼掠，與我國政府無關。』此種答覆，顯係自棄主權，貽人以口實。副島稱臣歸國之後，直報告生番非中國版圖，日本遂起侵台灣之師。同治十三年三月（明治七年四月）日本政府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台灣事務都督，率海陸軍逕向台灣。事急，清政府派沈葆楨爲欽差大臣率精兵萬人以入台。駐京英使恐中日開戰，有妨礙其遠東商務，出而調停，遂締結中日和約。其第一條爲「日本此次征台灣，係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爲不是。」此款，即我國以琉球爲日本版圖之默認證據也。日本奪台灣生番領域之志雖不得達，而我國已依此曖昧條文斷送琉球矣。光緒五年（明治十二年，即西紀一八七九年）日本廢琉球藩爲冲繩縣，使藩王上京，另設縣知事統治之，於是琉球

遂亡」

民國前二三年，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四十一歲。

清廷遣曾紀澤往俄索還伊犂，

「俄爭伊犂記」云：『俄自大彼得以來，累世相傳，無一不以擴張國勢為宗旨。俄土兩次戰爭後，俄不得逞志於歐洲，遂轉而為侵略亞洲之政策。其與清廷訂約者，曰尼布楚條約。此猶限於興安嶺之界。曰愛琿條約，已侵入黑龍江以北矣。曰北京條約，竟盡佔黑龍江之形勢，於是乎進窺我邊境，新疆天山以北曰伊犂，與俄之中亞細亞諸部毗連。回民白彥虎倡亂之時，俄遂乘機掠其地。伊犂之亂方酣，俄商適有被害者，俄乃甘言告清廷曰：回民暴動，殺害商民，恐傷兩國友愛之誼，俄為保護商民起見，不得不設重兵以鎮壓之，旋命哈夫士克將軍抵伊犂，各路士民，漸入牢籠而往歸之。俄既占據伊犂，欲為久假不歸之計。同治七年左宗棠率湘淮勁卒，勘定陝甘，乘勝出關，乃創規復伊犂之議，促駐劄邊境之俄官，將伊犂交還，歷久而不能決。清廷於光緒五年，遣崇厚使俄會議於拉哇基。崇厚為俄使所脅，

允割伊犁南境之天嗜須河流域歸俄，且償軍費五百萬盧布。左公震怒，曾同廷臣交章論劾，乃立逮崇厚治罪，改派曾紀澤爲全權大臣，赴俄廷再議。是時俄人增兵伊犁，以爲要挾。李鴻章力主割地，曾氏意見，則與李氏大相反背，逆揣俄人之必不出於戰，堅執索還伊犁之說。左公亦日治戰備，扼住俄艦之東下。英相格蘭斯敦，勸清庭議和，清庭允其請，以九百萬盧布贖還伊犁。新疆既告全復，乃改建行省。以迪化爲省會，今新疆地方之制，即始於當時所規定。」

民國前三一年，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先生四十二歲。隨黎庶昌赴日本任東京中國使館參贊。

「集」云：「余始至日本時，在光緒初年，貴州黎庶昌蒓齋受命任日本公使，金石地理學家楊守敬（惺吾）亦隨節東渡，余實從之。」

「語」云：「當初吾在日本做公使館參贊的時候，是在黎蒓齋公使任內。黎蒓齋在未做公使之前曾上萬言書，到軍機衙門，軍機衙門就發給曾國藩隨營調用，誰知黎蒓齋見了

曾國藩，曾就吩咐他讀讀史記，於是黎蒓齋隨着讀史記，一讀就讀了十幾年，這也算是一件笑話。」

「清史稿」黎庶昌傳云：「黎庶昌，字蒓齋，貴州遵義人，少嗜讀，初從鄭珍游，講求經世學。同治初元星變，應詔上書，論時政，條舉利病甚悉，以廩貢生授知縣，交曾國藩差敍。曾國藩素重鄭氏，接庶昌延入幕，歷署吳江青浦諸邑，兩筦榷關，稅驟進。光緒二年郭嵩燾出使英國，調充參贊，歷比瑞葡奧諸邦，著書以攝所聞見，成「西洋雜誌」晉道員。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値議琉球案及華商雜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堅，庶昌翻復辨論，卒如所議。明年日本將襲朝鮮，庶昌電請速出援師，爲先發制人計，師至，日艦知有備還，言歸於好。中國古籍經戎燼後多散佚，日落族弆藏富，庶昌擇其足翼經史者，刊古逸叢書二十六種。中法易約，條例七事進。尋遭憂歸，服闋仍故官。十七年除川東道。川俗故閉塞，既莅事，設學堂，倡實業，建病院，帑武恤商，百廢俱舉。中東事起，庶昌謂日本蓄謀久矣，朝鮮猶其外府也，戰固難勝，讓亦啓侮，迺倡布告列邦，以維持屬國，願東渡排難，當事者弗納。及戰事殷，財絀，庶昌

首賕萬金，請按職列等差，亦不報。二十一年詔陞見，駐渝法領事聞其將去，留辦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遭疾遂去官，未幾卒，川東民建祠渝郡祀之。」

先生與日本維新要人伊藤博文大隈伯等，往還酬酢。大隈伯嘗邀先生演說，以光喻國際文化之融會，並暗示宗教爲人類之眞光，人類盡人道，可達世界大同。

「集」云：「我光緒初，東渡日本，充我使館參贊時，伊藤博文等，供職外務省，尙爲主事；後來以大陸政策爲進身，晉封公爵，做了高麗太上皇帝（卽所謂統監）曾幾何時，被刺卽逝！唉！「率土地而食人肉，」逆天不祥！」

「集」云：「日本維新要人，有一次開很盛大的國際性質的集會，大隈伯再三請我說一席話，情不可卻，便這般講：「人類文化，互相融會，無分國界，好像是光。用比喻說，一燈光一燭光同時點着，同時放光，放在一塊；大家可以考究一下，彼此互映的現象，祇覺得大小強弱不同，竟無法劃分光明的界限。更進一層，人生來是萬物之靈，卽如太陽，也比人低：我認識太陽，太陽何嘗能認識我呢？因此人類盡人道，可遂到世界大同！」大隈伯一輩的人，想

總能聽而不能懂！記得我還對大隈伯等講過：「光上更有光，太陽光照着燈燭光，燈燭光是發黑的！」現在拿眞實的人道主義，來排斥虛僞的侵略口實作踰超人本性之上，倘有眞光，普照人類！救世主曰：「倘有片時，光與爾俱，宜乘有光而行履，毋令昏暗之乘爾也；履蹈於昏暗者，勿知攸往，倘及爾有光之頃，信向夫光，俾得爲光明子焉！」諸君，光明究竟是什麼？難道我們長此以往，在黑暗中來爭鬬麼？」

「談」云：「日本的維新諸氏，如大隈伯比我要晚出世，我在日本，他請我講演。」

先生考察日本民俗，謂日本婦女重迷信。

「集」云：「我初到日本，日本人看支那人不曉得這樣高尚，連我國會館，那時都交了好運！日本婦女有生病的，許下心願，病好以後，獻身於中華會館。我親自瞥見有日本婦女進會館來跪地額手，就是完他病的心願，眞是用十二分誠敬的態度！想起那事眞可笑。」

「談」云：「東方某國女子社交公開，與外人發生關係，視爲常事。當我在東時，有一個法國朋友，他是法國駐某國大使館的參贊，曾經告訴我，彼地的女子最好交際，任何女子只

要我看中了意，沒有不是探囊取物似地，從心所欲。但是我曾戀愛一個廣東女子，用了三年工夫，竟然不曾到手，任你送她什麼東西，都不能打動她的心！這一層我們中國人也足自豪！」

是年春，先生弟眉叔往來津沽，勘旅順口，相地形，察礮壘，視淘金，覰採煤。

馬建忠「勘旅順記」云：「光緒七年辛巳春，余于役津沽，三月二十六日在天津新關德璀琳言，漢納根明晨乘鎮海往旅順口，七八日回津，旅順口新築礮壘，日後挑淤浚口，建設船隖，為遼海之關鍵，亦為北洋水師之總匯。余亟欲往觀，一相地形，他日有議及興工者，或可稍參末議，不致郢書燕說。三月二十八日晨六點一刻，舟抵旅順口外。大沽距旅順口一百七十邁，合五百一十里，舟行十八點三刻，緣霧綴輪者數刻。海口向南，其門兩山對峙，右雞冠山高十六丈而西陁，左黃金山高四十丈，新壘踞其巔，工匠見輪舟至緣脊瞭望，望者列螺，兩山皆童峯，牙矗立七點，入口口深二丈至三丈有差，內橫亙淺沙，深丈二尺，復進水深處正對白玉山下椗，山麓有舊壘遺址，偕漢納根陟黃金山，躋巔四眺，則口內外之形勢，

口左右前後之羣山畢呈目前，若掌上觀也。東西淺沙浮嶼，若隱若現，口內潮涸，左臂之灣橢形，浮鷺成羣，啄食其上，右臂之灣，如半月形，綠波微縐，中界一泓，水色較碧如著色圖翠然可別者，灣中之深水也。余問濮納根曰，敵艦來攻，壘礮及遠幾遠幾何。曰，擬置二十四商的後膛礮於壘角，可左右前三向四邁而遙，使重建一壘，枕雞冠山麓爲犄角，則敵艦入口，左右壘礮可交攻焉。再於白玉山舊壘，排列巨礮。適當口門，敵艦斷難飛越，如敵艦或乘黑夜來襲，則如之何。曰，是宜置電燈以燭之。曰，口之左右灣嶼櫛比，設使敵人艤舟他灣暗渡以襲我後，則如之何。曰，口內防禦既備，黃金山之礮可反顧。因觀其砲壘之圖，爲五角暗壘之式，所置大砲二尊，外向左右旋施，位置得所。……聞其近地有以淘金爲業者，因呼一鄉人導往，見高崗平地，土堆纍纍如蟻垤，導者曰，此金沙也，遍山皆是。問曰，日淘幾何，曰，無多，強度日耳。數年前有拾十數兩重一塊者已改業他徙矣。今則夏間於老鐵山石焦下水底取沙往往有拾至五六兩一塊者，然或逐波臣，或葬魚腹，利雖大，命爲重也。至視淘金之所，則蓄澗水爲小池，旁堆沙石，一人持鐵鏟，一人持木瓢，鏟者鏟沙於瓢，持瓢者篩諸水中，浮

去其麤者而存其細者，淘一日，約得金四五分，此法桔槔之不若漏金多矣。因向淘者購取三四枚有黃豆若者，而淘者云，猶有蠶豆若者，此蓋所謂豆金，非沙中之屑金也。誠得參用西人淘洗之法，獲可倍蓰。於是遍跡沙石，見其現於地面者，周圍六七里，皆此礦沙，則其深入地脈者，詎可限量。再開濱納根曾言老鐵山旁產煤。復行四五里許，越二嶺，至一濱海龍王廟，嶺生屑紙石，是爲煤苗，至其腰，見煤頂黑石一堆，乃出自井中者，作工二十餘人，鋸木支井，井側深僅四丈餘。興工纔五旬日，煤層見矣。此煤可煉鐵，可燒炭，是硬煤也。』

是年夏，眉叔奉李鴻章命往南洋訪辦鴉片事件。

馬相伯述「六十年來之上海」云：『說起鴉片，光緒初年也曾開始禁過。當時李鴻章派吾弟眉叔到印度去交涉，印度政府答應每年遞減出口。中國每年增加稅則，規定鴉片都運給官賣。後來中國嫌官賣不好意思，就轉海關洋人代辦，結果祇實行半年，就無形停止。原因英國派人到中國來調查，說是中國自己沒有滅種啊！總之，中國人明明理直氣壯的事，一到後來，終是烟消雲散，毫無結果。』馬建忠「南行記」云：『光緒辛巳六月二十三

日，奉合肥傅相面諭，訪辦鴉片事件，遂有南洋之行。七月初七日抵香港，卽將傅相致香港撫軍函投遞，外附洋文一械。洋文械傅相囑我代擬，略云：邇者鴉片一節，本國反覆籌思，迄無良法以期辦理之盡善，本大臣前次在烟臺訂約。於鴉片增稅一款，尤懃懃焉。乃荏苒五年，未曾踐約，是所望於貴大臣之良謀碩畫者也。本大臣亟欲考究其底蘊，特遣馬道建忠至港，將由此而西貢，而新加坡，而加爾古答，惟求訪問得實，行蹤均屬未定，至本大臣之意，馬道知之甚明，亦將直陳於貴大臣之前，望貴大臣深信勿疑。如馬道前往印度，尙祈函致該處制軍爲之介紹。閏七月十四日謁見（印度黎）制軍，談鴉片事，余第綜其大綱，至其詳則須與戶部細談，問答甚長，另詳節略。」

「淸史稿馬建忠傳」云：『光緒七年（李）鴻章遣建忠赴南洋，與英人議鴉片專售，建忠以鴉片流毒，中外騰謗，當寓禁於征，不可專重稅收，時英人持正義者，亦以強開煙禁，實其政府引以爲恥，聞建忠言，雖未能遽許，皆稱其公。』

先生任東京中國使館參贊，不久改任神戶中國領事，約半載。秋季回國。

「談」云：「光緒七八年間，因大家兄（建勳）病，回國，到南京。適李中堂輪泊金陵，友人慫余往謁，時爲七八月之交。余着紗馬掛，紗袍見中堂。中堂一見之後，便命余隨往天津。余一身之外，無一物，隨侍中堂作長談。中堂面艙門而坐，余則背艙門而坐。船出吳淞口時，皓月當空，涼風颯颯，已是深秋氣候。中堂御棉綢短襖，而余則單紗被體，寒氣砭人肌骨，然而余時作客，不便多言，只得勉強維持。中堂初不留意，後忽然看我獨穿單衣，回顧自己，猛可地道「來人！快開余衣箱，檢兩件衣服給馬先生穿！」其待人之不居常禮，而寒煖與共如此！」

是年冬，上海天津設立電報。眉叔條陳電報章程。

「述」云：『上海電報之設，最初由其昌洋行經辦，從金利源棧房到英租界，一路均立電桿。那時吾弟眉叔條呈電報章程，招股辦理。盛杏孫做總辦。開辦費由國家認，電桿費由招商局認。盛杏孫自己所認股子，都是口頭上說的乾股；所以盛杏孫發財，其所得大半得諸於公，還不算得諸於民。說起電報，就想到電桿，電報局的職員可以借立電桿的名目來做

發財的方法。當時人民都很迷信，以爲門口立了電桿就要壞人家風水。於是電報局裏的人有意在百姓人家的門口立電桿，百姓有的討厭，有的怕壞風水，就不得不向電報局疏通說情，於是局裏的人和百姓討價還價，賄賂公行，這就是當時百姓怨恨招商局的根源啊。」

民國前三〇年，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先生四十三歲。奉李鴻章命，赴高麗襄助改革新政，編練新軍，整理外交，國王待以師傅之禮。

「談」云：「到天津後，適高麗政府問中堂請派三舍弟建忠往韓，襄助辦理該國新政事宜，中堂方需三弟甚殷，不能放他去，遂命余前往。高麗政府亦曉得我，表示歡迎，余遂乘丁雨亭（汝昌）兵艦赴高麗。原來高麗政府分兩派：一派以大院君爲領袖，反華親日；一派以閔妃爲之魁，反日親華。余到韓後，首請彼政府編練新軍，改用西洋操法，請先以千人試辦，不到一月居然步法整齊，軍容甚盛。次則整理他們的外交，從來西方人士對待中韓政府外交官吏，傲然自大，一點禮貌也沒有，余則先就學問知識方面折其氣，並暗示彼等看

等勿傲然視中國人士；君等所能，吾亦能之；君等所知，吾亦知之。然後居之以禮貌，繩之以法律，不久，他們使彬彬有禮。但高麗政府暮氣已深，余雖拚命地賣氣力，他們始終口是心非，敷衍搪塞。舉凡我所條陳應革事宜，開頭時，他們莫不一口應承，即時興辦；然而過了兩天再去問他，則又喃喃然答道：容再商量！於是百般計畫，都消歸於無何有之鄉了！」

「錄」云：『予在高麗時，國王待以師傅之禮，襄助辦理改革新政事宜，李合肥意也。』『予在高麗，國王與予甚洽，予勸其興學治兵，使人民習知外事，可爲中國之屏障，拱衛上京。』

三月高麗與美國立約通商，先生之弟眉叔，偕水師提督，至高麗蒞盟。

馬建忠「東行初錄」云：『光緒八年壬午春三月，我東方屬土朝鮮國始與阿美利加合衆國立約通商。其國之政府以不諳外交，願得中國大員蒞盟。於是合肥傅相請於朝，以建忠行。北洋水師統領丁禹亭軍門因巡洋之役，率兵艦三艘，曰威遠，曰揚威，曰鎮海，將偕至煙臺，會同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駛赴朝鮮議約。』

六月高麗發生政變，眉叔偕丁汝昌率水師往平亂，執大院君歸。

陳博文「中日外交史」云：『朝鮮之臣屬於中國，歷史甚久。同治初年，朝鮮王李熙即位，其父李昰應當國，號大院君。大院君因王妃閔氏有幹才，握政權，大院君欲排黜閔氏。光緒八年大院君以鎮兵突入王宮，欲殺閔妃；未獲，遂襲日使館，殺兵官數人。中國遣道員馬建忠，水師提督丁汝昌率兵至朝鮮，執大院君歸。』

「談」云：『朝鮮大院君的變故，是在光緒八年。那時候張振軒（樹聲）代李文忠做直隸總督，派眉叔偕丁雨亭去，相機觀變。大院君李昰應，是鮮王的本生父，黨於日本，而鮮王的妃閔氏，傾向中國，國內遂分了兩派，二人彷彿做兩派的黨魁。亂事發於那年六月初九，亂黨圍日本使館，打死日僑若干人，傷若干人。日使花房義質逃仁川回國。到了六月十七八日間，日本派海兵七百多人，陸兵七百人，由外務卿井上馨帶往朝鮮，黎蒓齋急電報告中國，張振軒商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慮日本派兵平亂居功，且干預國政，既急派吾弟和丁雨亭去，相機行事，又以訪聞道次亂事，大院君李昰應實為禍首，難保不在此時還在暗

中主持布置，此人不去，後患無底，必須有相當兵力，始易調停就範，乃調駐紮登州的淮軍慶營統領吳筱軒提督（長慶）就近趕去。吾弟眉叔和丁雨亭以六月二十七日抵朝鮮，日本使臣，直隸總督，總理衙門電報往來商量這事根本解決方法，既定議，通知眉叔雨亭，出其不意將大院君執送登瀛洲兵船，解來中國，於七月二十日抵天津，從此把亂根拔去了，從亂爭初起到完全解決，前後不過四十天，總算一樁很痛快的事。』

高麗內亂既平，淸廷遣吳長慶久駐高麗。袁世凱在吳部下任分統，曾以讒言謗先生於吳，誣以莫須有事。事既白，先生一笑置之。

「談」云『袁世凱是中日戰爭中的重要脚色，也是余在高麗時與之極有關係的人。袁世凱到高麗時，年紀還輕，大約只得十九歲的光景，在中國軍隊駐紮高麗的總統吳小軒（長慶）之下當一個小分統，余在高麗任改革彼邦政治襄助事宜，與吳總統開誠相助，關係極密。而吳又與家兄（建勳）爲把兄弟，故視余爲兄弟行，呼余爲「老二」。而以老大哥自居，故袁對余甚恭謹。但余對袁凡百處之以公正的態度，袁往往以私相干，余不能

盡如其願，故毀余於吳，說余常挾妓飲酒，在公署中帶着妓女睏覺，官方不檢，吳小軒人甚正派，且平生不二色，所以最討厭這種事情。袁的讒言，吳雖不完全相信，然心中終有些懷疑，且他又待余甚厚，必須將此事調查清楚，弄個水落石出。一日清早，（大約四點多鐘）余方在酣睡，小軒忽一人跑到余的辦事處，直入臥室。余一榻獨眠，相見甚歡。余問彼：何如是之早？彼含糊應之，未嘗明言所以。余問彼：用過早點否？彼答道：不曾。余又曰：余命廚房預備一點咖啡麵包做兄早餐。彼道：不必。遂命余陪彼到余辦事處中各房參觀一過，匆匆而去。余當時茫然，後來才曉得是這末一回事：余莞爾笑道：不但在余房中找不到女子，連一隻繡鞋兒也找不到！然而余對袁並未嘗有所嫌怨，因為余那時氣概方盛，自持甚厚，不把此種事放在心裏。」

「錄」云：「袁世凱毀余於吳，謂予在公署，攜帶妓女，有玷官方。小軒最重官紀，一日清晨四時餘，余方酣睡，小軒排闥而入，見予一人獨臥，相見甚歡。余問彼來何以如是之早，吳含糊答之，後乃知其究竟。余笑曰：某房中連女子照片並無一張，不但無真女人，且無假女

人。」

蔡錫生。（民國五年卒）

民國前二九年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先生四十四歲。仍留高麗，贊助新政，會覲見閔妃，建議派遣太子留學歐美事宜，後未果行。

「經」云『吾留朝鮮，有一年多。』

「談」云『當我在高麗任指導改革新政事時，常有機會覲見閔妃。就容貌說，她實在是我有生以來所見的第一個美人。她的身材適中，臉兒作鴨蛋形，鼻兒高高的，皮膚非常潔白勻潤，烏黑的頭髮，態度也非常嫻雅莊靜。有一次他「托孤」於我，我們曾做過一度很詳盡很有關係的談話。她問我怎樣才可把她的太子教養成人，擔當國家重任，不致為強鄰所吞噬。我對她說：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到外國去留學，一來因為日本一旦進兵高麗，中國若果不能抵禦，太子必為階下囚無疑。二來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東洋諸國也不復能閉關自守，若要對付四鄰，必須有國際的眼光，豐富的知識，敏幹的才能，這三者都非到歐

美去鍛鍊一番不可，我說這一番話時，閔妃非常贊成，但是高麗的宮庭，也和我們前清一樣，暮氣已深，因循苟安。你無論對他建什麽議，他們答應得都好；但是任他答應得怎樣好，總歸是一事不做，過了幾天，你再問他，他又很囁嚅地說：容我們再商量，再商量！高麗的國命就送在這個「再商量」三字中！還有一件事也是高麗宮庭的致命傷，就是泥古不化的習氣，他們以爲祖宗成法不可變，若果有人勸他們改變祖宗的成法，他們嘴裏縱或不說是離經畔道，心裏也必以爲是非聖無法的勾當，沒有勇氣幹，於是朝野上下就養成一種泄泄沓沓的風景，又碰到他們的宗主國的中國，和他們一樣地不爭氣。」

先生觀察高麗社會風俗，見其制度守舊，積習難除，知不可爲。卽回天津述職，不願再去。

「經」云：『朝鮮的政治風俗，照當時所見的情形，講給你們聽聽。朝鮮人民，分三個階級，一貴族，二胥吏，三平民。這三個階級，絕對的不平等。吾且不說貴族，單說胥吏，有一次，吾親見一書辦，從平地走上階沿，須六七個僕役前後左右，攙扶而上，一舉一動都得有人在旁邊服侍，一個書辦的身分，尚且如此，他們的貴族，自然可想而知了。至於平民呢，家宅前面，

不許有階沿。屋梁須作斜勢，不許平正。平民都是白衣。他們穿白衣，不是尙白，乃是賤顯白色。平民的白衣，是不許不穿的。所以平民叫做白衣人，白衣人不許應考。還有奴僕穿靑衣，妓女穿粲色衣，都有嚴格的限制，一定的服色。他們也是席地而坐的。坐的時候，把兩脚屈在下面，叫做平坐。把兩脚伸而向上微曲，就叫做箕踞，在平常是很不恭敬的，可是主人身分，就是這樣平坐時，把身伸直起來，就是長跪，不比吾們站在地上下跪磕頭，都是十二分吃力的。」

「談」云：「余默察高麗社會的等級制度太嚴，如全社會分三等：貴族，士大夫，民。平民不得與貴族士大夫齒，雖位至將相，見了貴族或士大夫，還必定要磕頭行禮。此種腐敗情形，簡直和中國一樣，故余常言：中國者放大之高麗；而高麗即具體而微之中國也。因是我就回天津見李中堂，報告一切，並陳明不願再去。中堂問：何以故？余勸中堂對高麗應早決定政策；或聽其自主，中國脫離關係；或實行干涉，派幹練欽差大員，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導，高麗始有挽救的希望。中堂道：大淸國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壽命，何況高麗？當下有

不勝其太息者，然而中堂之言却果然應驗了!」

先生薦袁世凱爲駐高麗商務委員。

「談」云：『余要回天津時，袁世凱幼年在家遭了訟案，往依吳小軒。吳與袁氏先人本爲世好，遂收納之。時吳爲高麗欽差，彼隨從至高麗，因緣際會，得由末僚而知府而道員，一來見余，求余替他在中堂處說好話，保薦他爲駐韓商務委員，余應之。見中堂提及此事。中堂道：這個年輕孩子，如何可當此任？余因知高麗之事已無可爲，而一時又無相當人才，遂將此事陳之中堂，中堂遂允所請，而袁氏遂彈冠相慶矣。世人有責袁實係敗壞中韓關係與引起中日戰爭的罪魁，言之固未免誇大，然而袁之作官心切，對於國家本無忠誠，惡惡而不能去余亦不能辭其咎。」

先生回國後，又目睹清廷之腐敗，絕意仕進。從事科學研究，譯著書籍。

「談」云：『我從高麗回國後，就跑去見李中堂，請他即早決定對韓政策：讓他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或則積極整頓，有力指導。中堂說話固然不錯，但是你自己去對總理衙門說

去，我包你碰大釘子！意在言外，就是說，他們如何能理解這些政策！我看了中堂這樣的擺與，我自然也就不多說了。從此以後，我便感覺到清政府的壽命已不能長久，旗人的腦滿腸肥，已萬不足與有爲，於是就決計擺脫官場。這裏我要插敍我親身閱歷的兩件故事。高麗朝貢中國的使臣趙某告訴我說：高麗每年朝貢中國，照例進貢高麗參一千斤，白銀三千兩。使者到了北京，並看不見清朝皇帝的面，所謂朝見，只是使臣到了宮內門附近，望着理藩院牆壁叩頭請安而退。趙某爲高麗極有遠識與才幹的近臣，身受此種待遇，如何能有好感，而滿清夜郎自大，至死不悟，這是一件。（劉成禺記「相老人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云：「中國與朝鮮感情之惡，發源於高麗使臣入貢北京，在理藩院謝恩一事。當時理藩院管理外藩，對安南朝鮮，禮遇最下。理藩院皆滿洲漢軍蒙古人充司官，入使者餽獻不豐，異常撓阻。朝鮮貢使金某未諳院例，在理藩院謝恩時，設香案於大門之外，照牆以內，貢使向門內行三跪九叩首禮，清制也。而理藩院人員，故置便桶於八字牆邊，使貢使對便桶行禮以辱之。西人觀者，舉相譁笑。金使引爲奇恥，歸國訴於國王，於是朝鮮傾向日本之計

遂定」一）第二件是清皇室貴族之逸樂怠傲，無所不用其極。旗人上自王公，下至士大夫，終日無所事事，甚至在戲院中過生活。光緒皇帝的父親是一個代表，他常在戲院聽戲，大腿蹺到二腿上，閉着眼睛，一手敲着大腿，拍着板兒。跟着戲台上哼個不歇！所以他們的知識都是從戲台得來的！慈禧太后誇獎她的最得意的勇將道：你是我的黃天霸！你想可笑不可笑！我看到這兒，更把從政的心事打消得乾淨，又重新過我的書生生活。繼續研究數學，翻了一部數學書，又翻了一部西人優待海船水手的習慣法的書。』

民國前二八年，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先生四十五歲。法軍佔安南，中法戰爭起。

「談」云：『安南這一大塊土地，是我們曾湘鄉相國曾侯相國藩的兒子曾小侯劼剛送掉的。後來有人責備李傅相，那實在寃枉。原來當安南人民殺了幾個法國教士，法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懲辦兇手，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等事件發生。當其時各國事務衙門把這種交涉命曾劼剛與法國政府折衝，因爲曾出使英法，清廷頗爲倚重，但曾氏始而把這種事情視若無足重輕的，對外人表示中國政府不顧顧問，由他們自己去處理的態度。於是

法國始藉口進兵。然而法國進兵的當初目的也只在佔領越南的東京，所以佔了東京以後，便停兵不進。但是我們這位小侯爺却以爲法國人膽怯不敢進兵，於是便一變從前不聞不問的面目，奏呈淸廷，主張與法人開戰，戰端一開，遂把整個的越南送給法國人。我並不是不贊成抵抗外侮，而是說中國的外交總是始而懵然於事勢之眞象，一邊敷衍，一邊放棄，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無切實準備，到了以後，又倉卒言戰，僥幸一時，怎樣不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眉叔時任招商局總辦，先生奉李鴻章命，襄助調查各地分局賬目。

「談」云：「李中堂時銳意舉辦新政，招商局辦理有年，然成效甚少，每年需要政府補助經費至八十萬兩之巨。於是中堂一面任余三弟建忠爲招商局總理，一面要澈底明白該局在全國究有幾多財產，因三弟任中堂左右，一時不能離，遂命我赴各處調查，從天津、漢口、上海、煙台、廈門直到廣州，我都細細的把牠調查了一番。原來前淸政府無論辦什麼事情都是上下相蒙，報銷總是以少報多，招商局在各商埠的地皮是牠的一部分大財產，然

而實價一則報告總要加十倍，我到各處把牠清理出來，並照當時實價估定數目，又按照商業發展地價增貴，預計其增加的數目，一方面又計算該局每年經費若干，該局一切財產及營業收入若干，兩項相抵，每年盈虧若干，照此情形下去，再有若干年，便足自給，再過一步，便可獲利，均一一列表陳明，中堂一見便瞭然於心。不過當時總理衙門對於李傅相之一切行動都要加以干涉，即招商局興革事宜，也要得其批准後，才可施行；而且必須行賄，才不致橫生枝節，中堂還有書獃子習氣，不肯行賄，然當時之天津海關道却背着他代爲送人情給總理衙門及各重要中樞！」

「經」云：「說起招商局，最初，記不清楚年代了，滬上有朱氏弟兄三人，他們有三艘船，那些船叫方艄，綱艄，原本是飄洋的漁船，有五六道篷，那時李鴻章鼓吹商人辦航業，於是將給朱氏弟兄的船運糧米的權，後來生意漸漸好，便擴充設做股份公司招股，租些火輪船用，再賺，於是第一次買了高昇等幾隻船，專走長江，那高昇還不過八百噸的重量。後來得了政府的協助，便更興旺起來，於是又把美國旗昌洋行的六七艘貨輪，就統買了，從此招商局

便有了官商合辦性質。招商局興旺了，好些地方都有分局。後來我弟弟老三（即馬建忠）做總辦，剛遇着安南之役，法國兵船封鎖了長江口，招商局的船便走不通，因此和其昌洋行商量，掛了美國旗，纔好走。但因此謠言便起，說老三把招商局賣給了其昌。而當老三接辦招商局之初，外表雖說興盛，而內部很壞。虧空了不少，爲此當時政府便着我到廣東的招商分局查賬去。」

「逃」云：『大約光緒九年的時候，因爲安南的事情，引起了中法的戰爭（按中法戰爭發生於光緒十年）諒山之役，事前李鴻章得了信，曉得法國兵船要封鎖長江，使招商局的船沒法通過，所以就和我們老三眉叔商量，那時眉叔是招商局的總辦，他奉了李鴻章的命，去和其昌洋行商量。其昌洋行的美國人是和老三是朋友，所以肯答應他掛美國旗。那時外邊謠言都說招商局已經出賣給美國人。其實這是李鴻章的急智。當時寫了兩張合同，一張是明的，一張是暗的，明合同說是出賣，暗合同說是請求懸旗。合同簽後三天就開戰，招商局的船掛了美國旗，終算可以自由，那時中國的海防一些都沒有，直到大綱臨

頭還要臨時求掛外國旗來保護自己，這是多麼可恥的事。」

先生代表招商局往天津向李鴻章報告出押與美國其昌洋行之眞相。

「談」云：『當中法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我家三弟建忠與其昌洋行商妥，把招商局以前舊有的輪船全部押給其昌洋行，掛美國國旗，但並沒有向他要押費，李中堂在天津聽說，我們把招商局輪船押給其昌洋行了，莫名其妙，打電報來叫老三去，老三不能分身，遂叫我到天津去告訴李中堂，爲什麼要押船的理由，中堂這才放心。因爲我們曉得中法一開戰，中國的海軍不穀保護我們的商船，不得已用假抵押給外國人的法子，免被法國船捕獲去做戰利品。至於我們爲什麼把船押給美國洋行呢？那是因爲要押東西給別的國家，至少非六個月以後，才能生效，美國洋行則不然，只要談判一經妥貼，簽了字便能馬上生效，就是說，他馬上對於所押的財產加以保護。』

民國前二七年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先生四十六歲。

中法戰爭，淸軍失敗，與法議和，訂越南新約十條。孫中山先生入廣州博濟醫學校習醫。

先生調查招商局時，奉命南下，經廈門，汕頭，香港，而至廣州。經香港時，見其地商業繁盛，建議粵督，將九龍闢爲商埠，未得採納。

「經」云：「我到廣州，大約是光緒十一二年間的事吧，記不清楚了。總之是張香濤督粵的時候，我去時坐的是提督丁汝昌的船，因爲他們剛剛南行遊弋，大家同道的原故；先到廈門，停了四天，再到汕頭，又停了幾時，然後再到香港去。那時香港已經有好些中國人，他們自稱是廣東人而不稱香港人，因爲香港人是稱那些雜種人的。港中的房屋，除平地的外，三分一的山邊也蓋了不少。商業上最大的是一家豆腐公司，聽說有十八艘火輪船專走牛莊運豆來，做豆腐衣；晒乾了賣到南洋去。我彷彿還記得曾見好些工人在把豆腐衣入箱裝釘哩。」

「談」云：「我因調查招商局事宜到廣東，看見香港給英國人佔了去後，商業發達，不但廣東的商業被牠奪了去，即英人以外之外國商人也都受牠的壓迫，引以爲苦。我上了一個條陳給兩廣總督；把香港對過的九龍闢爲商埠，建築市場，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貿易，修

一鐵路直達廣州。外國人士也皆贊成我這種計劃。但當時兩廣總督張香濤，我和他不認識只得把這個條陳托他一個同鄉送給他他看了道：滿好滿好！但是把牠束之高閣。我直等了他三個月沒有消息。』」

先生留粵四月，調查招商分局帳目，遊覽廣州名勝。

「經」云：『到粵時是七八月，招商分局雖在黃埔，而我還住在城裏；至於城裏甚麼地方，我忘記了。在廣州差不多四個月，我的生活可以說內外兩方面；內的就是住在寓所做那調查帳目的工作，有時也許做做詩，外的就是到那些名勝地方遊覽和那些無聊的應酬。最可恨的雖說有這麼長期間留住着，但當地的風物究竟不能領略多少，因爲我每次出門都坐着轎子，而且和官紳同伴，那轎子四個人抬着，前後左右都用油布遮蔽，只剩左右兩邊的兩個小窗簾，看不出甚麼來，況且四個人扣着跑是多麼輕快，到了目的地纔能重見天日，然而還只是目的地的內部景色罷了。所謂應酬的地方，大多數是泊在珠江兩岸的畫舫，廣東叫做紫洞艇，這種紫洞艇比那秦淮畫舫來得華貴堂皇，當他們酒酣耳熱的

時候，我獨自站在艇頭看那月色與波影意興的濃厚，也不減於他們哩，況且亞熱帶的天氣，九月還單衣十月纔僅夾衣，夜裏的清涼與分外動人那些艇上人，都赤着足，上岸時還只穿拖鞋，這還是指女的而言。她們遇了特別的事情，也許穿鞋，她們的鞋像一隻小船，鞋的中底鑲了一塊高約寸許的圓木，走動時頭尾不着地，也就有點像纏足。那時廣東的婦女，大概蛋戶和那些僕婢全部天足，而所謂上等人家纔纏足。廣州的名勝，所謂羊城八景之類，除了白雲以外，似乎都曾領略過，但不能完全記得清楚了。此外河南的海幢寺我也到過，那時裏面和尚很多，大約總有幾百，那些僧房駢排着有點像貢院考試的號房。因爲到海幢寺，所以又到那時有名的伍家花園，因爲兩個地方相離很近的原故。伍家花園很大，就是四大富豪之一的伍氏的園宅，我只遊得一半，那裏面有池，有小山，有很長的迴廊，有幾座石橋，記不清楚這許多，總之可以說廣州第一所園宅。」

先生公餘，考察廣州民俗，見賭風甚盛，民間多好使用碎銀。

「經」云：廣州那時的賭風很盛，賭具中以「番攤」和「闈姓」最流行。（闈姓聽說是

前清有科舉時他們所的互猜那獲選人的姓，中的就贏，所以叫做闈姓。）那時市上的銀幣，很少很少是完整的一個鷹洋，普通都是碎剪的銀片。所以大約家家都有一把釐戥，預備來秤那銀片的輕重；數最大的便用布袋盛着，最大的似乎是五十兩一袋，他們所以把鷹洋剪碎的原故，是因爲僞幣很多，所以要剪開來好辨別，而且那時還沒有角子，除了錢和銅元外，就是鷹洋，普通交易不便當，這也是剪成碎片的一個大理由，當時見一個鷹洋算是件稀罕的事情，然而大概還是被他們鑿成鳥窠一樣，有時當中被鑿的次數太多了，便會成洞，這也是辨看銀成色的結果。（據采訪册；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皆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鑼，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至者，復有花邊，曰鬼頭——即番面錢，番國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自有花邊鬼頭兩種，而諸銀不用，近有所謂光鷹者，有所謂大平銀者，來自外洋，然銀色愈低，益不及從前之精好矣。）」

遊覽佛山，下榻李山農家。

「經」云：『廣州之外，我曾到過佛山，因爲我和李宗岱張蔭桓認識，（張蔭桓，字皓樵，號樵野，光緒間充總理衙門大臣，出使美國，官至戶部侍郎。著有三洲日記，英軺日記。）他們都是佛山人，而且是親戚，他們那時雖然都不在佛山，但他們的子弟招呼我去，就住在山農（李宗岱）的家裏。一所堂皇的府第，怕佛山是數一數二的了。佛山那時的商業很盛，和廣州差不了多少，我去的時候還是坐渡船的。』

是年冬，先生離粵，經福建、廈門時，輪船觸礁，幾遭不測。

「談」云：『離開廣東，那曉得我所乘的怡和海輪在福建海面遇了險，幾幾乎把我的老命送掉。原來這個海輪是鐵殼子，很堅固，只因爲該船船長任職已久，照例再有一班便可給假回國。他老先生因此快活得了不得，天天吃酒行樂，那曉得樂極生悲，一大意便把船駛錯了道路，一頭撞到一個島嶼附近的礁石上。船主便命下艙（三等客艙）關閉，這末一來，便要活活地把那一艙的中國客人淹死。我當時住在頂上頭的官艙（即今日所謂大餐間），聽了這話，就去見船主，教他立刻開啓下艙艙門。不然，我將來要在英國公使館

告他，他不得已纔把艙門開開，我在這破船上守了三天，然後被怡和輪船派舢板船救出，送到廈門。」

民國前二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四十七歲。

清廷置台灣省，派劉省三（銘傳）爲總督。劉招先生至台灣，先生建議借款開發經濟，未見採納。

「談」云：「當時劉省三做台灣總督。他本是淮軍的將領出身，我的大哥（建勳）也是淮軍中的官員，在他們看來都是一家人。聽說我到廈門，省三便電邀我到台灣去。到了台灣，他要留我在那兒幫忙。又因我稍稍會說幾句外國話，所以對我很優待。我因爲他個人喜怒無常，又好自作聰敏，不可與共事，就託言：老母在堂，未便遠離，不能久留。他留我在那兒並不是真要我替他做事，不過天天陪着他下圍棋；又因爲我的圍棋是初學，天天輸給他，他便高興地了不得。他後來保舉我，說我學貫中西，那並不是他看中了我的學問，乃是圍棋輸給他的緣故，我和劉省三商量勸他借款開發台灣的經濟，並經營其他一切軍事政治，再以其餘力幫助中國本部的實業發展。劉雖很以我的計劃爲然，但他不願負向外人

借款的責任，此議遂寢。」

「述」云『吾生平有三件恨事，都是牢不可破的閉關思想害我的。第一件恨事就是高麗沒有成中立國。當時日本恨俄國，那時只要中俄兩國答應就可以實行，可是朝廷依舊戀戀不捨於宗主國的地位，所以朝廷方面一些也說不進。當時高麗每年進貢沿途地方官吏的招待要化到八十萬金，直到大院君鬧事以後還不肯。第二件恨事，就是同治十三年日本奪台灣，中國不敢打，我幾次條呈，劉省三不敢做。那時我們有四十條商船可以和台灣通商，有二十條戰船以資保護。日本的力量遠不及我們，而我們還是不敢。第三件恨事就是沒有開九龍爲自由埠，因爲九龍一開爲自由埠，貨物進出可以不納關稅，則對面的香港不久必倒。吾曾上條陳買十萬畝地，開闢商埠，朝廷終是不睬。」

先生回天津述職，向李鴻章又建議開闢九龍爲商埠，仍未見採行。

「談」云：『在劉處住了不久，便接到李中堂的電報，教我到天津去。我到了天津見了中堂，便把我的計劃開闢九龍商埠報告中堂，他拍案道：「好極！我沒法請總理衙門批准，但

必須張香濤（之洞）具奏，我不好出面」因此我的計劃依然成了泡影！』

中法議和，清廷欲派先生往越南劃界，先生辭不願往。

「錄」云：『法越甲申之役，其禍由曾劼剛肇之。當日外交，先自尊大，彼此不知，遂遭慘敗。越法事解，予在北洋幕，頗悉原委。總理衙門欲予往劃界，合肥詢予能往否。予曰：讓總理衙門人，自作自辦，勸中堂亦不必多參意見，否則賣國之名，皆加諸我輩矣，何前踞而後恭也，予決不往。』

中法訂約時，先生列席會議，力主維持中國威望。

「集」云：『中法訂約時，中方是堅決要有「維持中國的威望」字樣，法方不肯，幾成僵局；那時李中堂便叫我設法使對方就範呢！我在列席會議時，親詢法方翻譯，何以反對用「威望」？」他堅決稱「望作希望盼望解」爲中方太有面子，很不相宜。於是我拿出一部宋版史記，在太史公報任安書指出「衆有怨望」一說。結果，法方翻譯自承說道：「維持中國的威望」算通過了！還央求不來告訴法代表，保全他做翻譯的不通中文一個面子，

我自然笑領答應了。」

在天津辦理交涉收回招商局事宜。

「述」云：「招商局是吾代表眉叔到天津去收回的。那時盛杏孫要收回，其昌洋行史密特不肯，他說當時接洽的前途既是馬某，現在收回交涉也應是馬某。所以吾代表了眉叔，當了李中堂的面，和史密特談判，一個大錢也不花，居然拏招商局收回了。當時謠言說是馬某得了六千萬的大財，其實招商局虧空達一千二百餘萬兩，都是一篇爛賬咧！」

先生奉李鴻章命，派赴美國，接洽借款，創立國家銀行，振興實業，練辦海軍。

「譜」云：「先生以清政陵夷，外患益亟，非充牣國力，無以雪恥圖自強，因上書文忠，勸立國家銀行，發行紙幣，以其資開鑛，設鐵路，自造軍械，文忠韙之，於是派先生赴美國。」

「談」云：「李中堂和我們兄弟平居閒談，大發牢騷；他說：軍機處命我興辦海軍，只給五百萬銀子，怎樣能辦得好！我們就對他建議說：現在有美國大富商可以借錢給我們，中堂為什麼不試辦一下？（原來其昌洋行因虧累將其財產售給招商局，從前因其昌洋行而

與中國人發生商業關係的美國人，不得不做他圖，於是就聯合英法德意荷等國，組成對華商業團體，我因與這一團體的組織者美國商人熟識，遂談到借款問題，他們很願意借款給中國振興實業。）中堂聽了我們的話，非常高興，問我們，要借多少呢？我們說，至少五千萬纔能有發展的希望，但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限制了中國政治家的眼光，中堂聽了這個巨大的數目，頗覺躊躇，後來說兩千萬能。我們說，不夠，至少要二千五百萬，中堂答應了。於是我們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國商人約略商定一種辦法：借款二千五百萬兩，先開設銀行，銀行做爲經濟支出的總樞，各項新政經費皆由此行出納，總行設在天津上海，各省得設分行。查賬之權，由中美分負其責。議既定，中堂即派我赴美與該國銀行家接洽。我和三弟請中堂把此事奏明政府，中堂大不以爲然道，難道我一個北洋大臣又兼理通商大臣，連外國商人商訂借款的權柄都沒有了嗎？你去好了，我打電給美國大總統。那時李鴻章的聲名在歐美各國非常大，歐美人士都叫做「北洋李鴻章，」這就是說，李鴻章可以統制北洋，所以中堂一電，極有效力。」

經長崎，神戶，橫濱。

「經」云：「大約是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或是四年罷（按爲一八八六年）我是四十來歲（四十七歲）爲了想經營一種銀行事業，我便到美國去同行的是李山農的少君和我的一個外甥，他們那時不過二十來歲，所乘的輪船，噸數已經不少，雖然船名和數目我都不能憶起，但食堂裏我記得有六七排長桌，每桌可坐三十多人，那便可想而知了。船似乎先到長崎而神戶而橫濱，在橫濱停留的當兒，我也曾到東京去，到東京，這是第二次了。那時東京是剛有電車，剛成立一兩間大學，各樣事業都在草創，因爲是遷都到這裏來不久的原故。」

自日本東渡，抵美國舊金山。關吏以外交官禮，接待先生。晤當地銀行鉅子，分餽以緞子茶葉，美人特編劇本，表示歡迎。

「談」云：「船抵舊金山，美國稅關已得彼邦大總統電報，命其照外交代表的慣例免驗我的一切行李，到紐約時，美國大總統特派侍從武官前來迎迓，美國的銀行界各巨子皆

來相會，我在中國臨時買了許多的中國的緞子和茶葉，這時就把緞子，分送給這些大銀行家的太太們，茶葉則分贈各銀行家自己。他們看見我們中國的緞子，簡直得未曾有，曾記得有一個最有勢力的銀行家特向我要那匹黃色緞子，他在他們第一次演劇歡迎我（這戲劇就是扮演我的故事）的劇場中，卽着用我的緞子做的一身衣服，旁觀者嘖嘖羨慕不已，至於茶葉呢，他們不曉得烹法，我就烹給他們吃，他們也讚賞之至。」

時舊金山已有華僑，大半爲粵人之作小本經紀者，均居唐人街。

「經」云：『船開離橫濱，便直航到舊金山，那時舊金山還是很多是荒地，大的建築並不多，市面上還多用煤氣燈。然而中國人却已經不少，那些中國人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廣東人，我們鎭江人就祇碰見一個，然而已經完全廣東化了，不是細談起來，就絕不曉得是一位同鄉。廣東人在那裏就是洗衣的和賣些雜貨之類，較高職業是沒有的。但唐人街却已經存在，唐人街和從前的廣州街道相彷彿，而且一樣熱鬧，只可惜都是些不倫不類的東西，如城隍廟、占卦、算命以至於琵琶仔（卽娼妓）等等，都應有盡有。關於他們，我當時發

生很大的感想。美國人開拓舊金山的主因，完全爲納礦業，在開拓的最早期，那地方已經來了不少廣東人，當時美國人對於他們一如對於別的外國人像英國之類一樣並沒有甚麼輕視或歧視的，所以也曾屢屢勸他們入美國籍。照例這班人若果是好好的，那不是和英美人一樣，可以在當地建築相當的地位嗎？祇可憐他們受了智識低下和沒有教育的束縛，所以老是依人作嫁，做那些零小生意，而且把本國的種種壞相逐一逐二的帶到外國人眼前，然而對於他們背向外發展的精神與勇氣，卻極可欽佩。要是以他們這種勇氣與精神，有政府去幫忙指導，那定必有很光榮的成就，只可惜中國政府向來取閉關主義，固然不願意外國人到中國來，同時也不許中國人到外國去，要是去了，便像脫離關係一樣，那裏還有工夫去幫他們忙呢因此事實上四十多年後的今日，還依然昂不起頭來，眞可嘆極了。」

應金鑛大王馬該招待。

「集」云：「我老人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到美國，那時舊金山還有很多荒地，曾受當地有

一個金鑛大王馬該的招待他，是一個愛爾蘭的工人出身，那裏知道不過幾十年，美國已經富強起來。」

「經」云：「那時我聽到當地一個金鑛大王的軼事。那人名字叫馬該，他是卅多年前愛爾蘭一個窮光蛋，躲在人家船貨倉房裏，悄悄的到舊金山來，那時美國政府是竭力獎勵人們到舊金山開鑛，能夠發現新鑛的，便把新礦的地段劃給他幾分之幾，所以那時想靠這條路發財的很不少，而那位愛爾蘭人便是其中的一個。當他初來，隨身只一把小小的鐵鋤，每日裏跑到山裏去亂鋤一遍，晚了便回到一家飯館裏來，幫助主人做些雜務，藉此得一餐一宿，如是有好幾年，並沒絲毫尋獲，而店主人偶然因病而死了，店主婦因他很誠實，便嫁給他，讓他來主持店裏的事務。這樣他倒比較上逍遙得多。但過了相當時日，他不耐煩起來，請求妻子仍然許他到外邊尋鑛去，於是他又繼續他的尋鑛生活。有一天太晚了，他不能回家去，就在山上撐起蓬帳來度宿，他躺着的地方覺得太冰涼了，所以輾轉睡不着，早晨有點懷疑起來，便順手把鐵鋤鋤了一下，於是就此發現了一所很大的金鑛原，

此後便成了金鑛大王了。」

自舊金山乘火車至紐約。

「經」云：『在舊金山住了不多時候，我便坐火車到紐約去，從舊金山到紐約這條火車路，聽說當時是僱了大部分中國人來開築的，而這大部分的中國人，多是自己偷偷地去，或是被拐賣去的。在開築鐵路的時候，沿着鐵路的兩旁，盡是荒地，政府想把這些荒地旺盛起來的緣故，於是想出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是：把地劃分若干段，每段的大小相同，像梅花間竹般的，讓與人民，讓與條件很簡單，而且易辦，就是要相當的期間內，把這地興起來，果然經過不多時間，就能如願以償，而剩下來那些地的地價，就跟着日子來飛漲。紐約當時已經有電燈了，因為電燈是他們發明的，所以享用較早，但電車還沒有。」

在紐約，向銀行家借款，竟得五萬萬美金，因淸廷反對，其議遂寢。

「經」云：『我到紐約之後，除了應酬外，便和他們大商家商量借款事宜，他們都爭着要借，結果大家商訂了的數目，湊攏起來共有五萬萬兩，我知道中堂一定不會答應，然而美

國銀行家的意思又不可卻，於是我就同他商量，以五千萬爲正式借款以三萬萬爲他們的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然後視中國對於財政需要之緩急以爲應用。他們也贊成了，但是將這種辦法電稟中堂，中堂來電說朝議大譁，輿論沸騰，萬難照准，把我弄得進退維谷，簡直不能見人，我沒法，只好溜之大吉！」

「聞」云：『合肥派予赴美國，向銀行家借款。到紐約時，美國大總統特派侍從武官前來迎迓。美各銀行家來會。抵紐約，商量借款，商定數目，共五萬萬兩，未一禮拜而成。予知合肥一定不敢答應，而美銀行誠意，亦不可卻。如是與銀行商量，以五千萬爲正式借款，以三萬萬爲銀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視中國財政緩急，需要提用，各銀行家贊成此議，即將辦法電告合肥，合肥來電言，辦法甚當，而朝議大譁，輿論沸騰，羣矢集我，萬難照准，余遂病不見客。不得已三十六着，走爲上策。當時如只借千萬以內，或見允准，舉國上下，氣概狹小，可以概見。』

「集」云：『他做李鴻章私人秘書的時候，李鴻章想辦機器開礦，派他到美國去接洽借

款，數目是五千萬元。他到了紐約，和二十四家的銀行經理接洽，家家都允許，結果覺得五萬萬美金！他連忙拍電向李鴻章請示，回電說，祇要五千萬當時朝廷得了這個消息，就有八十一個御史參他，說他喪心病狂，要賣國了，因此他仍舊兩手空空而歸！這是他引為最遺憾的一件事。」

自紐約往斐拉代爾參觀華盛頓紀念會。

「集」云：『光緒十一年間（按為光緒十二年）斐拉代爾省，為紀念華盛頓，開百年大會，童子軍有砲隊馬隊等等，而軍官皆童子，時駐美法使顧謂老人曰：此其國，誰敢與較！』

先生在美時，聞人述清出使大臣公館懸白旗笑話。

「談」云：『當我到美國去的時候，美國大都市都盛傳一種笑話，這個笑話傳到我耳朵裏來，卻真教我難堪！事情是這樣的，中國出使美國的欽差大臣的公館裏面，常常在樓房簷下，飄見出許多白布的長條子，每逢晴天大太陽時，總有這種東西出現，美國人士始而頗覺得奇怪，都以為這不曉得中國欽差公館掛的什麼旗幟，或以為是那一國的國旗，後

來打聽打聽，才曉得是中國欽差大臣太太小姐們的裹脚布！清季外交的失敗，半由於滿廷官吏懵然於國際情勢，應對無方，動輒得咎，至於清季外交界之腐敗無常識，舉動荒謬，騰笑列邦，實在罄竹難書！」

渡大西洋，赴英國在利物浦登岸，其地多華僑水手。

「經」云：「在紐約住了幾時，我又渡海到英國去，從利物浦上岸，上岸後，沿途的女孩子，雖說女孩子，但總有十六七歲了。看見我們，覺得像奇異，不住的翻着跟斗來追隨着。這件事情之所以特別記得起的緣故，便因爲她們年紀這般大，而還有這樣舉動，和我們故鄉的同樣年紀的姑娘們大不相同了。利物浦也有些中國人，不過都是當水手的，那時大船夥使多是黑奴，而水手除了本國人之外，多僱用中國人，不過當到達某地時，便和他們解僱，於是他們便留在當地，聽候別的船要起程時，再來僱用他們，在留在當地的期間，長短無定，有時也許要半年，所以他們有些錢的，便竟然在那裏結婚。」

赴倫敦考察商務。

「經」云：『我到英國的目的地，是倫敦，也爲的是商務的原故，在倫敦最奇異而深印入我腦的便是他們的馬車，我們從前在洋涇浜看見的都是馬夫在前頭乘客在後面，而倫敦的便相反，乘客在前馬夫遙在後，所以他們的韁與鞭都格外來得長，跑起來便異樣有趣。』

觀光牛津劍橋大學。

「集」云『後游英國，觀光牛津劍橋等著名大學。相老人說，有許多名人肄業該校時的座位，依舊保留作爲勝蹟。當時歐陸大學，尙很重視古文，拉丁文，希臘文，都是必修科。』

馬相伯先生「答蕭伯訥問」（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大晚報）云：『余憶一八八四年（按爲一八八六年）訪英時，觀光牛津劍橋大學，彼時希臘古劇尙流行：如今蕭氏（伯訥）一流之新劇，不僅能在英國扮演，且推廣至其他各國。此余對於蕭氏之來，不禁有今昔之感。且彼時愛爾蘭在英壓迫中，禁用其語言，今愛爾蘭自由邦得公然提倡，勵行國語教育，蕭氏爲愛爾蘭人，雖似不關切此種事，當亦熟悉也。』

「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申報）云：『六十年前，在外國讀書，從小學到中學，都要讀拉丁、希臘等古文字，尤其是在中學，須以拉丁、希臘爲必修科。同樣六十年前，中國正在八股時代，那時候讀書人除了文藝以外，沒有其他知識。一八八〇年（按爲一八八六年）吾到英國，那時英國的學風，仍襲歐洲大陸的傳統，英國人也要讀拉丁、希臘文。其後美國逐漸注重科學教育，學生加緊吸收科學知識，對於文藝的研究，也逐漸偏廢，拉丁和希臘等書也就不讀了。直到現在，歐洲大陸的中小學還是教拉丁、希臘，不過沒有像以前那樣注重。重實事而輕文藝，這一個學風的變換，完全受近代科學文明的影響。』

民國前二五年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先生四十八歲。自英京倫敦赴法京巴黎，時拿破崙第三世產子，先生題贈漢文。

「經」云：『從倫敦又到巴黎去，巴黎當時晚上一般通用的還是煤氣燈與大臘燭，譬如在凡爾賽皇宮的宴會裏，聽說也是用大臘燭的。便說到馬路罷，也不是柏油路，還是石子

路。我到巴黎的時候，剛是拿破崙第三生了一個小孩子，我還寫了幾個中國字送給他。」

巴黎鉅商聞先生至，爭與交遊，陪同遊覽，並參觀工廠，公司。於珠寶肆中，見有大鑽石，作鴿蛋形，價值三百萬金。

「談」云：『我因借款失敗，從美洲溜到巴黎，法國的大商人都以爲我是中國的大富翁，大闊老，於是爭着來和我往來，歡迎我到他們的公司、工廠去參觀，最令我有興趣的，是一家珠寶店，這家珠寶店，有五間非常闊大的且很壯麗的樓房。樓上各房間，四壁皆是紫檀的玻璃櫥，櫥中陳列的都是價值巨萬，光彩奪目的珠寶，尤其是鑽石。鑽石中最大的有鴿蛋那樣大，其中有三個鑽石是極可寶貴的歷史上的遺物：一個是法皇的皇冠上所鑲的鑽石；一個是俄皇的皇冠上所鑲的鑽石；一個是德皇的皇冠上的鑽石。就大小說，俄皇的一個最大，有大鴿子蛋那樣大，次則是法皇的，有小鴿蛋那樣大；而德皇的最小。就牠們的品質說，法皇的最好。第一是牠的質地好，第二是牠的作工好，因爲鑽石的形體越做得有輪廓，愈顯得有光彩。據說，法皇的皇冠上的那顆鑽石，光手工就耗去一百萬，價值倍之。俄

皇的那顆的作工沒有法皇的好，德皇的又次於俄皇的，因爲德國皇帝捨不得出大價錢。其牠的珠寶也都是五光十色，巧奪天工。可惜巴黎的珠寶商人誤認我這個從美洲溜到歐洲的遠東老大帝國的措大的外交代表爲富翁，實在是錯轉了念頭，我算白白地參觀了一場，一個鈔的生意也不會照顧他們！』

先生考察法俗，審知法人頗愛好中國布疋與磁器。

「談」云：『其次，我參觀南京公司，我驟然說出這兩個字來，讀者一定莫明其妙。原來「南京」不是別的，就是中國的紫花布，這種紫花布到了歐洲，遂風行一時，據說，羅馬的教皇，不曉得什麼人送了他一匹中國的這種紫花布，他如獲珍寶，就把牠拿來做了一件法衣，以煊耀他的衆教士。可見他們是如何地羨慕這種東西了。至於這樣的東西怎樣轉到羅馬教皇跟前，沒有考證，依我想來，或許是利瑪竇從中國南京帶了這種布到羅馬送給天主教會的。故遂以其出產地名名之曰「南京」，而經營此種商業的公司，遂名曰「南京」公司。最後，我又參觀巴黎的磁器公司，他們直呼磁器爲「高岑」，原來中國的

磁器最有名的是出於江西，而「高岑」就是江西省一個山名，大概這個山是因產磁泥而出名，法人即以此爲中國磁的通名，與英國人呼中國磁器爲支那用意略同。我因此發生一種感想，美國人那樣寶貴我們的綢緞，嗜好我們的茶葉，而歐洲人又這樣地喜歡我們的布疋與磁器，假使從那時我們就曉得講求改良工業與對外貿易的方法，設法登廣告，大事宣傳，譬如，把我們的緞子和布疋，送一些給歐美各國最有名的女伶或今日的電影明星，她們做成了衣服，在演劇穿在身上，藉廣招徠，你想到有多少人要買中國的綢緞與布疋，其牠各種商品，亦用此法，必可向外取得一部分很有利的市場，可惜那時政府與商民都見不及此！』

訪法國退伍軍士，詢問拿破崙遺事，及其取得士卒心悅誠服之方法。

「談」云：『我在六十年以前（先生時年九十七歲，按應爲五十年前）會見一個法國的老兵，這個老兵，大約總在有五十好幾歲的老兵。我們因爲他曾在第一拿破崙時代當過兵，就向他詢拿翁的遺事，他一聽見拿翁的名字便發狂似地跳起舞來，高唱馬賽曲，簡

直瘋了。狂舞酣歌直到他精疲力竭，人事不省，我們倒被他嚇了一跳，以為他眞的瘋了。等到後來他慢慢醒來，才告訴我們說，法國的士兵對於拿破崙眞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當拿破崙頭一次從他被幽禁的厄爾巴島，逃回法國的消息傳出以後，法國政府驚惶失措，派了一營兵到他的船隻登岸的地方去堵截他，但是他見這些兵士，只說了一句話：孩子們！跟我走，於是這一營兵士便聽他指揮，做了他重整旗鼓，再和歐洲各國皇帝作戰的基本隊伍，眞得軍心如此。但是我們曉得拿破崙之得軍心，並不建築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基礎上，而是由他的籠絡兵士的小恩小惠的手段。舉一個例來說：他對於兵士自然不是人人都得以認識的，更不是人人都能受他的耳提面命的，他卻有一方法抓住軍心。譬如，他找一個兵士來談話，問他在某一次戰爭時，那些人最勇敢，那個兵士便告訴他，某人某人最勇敢。他又問他：這些兵士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兵士告訴他以後，他便一一記下來，趕到了這些地方而把這些兵士們的父母找了來，對他們說：你們的兒子託我帶信問候你們，這些做父母的聽見皇帝來問候他們，那有不喜出望外的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可寫一封信

給你們的兒子，我給你們帶去。這些做父母的便恭恭敬敬各寫了信託皇帝帶去。拿破崙拿了這些信回去便把那些兵士找了來，告訴他們說：你們的父母託我帶信給你們咧！這些兵士受了這種榮寵與家人父子的情愛，那有不爲他效死的道理？所以他對於法國的兵士能以指揮如意，爲所欲爲。他的一些最有名的大將，都是他從士卒間提拔起來的。」

至羅馬，覲見教皇。

「表」云『由美赴歐，至羅馬，覲見教皇，宗良十三世。』

先生由法回國述職。

「經」云：『我從法國回來的時候，經過蘇彝士運河，取道紅海，這條航線和現在是一樣的。』

「談」云：『我從法國回來以後，到了天津去見李中堂，結束我到美國去的使命，我很感慨向李中堂說：很好的事體（指借款）被他們弄糟了。中堂道：政府不想好，有什麽辦法呢？中堂其時不敢明說旗人之無用，就已慨乎言之』

五月清廷派洪鈞爲出使俄德奧荷大臣，劉瑞棻爲出使英法義比大臣。李興銳爲出使日本大臣，李病未行，以黎庶昌代之。

洪鈞，字文卿，江蘇吳縣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出督湖北學政，光緒七年歷遷內閣學士，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晉兵部左侍郎。鈞嗜學，通經史，嘗撰元史譯文證補，取材域外，時論稱之。（清史稿列傳）

劉瑞棻，字芝田，安徽貴池人，以諸生從李鴻章軍上海，檄主水陸軍械轉運，時初用西式槍砲皆購自外洋，瑞棻考驗精深，應時解濟，淮軍遂以善用西洋利器名。督辦松滬釐捐。旋授蘇松太道。租界以黃浦南北分華洋船埠，洋人時侵南岸，瑞棻丈量南北中分爲界，設水利局委員董其事，洋人亦就範焉。十一年改三品京堂，命充出使英俄等國大臣，授太常寺卿，遷大理，仍留使改駐英法義比。（清史稿列傳）

先生在東京公使館宴會中，發表動人演說。

澤村幸夫馬良先生印象記云：『當他任駐日公使館參贊的時候，有一天我們的公使館

開大宴會，各國的公使和日本的顯官都光臨，大家要他說幾句話，他想這種酬酢的外交辭令是不可開罪人的，於是他起立說：「不多時，吾在歐洲遊歷，看到歐洲的政治舞台，眞是五花八門。歐洲的政治，的確比東方淸明，歐洲的社會也的確比東方進步，吾看到這種情形，不勝贊歎！現在到東方來，忽然看見這東方政治舞台上有一面大鏡子，竟將西方舞台上的東西，一模一樣的照映出來，吾又不勝其驚奇！好比學生效先生，靑出於藍，先生好，學生也不差，吾恭維學生好呢？還是恭維先生好？吾實在覺得有些進退兩難！一時掌聲如雷，外交團中有許多外國人，特地趨前，向他握手道賀。」

五月，淸廷與法國續訂界務專約五款，及商務專約十款。十月法國置安南總督。

民國前二四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四十九歲。……淸廷任丁汝昌爲北洋海軍提督。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廬江人，初隸長江水師，從劉銘傳征捻，積勳至參將，捻平，賜號協勇巴圖魯，晉提督。光緒初留北洋差遣，命赴英購兵艦，歷法德各營壘廠局，還練水師。八年，朝鮮與美議互市，請莅盟，汝昌與道員馬建忠東渡盟約，既而朝軍譁變，焚日使署，遂率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

漢城護商，而日軍已先至，汝昌還請益師，隨統七艦以濟，渉王京，與吳長慶及馬建忠謁李昰應，執以歸。九年授天津鎮總兵。十四年定海軍經制，命爲海軍提督。（淸史稿列傳）

「錄」云：『合肥創練海軍，海軍權操於左右翼總兵林泰曾劉步蟾二人，以丁汝昌爲淮軍宿將，領之。』

「談」云：『丁汝昌本爲捻子出身，人甚粗鹵，後爲李中堂收撫，遂任海軍將領。他的爲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到了每個地方，都要叫些妓女狂歡。但是他的精神卻好，一旦上了兵船，便一心幹事，不敢怠惰。兵船行駛時，他總是登在舵樓上，看着船手駛船。』

王鍾麒（伯祥）「中日戰爭」云：『十四年（光緒）乃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予英國水師兵官琅威理副將銜，充海軍總教習；福建船政學生劉步蟾等適出洋學習歸，盡與營官。（一船當一營）乃編致遠、靖遠、經遠三快船爲中軍三營，鎭遠一鐵甲，來遠、超勇兩快船爲左翼三營，定遠一鐵甲，濟遠、揚威兩快船爲右翼三營，凡此九艘，悉爲戰艦；其外鎭中、鎭邊、鎭東、鎭西、鎭南、鎭北等六蚊子船，則以守口，爲後軍。合以魚雷艇六艘，威

遠、康濟、敏捷等練船三艘，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是爲北洋海軍。海軍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嚴，兵官頗厭苦，謂其專橫，以計逐之。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其上，遂爲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益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冬，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十月，中法訂立滇越邊界聯接電線章程。

民國前二三年，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五十歲。

正月德宗行大婚禮，册立葉赫那拉氏爲皇太后，歸政，上西太后徽號。

二月派薛福成爲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

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以副貢生參曾國藩戎幕，積勞至直隸知州。光緒初元下詔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又密議海防十事。十年授寧紹台道。十四年除湖南按察使，明年改三品京堂，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福成好爲古文辭，演迤平易，曲盡事理，尤長於論事記載，著有「庸菴文編筆記。」「海外文編，」「出使英法義比日記，」「浙東籌防錄。」（淸史稿列傳）

「談」云：「薛福成在前清出使欽差大臣中要算是庸中佼佼的了，然而其爲人之頑固，實在好笑。曾記得他出使外國時，欽差大臣的行李單裏面有一件最足代表中國的物件，寫在上面。這物件是什麽？原來是金漆馬桶一只！當他命人攜帶他的御用的金漆馬桶時，有人告訴他說，外國輪船火車以及民房客寓，均有抽水馬桶，非常便利淸潔，無需攜帶中國馬桶。我們這位薛欽差大不謂然，謂中國大官所用馬桶，何等講究，而且使用已慣，如何可以改用外國馬桶，執意不肯。於是隨從們只好把欽差大臣的馬桶，帶上輪船，放在欽差大臣的房間裏廁，每逢外人走過欽差大臣的房間時，莫不掩鼻而疾馳，避之惟恐不及。許多外國人莫明其妙，經過一番調査，才曉得是中國欽差大臣的馬桶的聲教揚溢所致！薛氏不但寶貝他的馬桶，並且寶貝他的痰唾。他的痰是不肯吐出來的。他的痰已經出了喉嚨，卻還要咽下去的。諸位不要誤會，這並不是他怕有礙人家的衞生，而是他不肯損失他的元氣的原故。」

民國前二二年，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德宗二句爲壽。

二月駐藏大臣升泰與英國印度大臣成立藏印條約於孟加臘城。

「集」云：『我們的國家從前清道光二十二年對外打了敗仗，割了香港；光緒十六年，英國又割去了西藏南境的哲孟雄一帶，至今西藏仍殊不靖。』

六月許景澄爲出使俄國兼德奧和大臣李經方爲出使日本大臣。

許景澄，字竹篔，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明習時事。大學士文祥以使才薦。光緒六年詔使日本，遭父憂，未行。十年出使法德義和奧五國大臣兼攝比國使務。時海軍初創，從德國購造鐵艦未就，景澄另歷船廠，鈎稽外國師船表。十六年充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累遷至內閣學士。（清史稿列傳）

民國前二一年，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先生五十二歲。

四月，先生故鄉丹陽之耶教堂，爲哥老會匪焚燬。

六月，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鎮遠、定遠大艦隊，巡航日本長崎海港，示威。

民國前二十年，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先生五十三歲。任長崎領事，旋改使館參贊。

六月汪鳳藻爲日本欽差大臣，派薛福成爲滇緬界線之商務督辦。

民國前十九年，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先生五十四歲。

八月，薛福成奏請開放海禁。

馬相伯述「六十年來之上海」云：「吾嘗暗暗的想，爲什麼中國人處處不及外國人，爲什麼外國強，中國弱，吾終於想像其間並沒有什麼神祕的原因。原來中國和西洋不同的地方祇有一點，就是中國的政治是閉關政治，西洋的政治是殖民政治。因爲中國的政治是閉關政治，所以皇帝不許人民有一些兒國家思想，所以一般人祇知道巴結一個皇帝，其他一切都一概不問。西洋人不然，他們受了宗教的影響，知道人類在造物主的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他們知道政治就是他們自己切身的事，他們老早就有開疆拓土的精神。西班牙去訪美洲，葡萄牙到遠東，澳門給葡萄牙得了去，連中國自己也不知道。西洋是殖民之治，所以他們至少限度，就有保守國土的觀念，中國是閉關之治，所以人民不但沒有國

家思想，更沒有愛護國土的觀念。人民祇知道種田，完糧給皇帝，而皇帝也祇知道窮奢極欲，享他一人的天下。吾想來想去，閉關思想害殺了我們老百姓，政治上的不公開，這是對內的閉關，橫利可以拱手讓人，正當的往來卻慣之不顧，這是對外的閉關，臨到危難的時候，政府始終只知道玩一套以夷制夷的玩意兒。吾們要救中國，就要先打破這閉關思想，從民治做起。」

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設自強學堂於武昌。

中山先生至北京，窺清廷虛實以圖革命。

民國前十八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西太后六十萬壽。駐英大臣薛福成與英國外務大臣，約議滇緬條約成立。

二月，中美華工條約成立。

三月，中國緬甸通商及境界條約成立。

四月，李鴻章檢閱海軍。

六月，朝鮮內亂，日本兵襲據朝鮮王宮，淸廷命赴援。

「談」云：『日本進兵朝鮮京城，圍攻王宮時，太子被擒，閔妃自知不爲日本所容。逃匿某寺院中，後被捕，不久便被人把她用棉絮捆紮起來，渾身澆以石油活活地把她燒死了，然而她的兒子還行所無事地替人家頂着一個高麗的王冠，毫沒有一點思母之情，也沒有國家興亡之感。此間樂不思蜀也，眞是一個十足的阿斗！他之爲阿斗實在不是偶然的事，我常時從各方調查，深悉高麗宮庭的教育實在可憐得很。太子沒事就夥着一班宦官宮妾，做許多極沒道理的遊戲，如鬪鷄、走馬、養雀子、玩鴿兒等等，我之所以對閔妃建議，要她把太子送到歐洲去，便是爲此。可惜她也逃不出高麗宮庭死氣沉沉的環境，卒之身死國亡，而其子猶靦顏事人，閔妃地下有知，或要頓足而歎道：悔不用老身之言！」

七月，淸軍與日軍宣戰。

「錄」云：『袁世凱在韓京，任意侮辱韓廷君臣，朝鮮傾向日本之計遂定，中日之戰，於是暴發。」

「談」云『袁世凱曾經告訴我說，高麗的閔妃非常淫亂，有意和他私通，我却不相信，第一，一個國家的母后，無論怎樣淫亂要想她同一個外國使者有苟且行爲恐怕是很難，這種體面，只要稍有點身分的人，都不願忽視的。第二，閔妃這個人，依我看來，絕不會如袁所說那樣不自愛。』

草人「袁世凱與甲午之役」（逸經第五期）云：『甲午之役，李鴻章始終當軍事外交之衝，固爲最大負責者；而袁世凱於此役之關係，亦極重大，且於此役之造因，尤有相當責任。緣朝鮮閔妃有一妹，甚美，袁欲娶之。時日本駐韓公使大鳥圭介，亦慕閔妹之美，欲得之，因是袁與大鳥二人遂由政敵而兼情敵。袁氏以道員爲駐韓商務總辦，閔族頗輕其官小，婚議屢梗，袁氏每思藉端增重其地位。甲午東學黨之亂，袁力促朝鮮向中國請兵，韓廷遂議始決，實非所願，袁氏特欲藉兵事自重耳。閔妃之妹，卒歸袁氏，蓋閔族以爲袁氏之地位雖卑，究係天朝之臣，猶勝於嫁日也。閔妹既歸世凱，大鳥甚羞憤，乃請假歸國，此卽甲午東學黨亂作時事也，迨大鳥回任，卽率兵輪而來，大戰乃成。』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末注」云：『世凱二子克文字抱存，後畀名寒雲，母朝鮮世家女，世凱駐韓時所納，早死，洪憲紀元贈第一宮妃』（逸經編者按：閔妃之妹歸袁後，卽世稱才子之鑑厂主人寒雲之生母，此事外間鮮有知者。」

中國海陸軍皆敗績，日軍陷大連灣，逼威海衞。

「淸史稿丁汝昌傳」云：『二十年朝（鮮）亂再起，汝昌欲至濟物浦先攻日艦，將啓行，總署電尼之，逮日艦縱橫海上，海軍始集大東溝鴨綠江口。定遠爲汝昌座船，戰旣酣，擊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遠彈藥盡被擊，總兵鄧世昌戰死，自是連喪五艦，不復成軍。汝昌猶立望樓督戰，忽座船砲震暈而仆，舁以下，汝昌痛世昌之死，慮諸將以輕生爲烈，因定海軍懲勸章程，李鴻章上之，著爲令，旅順陷，汝昌渡威海，是時兩軍相去二百二十餘里，朝士爭彈之，褫職逮問，鴻章請立功自贖。然兵艦旣弱，坐守而已。』

民國前十七年，光緖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先生五十六歲。

日軍陷據劉公島，北洋海軍全滅，丁汝昌自殺。

「清史稿丁汝昌傳」云：『日軍陷榮城，分道入衛；汝昌亟以木牌塞東西兩门，復慮南岸三台不守，砲資敵，欲毀龍廟嘴砲台，陸軍統將戴宗騫電告鴻章，奏其通敵誤國，不果毀，待援師不至，迺召各統領力戰解圍。會日暮大風雪，汝昌盡毀緣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艦入東口猛攻，定遠受重傷，汝昌命駛東岸，俄沉焉。軍大震，競向統帥乞生路，汝昌弗顧，自登靖遠，巡海口，日艦宵入口門，擊沉來遠、威遠，衆益恐，道員牛昶炳等相嚮泣，集西員計議，馬格欲以衆挾汝昌，德人瑞近爾潛告曰，衆心已變，不如沉船毀砲台徒手降，計較得，汝昌從之，令諸將同時沉船，不應，遂以船降而自飲藥死，於是威海師滅焉。』

「談」云：『中日之戰，丁雨亭殉難，他的死實在很苦。他終於不屈自盡而死。據說，日曾服其忠勇，屢往說之，勸其赴日，彼峻拒之。日人紛紛說彼已降日本，並做了日本的駙馬，眞是妄言！當時中國海軍還有二件最痛心的事，就是中日海戰之際，中國兵船開砲，砲彈落在日本兵船上多不炸，剖開看看，則所謂彈藥皆是泥土！一國不能自製軍械而仰給於人，終免不了此種痛心之事。』

李鴻章赴日議和。

「中日戰爭」云『乙未正月十九日調雲貴總督王文韶署直督北洋大臣，而命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訂和約。二月十九日，鴻章挈其子經方並美員福世德，參贊道員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東渡。二十三日抵日本馬關，日廷以其內閣伊藤博文，外務卿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俱集馬關，以春帆樓爲會議所。三月二十三日，互簽約稿，約文凡二十一款，即所謂馬關條約。主要項目，中國確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國。奉天省南部、臺灣全島、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日本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從領事官。自宜昌至重慶，自上海入吳淞江，入運河至蘇州、杭州間之航路，准日本汽船自由通航』

臺灣宣告自立，日本先後取臺南臺北，臺灣亡。

「中日戰爭」云：『臺灣舊隸福建，稱臺灣府，後設臺灣道，光緒十一年中法和議成，翌歲遂建臺灣省，閩浙總督實兼領之。方鴻章之東渡言款也，日[illegible]固屬臺灣，有割臺之議，時臺

灣舉人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不報。三月，割臺信益急，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臺民爭質之，乃議建民主國開議院，製藍地黃虎國旗，將戴景崧爲總統。四月，和議成，卒棄臺灣，景崧卽撫署爲總統府，改元爲永清，電告自主。命副將陳季同介紹人求各國承認自主，皆不答。景崧受事之日，日軍艦已大集。日軍佔三貂嶺、獅球嶺，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一子，附英輪渡廈門，五月十五日日軍收城，臺北亡。景崧則歸老於鄉，至光緒二十八年始客死廣州。臺北既陷，臺民迎劉永福（幫辦軍務總兵）入臺灣府城，並上民主總統印綬，永福不受，仍稱幫辦，部署稍定，而日艦至。日軍不習地勢，屢戰恆敗。臺北、臺中各城邑聞臺南義舉，皆思奮起圖恢復。臺南援絕饟竭，相持數月，軍皆飢困，日軍以全力攻臺南，永福死守。日本新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自英艦致書永福，謂「公以孤軍持絕地，數月不下，公已無負於臺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敵軍，徒傷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臺，當以禮送公去。」永福拒之，詞甚峻厲。日軍乃大攻城，永福自發砲擊之，斃數十人。九月初一日，城中無食，饑軍悉潰，初二日，永福駐安平砲台，城中土匪起，日兵亦集，乃逃登商輪，從之者其子成良及幕客數人耳。

日兵登船大索四次迄無獲，蓋德人深佩永福，故祕藏之也。永福內渡至廈門，旋歸廣東欽州，臺南遂陷，全臺亡。」

「集」云：『光緒二十一年，日本割去了福建的臺灣澎湖群島，並要求我與高麗斷絕關係，牠一口併吞去了。』

馬相伯先生廣播演說勸募義勇軍捐（見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津益世報）云：『我九三老人主張自衛，保存全世界的人道，實在因爲日本謀我已非一朝一夕；失陷我琉球，又割我台灣；先侵佔我領海，又進攻我大陸；得寸進尺，得尺進丈，始作俑者，要推日本的俾士麥伊藤博文氏，這位日本的俾士麥，初到中國，李中堂看不起他；可是甲午一役。我敗彼勝，這位日本的俾士麥氣燄萬丈，李中堂便不得不前倨後恭了，此事雖關個人，實緣國勢強弱。』

中山先生初次在廣州密謀革命，失敗。

孫中山先生年譜云：『三十歲，民元前一七年，與鄧蔭南等返國，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

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廣州，命鄧蔭南陸皓東等分主其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日因運械不愼，致被海關搜獲槍六百餘桿，事敗垂成。陸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此爲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事敗後先生渡日本橫濱，旋重遊檀島，推廣興中會。」

先生母沈太夫人卒。

「譜」云：『民國前十七年乙未先生年五十六歲，是年沈太夫人卒，享壽九十一歲。沈太夫人賢明識大義，自佐松巖公以經商起家，奉身儉約，而能與戚友通有無。旣知其不能償，則併債券焚之，以免貽累。先生生平疏財好義，慨輸巨資於慈善事業而不居其名，蓋受太夫人之教也。』

民國前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先生五十七歲。

總理衙門奏請設立郵政制度。

派李鴻章赴俄，參加俄皇加冕大典。

時務報發刊，梁啓超著「變法通議」。

清廷派遣學生赴日留學。

澤村幸夫「馬良先生印象記」云：「康有爲曾以吸收歐洲文化之捷徑，徵詢於先生。先生答謂以經驗言，凡派遣歐洲之學生，僅習彼邦文字至少亦須一年以上，而留學日本者，僅四月或半載卽能誦習講義，且經費亦較留歐洲者爲省。未幾，淸廷遂派選學生游學我國。（指日本）其動機蓋在於此。」

中山先生蒙難倫敦。

「孫中山先生年譜」云：「往美洲，推廣興中會，鼓吹華僑贊助革命，大遭淸廷之忌，時華僑歡迎革命者尙少。乃赴英爲駐英公使龔照瑗誘拘於使館，幸先生侍者持密書請其師康德黎營救，始脫於險，釋放後客居倫敦。」

民國前十五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先生五十八歲。

正月，各省興辦郵政。

中英續議緬甸條約成立。

十一月，德佔領膠州灣。

十二月，清廷諭各省地方官實力保護各國設立之教堂。

康有爲上書，請變法圖強。

嚴復，夏曾佑等，創辦國聞報。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云：『先生與定海王苑生觀察（修植）錢唐夏穗卿禮部（曾佑）創辦國聞報於天津。其緣起略曰：國聞報何爲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教。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爲要義。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爲急。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勸善之書，則以爲收買人心矣。待其治病之藥，則以爲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游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迹，考物產，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

者，視其籌筆之記載，則以爲偵探矣。見其測量之儀器，則以爲厭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尤其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爲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爲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坐是不通之弊，於是平民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豪毛之事，羣然而譁，激爲事變，數十年來，如鬧教案，殺遊士，不一而足。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之所爲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繙譯，一採訪。閱茲報者，覩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覩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爲禱祝者也。』

民國前十四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先生五十九歲。

德宗信任康有爲，銳意變法，頒布國是，上諭開經濟特科，開辦京師大學堂。

先生上書，請設譯學館於上海，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云：『千八百九十八年，梁任公先生請駐京法使轉江南主

教茄尼麥令馬相伯先生主持籌備設立於北京之譯學館。相伯先生即上書淸廷，請將譯學館設於上海，幷陳請徐家匯耶穌會諸司鐸襄理校務，所請悉允，事遂成矣。而慈禧太后復臨朝聽政，擬設之譯學館，遂隨戊戌政變而中止。」

「震旦大學一覽校史」云：「公元一八九八年（光緒戊戌）耶穌會士重來中國，方思繼繩利（瑪竇）湯（若望）諸賢之業，對中國學術界有所貢獻。適值新學初興，士風丕變，梁任公先生以法使館之介紹，敦請馬相伯先生主持擬辦之譯學館。而相伯先生則上書淸政府請將是館設於上海，幷延耶穌會士襄理館務。書上，議將定而突遭戊戌政變，慈禧復政，譯學館之籌備，遂告中止。」

七月政變，那拉太后復聽政，廢新法，殺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康廣仁等。康有爲逃香港，梁啓超逃日本。

兩湖總督張之洞刊布勸學篇。

德人租借膠州灣，俄人租借旅順，大連灣。英人租借威海衛。

「錄」云：『最可笑者，俄人向總理衙門索山東，應曰，旅順大連，尚可商量。俄乃自動入大連。英人向總理衙門曰，俄人索山東而得大連山東威海，甚願公等留以與我，我亦當自取之。俄據大連電到恰當西太后生日，王公大臣不敢入奏，恐遂聖歡，羣遺謹賀，遲三日始行呈奏，舉朝如此，國事可知。』

先生與眉叔合著「馬氏文通」十卷，脫稿。

「譜」云：『馬氏文通一書，以西洋文法釋中國古籍，發凡起例，理順冰釋，所詣在王氏經傳釋詞劉氏助詞辨略以上，實先生與（眉叔）共成之，而卷端未嘗署名，蓋先生欲獎成眉叔先生，不願分其盛譽也。』

「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申報）云：『講到馬氏文通，是吾弟眉叔經二十年長期的紀錄，與我切磋琢磨而成的，但所發表的祇是十分之二。馬氏文通雖是一部古今來特創之書，還夠不上稱是文規，祇算是造句法而已』

「談」云：『文通原稿經我刪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為舉例太多，有礙青年讀者的時間

與腦力，但是梁任公對於我所删節的本子還嫌舉例太多，殊不知此種研究中國文字的文法書，在馬氏文通出版時代，實在是破天荒，舉例過少，學者將要由徵信而狐疑。」

「錄」云：『先生常言，予作文通，人曰爲中國文法書。予弟建忠有言曰，中國文法，盡在五七言律詩，九種字類，絲毫不亂，如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鴻雁雲山，爲名物字，不堪况是，爲况謂字，愁客，爲名物字，裏中，爲定位字，聽過，爲活動字之類，更爲簡要。成禹請益曰：中國駢體文對映，皆文法井然，先生曰是。』

民國前十三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先生六十歲，李鴻章調任兩廣總督，先生由京師回上海。

「錄」云：『戊戌政變後，陰謀廢立，痛惡西人，集矢於西人所敬仰及通達外情者，謂李鴻章不去，則廢立難行，懼西國阻撓也。於是先調李鴻章入閣辦事，不過日日上朝，位列班首，無他事也。北洋總督以滿人領之，親貴多諷合肥告老回鄉者，合肥不動，朝議乃出爲兩廣總督，令遠都門，籌備廢立，免惹外交，未幾而義和團禍作矣。』

「談」云：中堂見嫉於翁師傅（同龢）遂從北洋大臣，調任兩廣，我也離開京後，回到上海徐家匯，重新過我書獃子的生活。」

民國前十二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先生六十一歲。

義和團起，蔓延京津各地。秋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后挾德宗出奔西安。

丁福保「疇隱居士自訂年譜」記庚子之變甚詳。其記云：『王小航先生曰：戊戌八月變後，太后卽擬廢立，宣言上病將不起，令太醫揑造脈案，徧示內外各官署，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各使偵知其意，會議薦西醫入診，拒之，不可。榮祿兼掌外務，自知弄巧成拙，又嘗以私意密示江督劉忠誠公。忠誠復書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坤一爲國謀者以此，爲公謀者亦以此。榮祿悚然變計，於是密諫太后，得暫不動。榮祿已屈於正義，而前此與謀之徐桐剛毅等，仍與崇綺載漪陰畫進行之策，崇綺者痛心於毅皇后之事，自以爲忠於毅帝，載漪者惇王長子，夙以兩次不得承大統爲憾，久已謀爲不軌，暗結團匪。己亥冬，徐剛漪崇翟稔知太后久已覬覦於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氣。於是慫慂拳匪，不數月而燎原勢成。庚子三月，剛毅面奏曰，民氣可

侍。皇上駁之曰，民氣兩字爲虛的，怎能倚靠。太后及諸大臣皆不聞拳匪之口號曰，不斬一龍二虎，不能成功。二虎者榮相及在外之李文忠，一龍者皇上也●王公及宮監，爭迎大師兄，聲言大師兄能望氣而認二毛子，二毛子者，信洋教之人也。又言女拳師能飛行空中，取人首級。太后召大師兄入宮，令其徧視妃嬪宮女，以察是否二毛子。太后平日甚聰明，亦不惡洋教，此則陽爲迷信，實陰令拳匪豫識宮中部位路徑，以備臨時作用也。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大臣六部九卿大師兄衆師兄，開御前會議於前殿，或紅頂珠褂，或短衣紅包頭，濟濟盈廷，凡紅包頭者皆忠義奮發，慷慨陳詞，諸紅頂附和之，榮王諸相，不敢一言。惟徐用儀，立山，許景澄微有駁詰。許景澄因久駐外洋，故實說各國之實力，大師兄斥爲奸臣。皇上離座下，執景澄手哭曰，不想我朝二百餘年，滅於此輩之手也。景澄亦哭，剛毅厲聲喝曰，許景澄失禮。皇上無縮急退，太后命景澄下去，景澄叩頭呼曰，求皇太后保護我皇上，遂遵命退出，於是全場無異議者。滅洋之計遂定。各地戕官殺掠，營汛不敢制。是年直省遂有拳匪之亂。匪神曰洪鈞老祖，驪山老母，神至能禁鎗砲，又能指揮空中，則火起，刀槊不能傷。羣臣又時時言山東老團，一揮光，金鐘罩，九龍鎧

之謂，能役鬼神燒海中船盡壞，居一室，斬首百里外，不以兵。於是太后大喜，乃梵幣玉自禱問之。裕祿亦盛言拳民敢戰，連敗夷，所擊斬過當，夷甚懼。至於客禮見紅燈照。紅燈照者匪黨自謂不如，衣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拳匪至京師數十萬，公爲寇盜，擄略殺人，甚縱火，延燒常數百家，匪以滅洋仇教爲名，圍攻各國使館。各國聯軍入京。七月兩宮西狩。余得仁和王夔石相國家書一通，述兩宮蒙塵之狀甚詳。書曰：兩宮均坐車，至七十里貫石，始由西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一乘，至懷來縣，縣尹備大轎一頂，宣化府又備四頂，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轎坐。太后穿粗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帶，灰色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喫，喫小米粥，此從古未有之慘，可憐之至。余部郎啓元，隨行日記云，二十一日早，兩宮倉皇走出。二十二日一天未有飯喫，只喫鷄子兩枚，行至山西某縣，縣官預備行宮，一時失檢，內停棺柩兩具，岑中丞（卽岑春煊）飛騎回奏。太后云，可移則移，否則以布幔遮之可也。至山西省，駐蹕撫署，供應一切，係純皇帝巡幸五臺舊物，收藏謹細，煥然如新，慈聖謂爲宮中所未有云。」

先生弟眉叔卒於上海，享年五十五歲。

「譜」云：『眉叔先生與先生友愛甚篤，一門之內，自相師友，有機雲連璧之譽。自入李文忠幕，屢隨使節，又總辦招商局一事，規劃新政，參贊外交，倚任甚專，而眉叔先生亦盡其智能以報。當逝世前數日，嘗爲文忠譯俄文密電四千餘字，歸後病勢遂劇，蓋元精疲勞於是矣。』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三十三册刊有馬相伯題詞云：『庚子之亂由那拉氏惑於扶淸滅洋之說，東南督撫宣布自保，不奉朝命。兩廣李伯相特來上海主持一切，遂囑吾弟建忠至行轅勷理。公歷八月中旬，俄廷突來長電七千餘字，竟謂不承諾即封鎖吳淞，逕夜譯成憊甚，以致熱病大作，十四晨卽去世。今中國歷史研究社輯錄吾弟遺文以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余追懷往事，愴然百感，因述其爲國致死原因以告讀者。』

唐才常在武昌起事，洩敗被殺。

民國前十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先生六十二歲。退居徐家匯，翻譯聖經。

「譜」云：『眉叔先生卒後，先生亦隱居不出，往徐家匯教會，主天文臺事，嘗著度數百餘卷，體大思精，全書未竟。又於其時譯新史合編直講。』

清廷派弈劻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十一國駐華公使議和。各國要求償還戰費四百五十兆兩（四億五千萬兩）與八國訂立和約十二款。

七月，李鴻章卒，年七十九歲。

「錄」云『庚子議和事定，兩宮回朝，合肥有所建議，必遭駁回，王公或面爲訕譏者。一日合肥不知因何事，憤恨而歸，連食粽子十九枚，大病不起。合肥甚重予，皆予親歷目見者。』

李伯行「相老人口授錄訂正」云：『第卅一期逸經內載劉成禺先生記相老人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中一節時日事實，多有不符。按光緒二十六年夏，聯軍入都，兩宮西狩，先文忠奉詔議和，冬初抵京。聯軍將領均請回鑾，先文忠亦奏請，且云西人之請，並無惡意，太后終畏西兵之威，恐爲所劫「追先文忠屢請，始定二十七年夏回鑾，臨時又以天暑展期。七月先文忠奏請益力，乃降詔回鑾，而先文忠已於九月薨於位。十一月兩宮入都，雖飭先文

忠病狀，尙嘆息流涕。回鑾固在先文忠薨逝之後也。先文忠甲午之役，爲朝野所攻擊，迫於匪禍作，咸知非先文忠不能挽救，朝旨一再獎勉，故有「旋轉乾坤，惟該大臣是賴」之廷寄。慶親王雖會同議和，然概由先文忠主張，不參意見不過出奏領銜耳。其他王公更不必問矣。卽文芸閣學士，甲午之時，因不知外情，彈劾先文忠甚力，庚子時亦已覺悟，故感事詩有云：「無分芒鞋迎道左，收京猶望李西平」之句。當時參預和議，鄂督張之洞，江督劉坤一，張之洞因在外省，意見時有不同，然亦不敢過於責難。因先文忠此時聖眷極隆也。口授云：「合肥有所建議，必遭駁回王公或面爲訕譏」亦誤。二十七年先文忠年七十九歲，春秋已高，更因時局艱危，憂傷勞瘁，七月間卽時患病，尙力疾從公。行在時有慰問之詔，並賜人蔘。九月間，因與俄使爭東三省事不協，憤而歸，越日卽嘔血，旋便血，數日卽薨，非關食粽也。先文忠壯時，因喜食糯米，尤喜鹽鴨蒸糯米飯，蓋鹽鴨置糯米上蒸之，鴨油盡入糯米中，味極美，然非合肥之鴨，肥壯而鹽極重者不辦。暮年時，因此物不易消化，亦不常食。蓋先文忠官畿輔時，聘西醫顧問，飲食起居，均合衛生，所謂粽子，因不常食，且無十九枚之量。相伯

老人所云，想因年久記憶不淸，遂多舛誤耳。」

淸廷下諭興學育材。

各省籌設武備學堂，命將各省書院改設大學堂。各府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及蒙養學堂。

選派學生留學外國，定學堂鼓勵章程，學校卒業考取合格者，給與貢生，舉人，進士等名稱。

盛杏蓀創設東文學堂於上海。

「曉隱居士自訂年譜」云：『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盛宮保設立東文學堂，投考者六百餘人，僅取四十人，余（丁福保）與（族弟）慕韓皆考取，遂同入學堂習日文。吳稚暉先生謂日本文法，盡力而教，盡力而學，不過十日可得大略，以後宜多閱日書，使文法嫻熟云。』

民國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先生六十三歲，

淸廷派張百熙爲管學大臣，吳汝綸爲大學堂總教習，嚴復爲編譯局總辦，汪大燮爲日本留學生總監督。

梁啓超蔡元培，先後從先生習拉丁文。

「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云：『最先來要求吾教拉丁的是梁任公，任公求教的時候，他已經學過五個月的拉丁。後來有蔡子民、張菊生、汪康年諸位。吾感於這幾位同學的熱誠，就聯想到一般青年，就決定辦震旦。吾還記得蔡子民在徐家匯南洋公學教書，吾住在土山灣前面的樓房裏，子民每晨必從南洋公學步行而來，約摸有四五里路，從吾讀拉丁。有時竟在五點鐘的時候，天還沒有亮，子民已在外邊低聲喊叫：『相伯！相伯！』吾很希奇，老清早已有人來看吾。吾就開窗下望，原來就是蔡子民，吾急忙搖着手，對他說：『太早了，太早了，八九點鐘再來吧！』蔡子民不得不敗興而去。』

「談」云：『當時蔡子民先生在南洋公學（即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職，要跟我學拉丁文，我告訴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爲骨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子民先生執意要學，說拉丁文爲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語文，那就無從了解。子民先生的話固然說

得正當，然我還以爲很難辦到。一來是因爲中年而有煩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指望牠有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南洋任職，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閑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匯慈母堂前一排的樓上。樓下就是大門，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爲這兩種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一點的靑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爲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爲然，於是就派了二十四個學生來學。」

南洋公學學生全體能課、創立愛國學社。

民國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先生六十四歲。

創辦震旦學院於上海徐家匯大文臺內。

「集」云：『想當年創辦震旦，我因遊歷歐美回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大學教育並駕齊驅：這是理想！事實是這樣開始的，蔡孑民先生介紹了二十四名靑年。從這

第一班學生，逐漸增加，形成學院，』

「談」云『我教了二十四個學生稍稍有點成績，於是風聲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雲南、四川、陝西、山西，皆不遠數千里間關跋涉而來，這些來學的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實具有西歐 Akademic 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學院。』

「譜」云：『先生創設震旦學院於上海。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字，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為蒙童設法，因襲成規，經過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乃邀約同志胡敦復炳生貝季眉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至是先生以來求學者衆，乃就徐家匯天文台餘屋，設震旦學院。』

「震旦學院」雜誌第一年第一期「緒言」云：『自庚子拳亂後，海內志士有鑒於歐美之強盛，我國之孱弱，遂幡然省悟，非運輸泰西各國新知識為我國補救之方針，維新之基礎，不足與列強頡頏於世界。時丹徒馬公相伯，以通達耆儒，熱心教育，方旅居於滬西土山

灣。瑞安項君偉人，因於癸卯春，糾合同志負笈造廬，願爲門下士。馬公遂爲之擘畫經營，商之天主教會，權借徐家匯老天文台爲校舍，定名爲震旦學院。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云：『千九百零二年之歲首，相伯先生已退隱土山灣，南洋公學教授蔡孑民等三人，率學生數人往訪之，請創立一校，而肄業焉。相伯先生允之，且爲請於耶穌會，於是諸司鐸偕來贊助，此新校遂以成立，命名曰震旦，時千九百零三年二月之杪，即滿光緒二十九年也，』

「震旦大學一覽」云：『公元一九〇三年（光緒癸卯）爲本校始創之年，時相伯先生方寓居土山灣，孑民先生則掌教於徐家匯之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相距咫尺，過從甚密，得間聯合南洋師生數人建議先生，設校招生，教授所謂西學，先生允之，並約定耶穌會士偕來贊助，至二月杪新校成立，定名震旦學院，蓋取東方光明及前途無量之意焉。』

陳傳德「馬師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云：『自戊戌政變，新舊交訌，繼以庚子之亂，國勢危如纍卵，自非廣設學校，士子改習泰西有用科學，無由儲備專門人才，挽

回國勢，其時淸廷亦知變法自強，雖科舉未廢，而上海已設有南洋公學矣，北平亦設有京師大學堂矣。先生以舉辦學校，首當注重譯學，擬召集長於國學，或出身科舉之有志人士，用速成方法，教以英法德文，從事翻譯歐美科學書籍，擷其精華，供吾借鏡，此議大爲識者所韙，於是有震旦學院之創設焉。震旦創始於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春，校舍師資，俱得徐匯天主教堂之助，以老天文台爲學院。』

先生自任院長，手訂章程，行學生自治制，課程注重文藝，採泰西名作爲課本，崇尚科學，爲干祿者戒。

「譜」云『先生自任院長，以項微塵驤爲總幹事，而各科教授，則由教會諸長老義務擔任。所定課目，大別爲四，曰語文學、曰象數學、曰格物學、曰致知學。語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習英法德諸現代語，以應世用，但求能譯書閱報章，不求爲舌人，故其教授法亦特異，挈舉綱領，不屑屑於辨語音認生字。其餘各科目，亦但開示門徑，啓學者自由研究之風，蓋斟酌遠西 Academy 之制，而變通以適吾國之用者也。』

「馬師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云：『先生自任監院，院內各部事務，在先生監督之下，悉歸學生管理，稱爲幹事，除項微塵君任總幹事，鄭子漁君任會計幹事，爲固定職務外，其餘幹事，於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其職務在學期之終爲止，執掌權限，悉遵學生自治規程。』

民國前八年，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先生六十五歲。

「馬氏文通」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于右任化名劉學裕入震旦學院肄業。

「譜」云：『關中于右任先生以作詩譏時政，被清廷緝捕，避難走海上，先生聞之，招之入院，併免其學膳費，曰，吾以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也。于先生原名伯循，右任其字，以避清吏耳目，乃以劉學裕之名著學籍。』

「于右任先生六十歲年譜」云：『民國前八年甲辰，先生年二十六歲。是年先生應禮部試於汴梁。初，先生嘗印行半哭半笑樓詩，譏切時政，三原令德銳揭白陝西巡撫升允指爲

革命黨，升允遂奏請革去舉人，嚴緝，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即行正法」之語。電旨到陝，升允即派員赴汴辦理，鄉人李雨田先生洞知之，密遣人間道告先生，遂開關南下，至上海，肄業於震旦學院馬相伯先生之門』

民國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先生六十六歲。

創辦復旦公學於吳淞，先生自任校長。

「譜」云：『震旦學院之創立也，外籍傳教士，擔任義務講座，學校行政，則學生任之，養成自治之風。是年（乙巳）春先生微疾養痾，外籍教員改革校政，別定規制，違創辦時初意，先生為避免師生衝突計，乃率全體學生離徐家匯舊址，謀另覓新校舍。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南昌熊季廉先生師復，寶山袁觀瀾先生希濤聞其事，咸來相會。維時校址未定，而報端忽發現徐家匯震旦學院招生廣告，先生因與嚴熊袁三先生聯名啓事，更名為復旦公學，此復旦二字與社會相見之初一次也。海上縉紳，如張季直曾少卿諸先生，亦助之甚力。先生則請於兩江總督周玉山馥，撥吳淞營地七十餘畝，備建校舍，同時發開辦費一萬元，又

撥借吳淞提督行轅為臨時校舍，於是年中秋節正式開學。此先生創辦復旦公學之經過也。復旦既成立，先生被公推為校長，以李登輝先生主教務，而行政則由先生派同學葉學裕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分任之。時經費絀，教員束修且不繼，先生乃自授法文班各課，以望七之高齡，終日高坐講臺口講指畫，不以為苦。是年冬，先生復請於江督，月撥經常費二千元，於是復旦公學之基礎始固。」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云：「千九百零四年歲首，相伯先生請耶穌會盡力相助。安徽傳教司鐸南從周被召至滬而為震旦之教務長。南公盡改舊章，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恐以己故阻南公之施設，辭職而去。學生大譁，相率離校，震旦遂暫行停辦。而離校學生於吳淞復創一校曰復旦。」

「于右任先生六十歲年譜」云：「民國前七年乙巳，震旦學院以外籍教士干涉校事，散學，先生奉馬先生命，與同學葉仲裕先生等，別組復旦公學於吳淞；海內名流羣相贊助，遂為後來東南學府之重鎮。」

是年，丹陽設商會公舉先生爲名譽會長。

民國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先生六十七歲。應兩江總督聘，至南京講演憲政。

「年譜」云：『淸室頒預備立憲詔，先生應兩江總督聘，赴南京講演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憲法之眞精神，聽衆數萬人，鵠立數小時無倦容。』

留日學生發生學潮，先生奉命東渡，辦理善後。

「譜」云：『是年（丙午，）留學日本諸生以抗議日政府取締令。相率歸國，先生奉命赴東京辦理善後，以嚴又陵先生任復旦公學校長，先生雖奔走國事，於校事仍以時存問。』

民國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先生六十八歲。在日本發表演說，撫平學潮，博得中國第一名演說家之稱譽。

「集」云：『光緒三十三四年間，留日學生發生學潮，余又重渡扶桑，以撫平之，當時嘗以『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一語，蒙湖廣總督張之洞之稱揚，以爲中國第一名演說家。當時梁啓超嘗爲余記錄。』

民國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先生六十九歲。

德宗崩，醇親王攝政，溥儀登位，年號宣統。

「康有爲與李提摩太書跋」云：『吾國宮中祕密，非外人能知也，惟裕京卿朗西之女德菱女史，曾入宮侍上讀英文，知最詳確，卽撰清宮二年紀事之人，人猶在也。其告我曰，那拉后幽禁上於頤和園玉蘭堂，不許出一步，隆裕后及珍妃瑾妃，皆侍膳時可見，不同至玉蘭堂也。堂中惟列書，上終日惟讀書寫字，或與德菱談天下事，曰某當革新，某當整頓，已大聲曰，作夢，則垂首嘆，無復言。德菱又曰，先帝以弑崩也，那拉后令崔太監進毒藥，遂崩，先帝遺詔，出一斬字，寫袁半字，未成，隆裕不奉詔云。』

「疇隱居士自訂年譜」云：『十月十九日德宗景皇帝龍馭上賓。二十一日慈禧皇太后亦崩。十一月初九日，宣統皇帝登極，帝爲宣宗之曾孫，德宗之姪，攝政王載灃之子也。御名溥儀。』

震旦學院，由徐家匯遷至上海盧家灣呂班路。

「震旦校史」云：『震旦草創，初無校舍，其始也，由相伯馬先生假徐家匯天文臺舊址，暫作課室，以資弦誦。門鄰土山灣，鄰孤兒院，規模固至簡也。迨一千九百零八年春四月，震旦乃由徐家匯遷盧家灣，購地百零三畝，地當呂班路兩旁，處上海徐家匯之間。』

民國前三年，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先生七十歲。

清廷與日訂圖們江中韓條約。

春三月，為李問漁編「古文拾級」撰序。

夏，震旦學院行暑假禮，請先生蒞院演說。

「震旦學院記事珠」云：『五月十四日本院行給發文憑兼暑假禮，先由馬公相伯演說，論光陰之寶貴，勗諸生於暑假時，須溫習所學各科，娓娓動聽，合座擊節。』

冬，先生復任復旦公學校長。

「譜」云：『嚴又陵先生長復旦公學未一年即辭去，繼之者為夏劍丞先生敬觀，高步旦先生鳳謙。至是年冬，高先生復力辭，乃由衆請先生復任，延于右任先生授國文，師生切劘。

民族革命思想日益滂沛，清吏爲之側目，先生不顧也。』

民國前二年，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先生七十一歲。

四月詔定八月二十日，召集資政院，並預頒欽選議員，先生爲江蘇省諮議局議員。

「譜」云：『是年各省設諮議局，以先生爲江蘇省諮議局議員，仍領復旦公學事。』

夏，震旦學院行暑假禮，仍請先生蒞院演說。

「震旦記事珠」云：『五月二十四日，行發給文憑兼暑假禮，先由局公相伯演說，以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義，反復推論，淋漓盡致。』

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先生七十二歲。

三月二十九日趙聲黃克強等在廣州舉事，死者七十二人，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事後叢葬於黃花岡。

六月初五日，震旦學院行暑假禮，先生蒞臨演說。

「震旦記事珠」云：『馬相伯先生演說，大意謂諸君爲學猶掘井也，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學之未成也，及乎及泉，是泉也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此德一立，吾人何在不可立身，何在不可立家立國授之往古中外之豪傑，其成也，無不自立德始，今人不重立德，往英美，而英美棄之，往德法，而德法厭之，雖本己之國土，亦將爲人所厭棄者而不得，可不畏哉。」

八月武昌革命起事。

秋，復旦公學由吳淞遷無錫，復遷上海。

「譜」云：『革命軍與復旦公學吳淞校舍充光復軍司令部，校事停逾一年。』

「談」云『復旦開學未幾，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經過了一次光復，復旦學校被軍隊佔據，大家就帶着全校學生跑到無錫，暫借李鴻章的祠堂做校址。我們在無錫住了一個月光景，革命後，我們又把學校搬回上海。』

南京政府成立，選孫總理文（中山）爲臨時大總統。

「疇隱居士自訂年譜」云：『十一月十三日，南京政府成立，大總統孫公文，同日就職，黎公元洪就副總統職於湖北，改用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降旨讓位。』

「孫中山先生年譜」云：『辛亥年陰曆十一月開會議於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共十七票，先生以十六票當選。遂於是年陽曆一月一日在南京就職，並布告全國改用陽曆。是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退位。』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先生七十三歲。

民國成立，起任南京府尹，時將領麕集，論議龐雜，先生調護維持。是年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長並代理都督。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先生七十四歲。

北上任北京大學校長，

「譜」云：『先生至北京，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從教育部長蔡孑民先生之請也。』

旋辭去任總統府高等顧問。先生所譯「新史合編直講」出版，

「譜」云：『書爲賚來第主教原著合新約及四大史紀而成，故名，先生精心迻譯，並於每章之末，加以講疏，正文做何書典謨，而疏解則力求顯達，雅俗共喻，於教會譯經中別開新

面。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先生七十五歲。

居北京凡四年。歷任參議院參議，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先生七十六歲。

與英歛之設立輔仁學社於西山。收集生徒講求經史百家之學，刻苦自勵。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先生七十七歲。

與雍劍秋等在北京聯合天主教民開會，反對孔道修身，定爲國教。發表「書請定儒教爲國教案書後」長一萬五千言。又撰「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一文與雍劍秋等發起天津信教自由會，聯合天主耶穌回釋道各教徒，擁護完全之信教自由。

「譜」云：『先生居北京凡四年。以前遊朝鮮時與袁世凱雅故，故袁氏亦優禮甚至，歷任參議院參議，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先生主持正義，陰折奸謀，嚴氣正性，同列敬憚，嘗著華封老人憲法談，主廢省制，改郡縣，立鄉甲保，普遍徵兵，讀者欣服，時有主國教者，先

生以述信仰自由原理。印小册多種駁正之，議遂不行。及帝制議起，先生力爭不聽，方解職
南下，而密探已周布寓宅，謀不利於先生，遂不果行。」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先生七十八歲。

南下，隱居徐家匯土山灣。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先生七十九歲，

撰「國民照心鏡」，促國民速起自治。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先生八十歲，

上海諸弟子爲先生祝嘏於徐園。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先生八十一歲。

是年寓居北方。

「表」云：『民國九年，羅馬教宗本篤十五世於先一年頒「夫至聖至大之任務」通牒，
先生以通牒主旨在訓令教士注重當地國文字並努力栽培當地教士從速完成由當地

人主持之教會，故親爲翻譯，文筆優異，一時教內家絃戶誦，嘆爲得未曾有。又爲英斂之先生萬松野人言善錄及陳援庵先生垣刻教中名著撰序跋諄諄以提高教中文風爲念。」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先生八十二歲。

南歸，仍居土山灣。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先生八十三歲。

江蘇省長韓國鈞辭職，先生被舉爲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因至寧；迨孫傳芳至，始返滬。

申報五十年紀念，徵文於先生，撰「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於科學宗教並行不背之理，闡發至精。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先生八十四歲。

退居土山灣，名其居曰綠野堂。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先生八十五歲。

終歲居綠野堂，足不出戶，日臨池習字。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先生八十六歲。

英斂之發起輔仁大學於北京，請先生主持，任校長，先生以年老多病，辭不就，然對校務仍多指示。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先生八十七歲。

上海天主教教友創「天民報」聘先生爲總主筆，撰發刊詞，長二萬言。同年「致知淺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語」云：『吾曾爲震旦編了一部講義，叫做致知淺說。後來吾整理一下，由商務出版。這部致知淺說是吾根據幾種拉丁作家而編纂成的。吾譯的種種名詞往往引用佛學或道家言。致知淺說祇說了名學部份，但是看了這本書，就可以知道中國文字上不通的地方。』

「譜」云：『初，先生長震旦學院時，嘗徇門弟子之請，有「拉丁文通」「致知淺說」之

作，編次未竟，存稿亦多散佚，遂未付剞劂。隱居多暇，遂輯補成書，將致知淺說第一卷原言篇付印，其原行原道以下，尙待賡續整理也，然定名之審，立界之精，已足見先生治學不苟之一斑矣。』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先生八十八歲。

不問時事，與徐允希司鐸合譯「靈心小史。」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先生八十九歲。

蔡孑民于右任等假徐匯公學爲先生慶壽。震旦大學二十五週紀念，先生以創辦人資格蒞臨訓話。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先生九十歲。

「靈心小史」由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上海諸弟子發起祝嘏於震旦大學。

「譜」云：『是年春，祝嘏於震旦大學，由蔡孑民先生主席先生以南北統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門弟子如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爲國宣勞，得行其志，引以爲樂，精神矍鑠，與會甚

佳。」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先生九十一歲。

爲江蘇省通志局擬宗教一門稿。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先生九十二歲。

九一八變作，先生大聲疾呼，促國人用國貨廣播紓救國難演說。

「譜」云：『先生仍居土山灣繙著致知淺說，復譯四聖福音，著書談道，開示承學，不問世事。及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起，乃忠義激發，寢食俱廢，謂國亡無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無以自救。海上各團體有來相謁者，必以此義詔之，著論發言，眦裂髮指，人咸感奮，散見「國難言論集」及「國難芻議」等書中。』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先生九十三歲。

一二八變作，先生仍居土山灣。發表國難人民自救建議。向國難會議提出「實施民治促進憲政以紓國難案」發起中國民治促成會，江蘇省國難會，不忍人會等。名其居曰樂善堂。

「譜」云：『一月二十八日，日海軍登陸，上海戰起，咸以土山灣不安，勸遷居租界。先生謝之，獨居危樓。著「國難人民自救建議」寄天津益世報發表。』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先生九十四歲。

「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先生九十五歲。

徐光啓三百年紀念，爲科學雜誌撰「徐文定公與中國科學」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先生九十六歲。

撰「童鮑斯高聖傳」序。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先生九十七歲。

丹陽同鄉決建相伯圖書館於丹陽，先生慨捐中西書籍八千七百卷。是年冬，南京天主教主教于斌博士，請先生入都。

「增譜」云：『數年來，先生憤時憂國，意氣激昂，頗有責望政府當局過殷而未易急切施

行者，先生亦悟之。至是，先生見中央保固疆圉，不屈不撓，而蔣委員長以一身負黨國之重，宵旰憂勤，忍辱負重，精誠感格，民志交孚，尤爲國運復興之機，則大喜過望。會委員長五十壽辰，先生親書壽字爲賀，其旁注：「籠罩一切時期無往不利」十字，蓋老人復仇雪恥之心血，已傾注於最高領袖矣。』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先生九十八歲。

三月，中央任先生爲國民政府委員。

四月三十日爲于右任先生六十初度之辰，先生爲詩祝之。

五月十六日，國府要人及諸弟子假國際聯歡社爲先生祝九旬晉八壽辰。

七七變作，上海淪陷後，遷居桂林風洞山。

「增譜」云：『是年三月，中央選任先生爲國民政府委員，並於五月十六日假國際聯歡社祝先生九旬晉八壽辰。揖頌歌詩，四方交集。先生所譯四聖史亦適於是時脫稿，字斟句酌，精神貫注，國老長年，羣倫慶慰。七月七日，蘆溝橋變起，先生大憤，逾二日，爲「鋼鐵政策」

廣播，以儆國人。會上海陷，日軍迫首都，乃徇馮煥章玉祥李德鄰宗仁二先生之請，遷居廣西桂林之風洞山，卽明賢瞿忠宣公式耜殉國處也。」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先生九十九歲。

由桂遷至諒山。

「增譜」云：『是年春，先生撰「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一文，揭載報端，語語儆惕，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爲先生祝九十九歲壽，並發起千齡會。十一月，于院長右任以先生年老畏寒，請移居昆明，先生允之，於十八日首途，二十七日車抵安南之諒山，以病不得進，遂暫留居病亦旋瘳。』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先生一百歲。

四月六日全國各地舉行遙祝百齡典禮。

「增譜」云：『先生壽晉期頤元旦，各方祝電紛集，目爲中興人瑞。四月六日，全國各大都會，同時行遙祝典禮，情緒熱烈。重慶慶祝會於銀行公會舉行，羣賢畢至，蔣委員長亦親蒞

止，由主席領導行禮，儀式尤極隆重先生以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勞苦爲念，特移贈壽儀爲犒慰傷兵之需。』

「表」云：『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五日，于斌主教親至諒山，賚教宗頒賜聖像，並代致宗座降福。三月十九日，諒山本堂漢司鐸特在先生宅內舉行百歲壽辰謝主彌撒，七月羅馬教庭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親臨訪問，備致崇敬，十一月四日逝世。』

十一月四日，壽終諒山。

「增譜」云：『惟時先生雖居越境，而關心祖國，頃刻不忘，國人有過謁者，相見無別語，惟殷殷詢抗戰情形及各地建設狀況，反覆不已。年事既高平時體力，惟賴藥品支持，至十月十九日，諒山氣候劇變，寒燠不時，先生體溫高至三十八度，醫治未痊，漸至沉頓。二十九日有客告以湘北大捷詳情，先生甚喜，是晚即能起坐，且略進食，然以興奮過度，遂難入眠，病勢猛劇。十一月三日九時，招家人近前，似欲有言，而語音已不能辨，僅聞「消息……消息……」含胡之聲而已。家人以「國事有領袖及諸當軸主持，全國軍民，戮力抗戰，不獲勝

利不止」語之，先生微頷其首，旋即綿惙，至次晨寄時遂溘然長逝，是爲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即西曆一九三九年也。」

附錄

一　苦鬪了一百年的馬相伯先生

一　叫了一百年要把中國叫醒

最近憂國身殉，客死異域的百歲老人馬相伯先生，他誕生的時候恰逢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如今壽終於中華反抗日軍侵略的時期，可以說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一位耆宿，他是中國近百年來外侮內亂事變的身歷目睹者，南社巨頭柳亞子先生詠稱他是「一老南天身是史，」是最確切不過的了。

馬老先生在活着的時候，常對他的左右說：『我是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生的，自從一

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中國爲禁鴉片烟，和英國打了敗仗，割了香港，我幼時便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咸豐八年俄國割去了黑龍江以北兩百四十萬方里的地方烏蘇里江以東一百三十萬方里的地方；光緒十六年英國又割去了西藏哲孟雄一帶，光緒二十一年日本又割去了臺灣，一口併吞了高麗；民國初興，外蒙古獨立，後來日本又進攻我大陸，東三省淪亡……世界上的人民要算我們的同胞最苦了，我是在國家憂患中生長着。現在我還受他人的欺凌，在國難的祖國中活着！唉！我老了，年高非福，有何可樂？望可愛的青年們，看見同胞的受苦，不忍看中國再被宰割，號召青年同志，一致起來救國。』

這一篇多麼沉痛的言論，不但映照出了中國近百年來政治的縮影，同時也可以當作馬老先生留給我們這一個大時代青年們的一張遺囑！記得他避難養病諒山時，曾很感慨地對去訪問他的胡愈之先生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馬老先生，過去一生，爲國，爲民，爲正義公道，奔走呼號的勞苦精神都包括在這二十幾個字裏面了。

于右任先生在重慶參加慶祝馬老先生百齡盛典中，曾以「百歲青年」表揚他老師一生奮

鬪的精神，歷述相老生平所經種種的挫折及艱苦，眞可以給我們後生青年當作處世作事的模範。筆者曾費了七個月的工夫，輯成「馬相伯先生百歲年譜，」爲字約十萬餘言，初稿已在中美日報發表，他日當彙印專册問世。現在接得馬老先生辭世的噩耗，悲慟萬分。便把先生一生所遭遇的外患艱苦，和他憂心國事，熱烈奮鬪的獨特精神，略加追述，以喚起我輩後生愛護國家民族的熱誠，激勵全國青年們學取先生一生在苦難中所表現出的苦幹和奮鬪的精神！

二　從礮火瘟疫中逃生出來

把時代倒算上去，在一百年前，林則徐在廣東燒鴉片烟的第二年，英國派了一萬五千名海軍侵犯中國海岸的時候，江蘇省丹陽縣的馬家村裏，有一個小孩子出世了。這個新生的小孩子，就是後來年享百齡上壽的中國人瑞馬相伯先生，他誕生於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即淸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十八日，（公元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過了兩個多月後，和江蘇比鄰的浙江省舟山和寧波兩地，都淪陷失守了。道光二十二年，英兵占領上海，攻打鎭江，年方三歲的馬良（相老的家名）

就跟了他的父母，全家逃出鎮江城，到山裏去避難。

相老在幼年時便嗅到了「敵礮」的火藥味，看見了家破人亡的慘景，在他純潔無垢像白紙般的腦袋裏，從小就印上了一幅血淋淋的圖畫，種下了他後來反抗異族侵略者們的愛國熱誠的種子。

清廷和英國講和，簽訂了開中外不平等條約先例的江甯條約後，馬家一家男女老少都回到城裏去，只剩下相老一個小孩子留在鄉下，母親也走開了，叫一個鄉下女人做保姆。大戰之後必有大疫，這一年鄉間天花盛行，幼小的相老不幸也染着了這個時症，後來經他的姊姊悉心護侍，症候減輕，正要快將結痂，忽然重新又發，其勢凶險，竟至呼吸全停。家人已經買了棺木預備收殮，相老的父親松巖公聞訊趕來，抱了他大聲慟哭，捨不得放他入殮，已經昏迷了的小孩子忽然像從夢中醒轉來一樣，有氣無力地說：『阿爹，我不死，我要立功後再死。』果然，這個從死裏逃生的孩子，雖則他日後，屢經世變，飽嘗苦難，却還轟轟烈烈做了許多大事業哩！

三　有其母必有其子

中國有一句俗諺叫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相老幼年連遭兩大災難：在鴉片戰爭中嘗到顛沛流亡的痛苦；患染天花，又幾乎殤折，「吉人自有天相，」總算遇凶化吉，留下一條小生命來。

等到相老長到九歲，全國霪雨爲災，江河潰決，江南發生大水，鎭江成爲澤國，平地積水二三尺，可駛船隻，馬家房屋的底層都浸在水裏。愛淘氣的相老看了覺得有趣好玩得很，爬到樓上，坐在窗口，伸出兩隻脚浸到水裏洗濯爲戲，正玩得高興時，忽然一個不留神，元寶翻身跌倒在水裏去了。

相老的母親正在樓上做活，耳聽得撲通一聲，抬頭一望，兒子連影子都不見了，知道事情不妙，趕到窗邊，只看見水上起了一團大花浪，說時遲，那時快，她老人家急忙拿了一根竹桿投到水裏去打撈，乖巧的兒子從水裏伸出兩隻小手來，緊緊拉住了竹桿，像一條翻江龍般，被救出來了。他滿身淋漓，弄得像落湯雞般，但是仍舊神色不變，而口中且喃喃自語道：『我吃了很多的水，很多的水。』

相老的母親姓沈，家教素來很嚴，對於他兒子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肯放鬆一步。在這種

家教嚴格的家庭中生長起來的相老，從小就養成一種嚴肅的克苦觀念，他後來處世接物不肯薄待他人，也從來沒有對人無禮的舉動都是受他母親很深的影響

相老童年時的家庭生活是很圓滿的，他有一個和善的父親，一個哥哥叫建勳，一個姊姊比他大五歲，非常愛護他，相老出天花生重病時，姊姊悉心護侍他，他在床上執住姊姊的手說道：「生我者父母，你是我的救命大恩人！」他還有一個最痛愛他的外婆，母親責備他的時候，他常常躲到外婆身邊去借她做靠山。中國老家庭的治家格言是「嚴父慈母，」相老的家庭，却有「嚴母慈父。」這位教子有方的賢母，對於窮苦親友却又非常慷慨，相老一生疏財好義，從事慈善事業的行爲，却是受他母親的教育，可以說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她活到九十一歲的高壽，父親則活到七十五歲，馬氏一門都是長壽，也可以算是一段佳話。

四　隻身溜到上海讀書

相老年在五六歲時，就入故里的私塾讀書，私塾裏的老師，只教他識字句讀之法，這是中國舊

式教育的傳統方法，只教字音，不講字義，一般孩童也只是像唱山歌般跟了老師莫名其妙地咿唔誦讀而已。這種教法，一點不能使孩子們啓發思想，相老也就糊裏糊涂混過了他的私塾生活。

他是從小好動，而且富於好奇心理，常常看到新奇的事情，便要問長問短，非弄得明白不可，他後來成爲一個哲學家，便在這時伏了根由。可惜當時的中國教育，沒有注意到兒童的心理，做師長的總是用搪塞或恐嚇的方法，禁止孩童們自由發問，不知不覺把孩童們的小小心靈弄成愚昧無知。

相老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是非常強烈的。他晚上在家裏閒空時，總喜歡看天上的月亮，他看得到發狂地步，有一次跑到外面在月亮光下拚命追他，但是終於徒勞。有一次，他登樓開窗，拿了一根竹桿想去敲月亮，但是也是落了一個大空！因此他就向他的師長提出了許多問題，如問月亮是活的嗎？月亮生在那兒？到了每月初三四或廿四五日，他又要問：爲什麼月亮只有半個呢？還有半個上什麼地方去呢？但是不幸得很，他的許多問題，十有八九都要遭受師長的呵斥，或者是瞎三話四地回答他。

到了九歲時，家裏另外請了一個姓陶的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這位老師的學問固然比私塾裏的老師要高明得多，但是也不懂得教育的方法：他是一個經學家，教經的時候，常常爲了一個字，引經據典，講了兩個多鐘點，他把從各家對於這一個字的解釋，一句一句背出來，甚至連那些經學家的姓名都說得一點不錯，但是對於相老也不發生好的影響，一點益處都沒有。

知識慾極強盛的相老，有一次老師給他講一篇八股文時，說那篇清順的八股文，是曾爲嘉慶皇帝所賞識的，就叫他八股文要以此文爲楷模。他就好奇地問道：『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嗎？』老師大罵道：『胡說！皇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何況八股！』相老却是不服氣，心裏終覺不滿意，因爲他當時對於一般士大夫們所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聖明」的天子，也覺得是一個平常的人物，所以才敢有那樣的問題提出來。

相老既然覺得在自己的家鄉，找不得一個可以滿足他知識慾望的良師，他便常常想溜走到別的地方去，去訪求一位明白的老師。在某一個冬天的晚上，他瞞住了父母，人不知鬼不覺一個人搭了一隻小船，行了十天，從鎭江跑到上海去，他那時年紀才有十二歲，身邊只帶了幾十個大制錢，

到了上海直奔徐家匯天主堂，投入徐匯公學報名讀書，時在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正是徐匯公學創辦後的第二年。

五　十四歲當學生又做教員

上海徐家匯因了明相國徐文定公（光啓）築墓於該地而得名，最初是一塊荒地，當時有許多人常到徐閣老墳山上去掃墓，徐家子孫也住在那裏守墓，從明末起，使得徐家匯的名稱，到了後來人口漸多，使熱鬧起來，不久，便成了上海天主教會的策源地。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天主教士在徐家匯天主堂創立徐匯公學，最初原名聖依納爵公學，民國十六年後改稱徐匯中學。初創的時候，祇有小學生十二人。到了第二年，相老入學時，同學已增至三十一人，教員四人，他的老師給他取一個學名叫做斯臧。教員中有一個意大利籍教士，華名晁德蒞看見馬斯臧聰敏異於常童，對他特別垂青，教他學習自然科學，他對於數學特別有研究的興趣，同時還學習西文（法文，拉丁文，）成績很好。

馬斯臧初入徐匯公學時，教師問他從前讀國文每天可讀幾行，他說：十二行。就教他讀十二行，他只看過一遍，便能背誦如流，教師就加到二十四行，再加到六七十行，他終是毫不在乎地看了一二遍，可以一個字都不錯，很熟地背誦出來。

他從小就虔奉天主教，入徐匯公學後，對於宗教禮拜更遵行不稍懈怠。他十三歲時，曾和小同學數人，到教堂中幫助佈置陳設搭彩，教堂高處有一條彩布，沒有人敢去懸掛，他自告奮勇，爬上扶梯，剛踏到最高一級，忽然扶梯和人一同翻倒在地，馬斯臧當場昏暈過去，共有幾小時陷於人事不知的狀態中。事後，他凡遇學校中有需要學生們共同合作的事件發生，他仍舊從不肯落人後面地熱心去幫忙，師長和同學們都敬佩他的急公忘私的奮勇精神。

學校方面看見馬斯臧的國學很有根底，當他十四歲時還在學習西文及自然科學的時期，便請他當助教，教授其他低班的國文及經學，他就一面當學生，一面做教員，這樣一來，馬斯臧得到了教書的經驗，他的學業比從前更有進步更加切實了。

馬斯臧在徐匯公學一共讀了八年的書，他在最後將畢業的學期，共獲得文學科及宗教學獎

賞二個，卒業後入耶穌會研究哲學神學，隔了十年他被舉爲徐匯公學母校的校長，這時他年三十二歲。

六　一場重病連字都不識了

馬斯臧在徐匯公學畢業後，就碰着太平天國軍隊開到上海。那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攻陷杭州、嘉興、湖州、蘇州、常熟、松江，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曾一度駐紮在徐家匯天主堂。馬斯臧目見那個忠王，身穿龍袍，頭披紅巾，早晨也行宗教式的禱告禮，他張貼的那一幅告示，蓋的印大得竟有一尺長。李秀成住宿一夜，便離開徐家匯，秋毫無犯，紀律很好。

到了第二年，馬斯臧因爲聽見蘇州太倉等處，人民受到戰爭的苦難，他便趕到蘇州去救護難民，因爲急公忘私，工作瘁勞，生了一場大病。他生的是傷寒重病，僵臥六十多天，有四十天不進飲食，奄奄一息，幾乎死去，他的父親聞訊趕到探望，醫生禁阻入內，只好站在門旁啜泣。馬斯臧躺在床上，微聽見父親的聲音，他神志還清，私下暗想：若使自己不幸死了，老父將何以堪，一轉念間醫生恰巧

來診治，看見斯臧的病勢和隔昨大不相同，已有轉機，大爲驚奇。後來他告訴別人，他重病得愈，或者是爲了他的一片孝心，感格了他崇仰的天主而所獲的恩佑。

馬斯臧生了這一場重病後，頭髮完全脫落，從前所讀的書也完全忘記得乾乾淨淨。大約有一年多工夫，他拿了書本竟一字不識。等到身子完全健康後，他便格外拚命用功讀書，才慢慢兒恢復原狀，那時他年二十二歲。

七　研究算學帳頂現數字

馬斯臧雖則天生一個絕頂聰敏的頭腦，但是平日研究學問也是非常用功，原來天下之大，無論是誰，即使是一個大天才，對於無論那種學問技能，也必須要下一番苦工，然後能夠有所成就，這是一個千古不變的大原則。

馬斯臧害了一場大病後，他幾乎把從前所學得的學問一古腦兒都付之東流，因此他愈加格外用功。他從徐匯公學修完了學業後，入修道院一心研究哲學及宗教學，同時對於西洋的算學，特

別努力研究。他初學西洋數學中的代數幾何三角等，頗覺得艱苦，但是他自己在課餘之暇，到中國古書中去翻尋中國的數學以資參考對證。他最初看見外國書上所講的開方，勾股等等，不甚了了；查考在中國算術中的開方，看到有什麼「赤方」「王方」等，簡直莫名其妙，後來不知道在那一本書中，看到了這種算法，便恍然大悟，徹底理解，他得到會通中西數理的樞紐，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快樂。

到了老年時代，相老常常對人追述他青年時代用功研究學問的情形道：『我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夜間睡覺的時候，仰視帳頂上，都隱隱約約，閃閃灼灼地出現了許多數目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目字，於是我始悟韓昌黎所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實爲篤學之士的甘苦之言！』

他在研究數學時，如偶有心得或新的發現，常筆之於冊，後來積至一百二十多冊，他自己把這些筆記，擬了一個名字，叫做「度數大全」，這許多辛苦的成績，可惜當時沒有保存，所以到後都已散佚了。

八　講求學問注重實驗不厭甚解

世人都知道馬老先生是一個哲學家，宗教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不知道他在少年時代，對於科學也曾下過一番苦功研究。他不但喜歡數學，對於物理化學，也都有特殊的興趣。

馬斯臧在上海求學時，西洋的科學正剛在開始發展。他曾經親自做化學的試驗，拿了一隻真空的瓶製造煤氣，居然可以點一二分鐘之久。他也曾拿了一根玻璃管擦羊皮布，擦後居然可以吸紙屑。他常拿這些物件試驗當作消遣的玩意兒，人家看了往往連稱奇怪不已，其實他們都不知道煤氣可以發火，玻璃管經磨擦後可以發生電磁的作用。他有一次還和人家開玩笑，他說他有一套了不得的本領，可以把普通的玻璃做成為琥珀咧！

古人說得好：「物有本末，事有先後，」有果必有因，可是中國向來對於這原則的應用，偏重於行為方面，而不重學問。祇講「原行，」而少講「原理，」祇講「原道，」而少講「原物。」

中國人大家犯有一種毛病，對於無論那一種學問，大半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許多

西方發明的科學，在中國很早已經發現可是大家都說不出原因而且也不肯推究其原因。馬斯臧在研究學問的時候，他是打破這種傳統的習慣，而不厭其詳地非研究到明白。便到底不肯放手。

他不但對於研究科學如此，即使研究文學也是如此。相老常對人說：「中國人太不講求解釋，不但意思囫圇吞，字句也是囫圇吞。中國的論理學實在太不講究了，祇偏重行為一方面，往往有了很好的意思，不求甚解，不想發揮。譬如「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什麼道，竟值得一死？譬如「無我」二字，我字做什麼解釋？像這樣囫圇吞的說法，還能闡明學問麼？外國人不厭甚解，外國人最好的是「界說，」時人譯做「定義，」凡界內的必須解釋清楚，界外的也要加以說明，此之謂界說。中國人不講求界說，更不講求邏輯；因此中國的論理學，也就太混統，說不出究竟。

九　六十四歲創辦震旦學院

馬老先生生於晚清，正是外侮內患煎迫的時代，他看見清廷政治腐敗，便絕意仕進；又看見國勢危殆，執政者都是昏憒之徒，而一般青年學子都還埋頭於帖括之學，他便乘清廷力圖變法自強

的當兒，毅然提倡科學，盡瘁於教育事業。那時他已年六十四歲，在普通的人活到這近古稀的年齡，早已退居林下，他老先生因愛國心切，有志培養科學人才，便和上海天主教會相商，在徐家匯創立了震旦學院。

震旦學院最初創立時的宗旨，首先注重養成譯學人才：相老招收了四方有志新學，而長於國學的士子，其中有不少是科舉出身的，用速成方法，教以英法拉丁文，從事翻譯歐美科學書籍，取其精華，作爲借鏡。所以在課程方面，一共分設四科：計語文學，象數學，格物學，及致知學，而以外國語列爲必修課程。

震旦學院初辦時，並無校舍，也無基金，是借徐家匯老天文臺東邊一幢小樓，當時的境況是非常簡陋而且困難的。在馬老先生的臥室外，是七八個高材生共處的自修齋舍，其餘的都蟄居樓下。可是學生們的精神都很健旺，馬老先生也不辭辛苦支持這個學校，他雖以六十多歲的老人，滿頭白髮，而還自己擔任教授，終日孜孜不倦。他喜歡和學生們會餐，分批對食，因晤談的機會而審別生徒的性情，從而啓迪教育。每逢星期假日，召集全體學生，作學術討論，或演講時事，耳提面授，循循善

誘；學生們得益不淺。

在馬老先生主持下的震旦學院，除了研究語文科學之外，對於軍訓體育也很注意。每星期上兵式操三課，請法國軍官教授，有時由軍官率領到法國軍營，荷槍實彈練習打靶。有一次，法軍官教學生們練習武器，有一生汗溶露背少休，給馬老先生撞見，他搖鈴召集諸生訓話，他聲色俱厲地說道：「你們到這裏來求學，都是抱有宏大的志願，都是希望學成後去救國的，或為馬志尼，或為俾士麥，現在如此偷懶，豈有像這樣頹唐的馬志尼俾士麥嗎？」學生們聽了都為汗顏，從此沒有一個人敢在上兵操課時露出一些倦容的了。

十　慘淡經營創立復旦公學

馬老先生創辦震旦學院後的第三年，因為和外籍教士意見不合，他便辭去職務，另覓地址，創立復旦公學。那時在民國紀元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先生時年六十六歲。

復旦公學產生時，不但校址無着，而且缺乏教師，以前震旦學院中有和先生同教的教士，都搶

任義務教授，所以雖無的款經費，尙可維持。復旦初立竭蹶困苦的情形，更達極點，可是他老人家仍舊抱着百折不撓的精神，發揮他一身道誼情感，使學生們深受感化，共同支持奮鬬，克勝了諸多困難的環境，漸漸地形成了一個模範的私立大學。

馬老先生離開了徐家滙後，他把校具圖書，先寄頓在租界愛文義路和新閘路間的某宅中，後來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鎭台的舊衙門。他便打電報給他的舊交兩江總督周玉山（馥），圈撥下了七十多畝營地，備建校舍，同時還授給開辦費一千多兩，又指定借撥吳淞提鎭行轅爲臨時校舍。

等到臨時校舍修葺既竣，規模粗具，恰巧顏惠慶先生介紹李登輝先生去見馬老先生，便禮聘他擔任總教務，在光緒三十一年的中秋正式開課。

馬老先生看見校中經費困難，對於教員束修籌措爲難，他便自告奮勇，像從前在創辦震旦學院時期同樣，自己擔任教授法文。你們試閉目想一想，一位六十六歲的老人，兀坐在高台上，他鼻端架了一副粗邊的銅框眼鏡，終日口講指劃，不以爲苦，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幅圖畫哩！

復旦開學不久，便遇着辛亥革命復旦校舍被軍隊佔據，他老先生就帶了全體學生跑到無錫去逃難，暫借李鴻章的祠堂做校址上海光復後他又把學校搬回到上海。到了上海沒有校址他寫呈文給江蘇都督莊蘊寬，把海格路的李文忠公祠撥給復旦做校址。

今年復旦大學在重慶北碚舉行二十八年度春季畢業典禮時，馬老先生還寫了一篇訓詞，他寫道：「回憶光緒乙巳之歲，震旦散學，余乃率領菁英，賃屋三楹於滬西新閘路，更名復旦，予年既六十六矣。及後代予主持校務者爲李君登輝，計予卸去校務以後，今歷二十有九年，今吾校遠陟巴渝，恢復有期，諸生宜各養浩然之氣，勿餒勿蹶。論今日吾校之校舍，或稍遜於滬上以比昔年新開路之三室則過之。……余年既百歲，而弘我漢京之意，不讓當年菁菁者莪，其有望於諸生之光復舊物者至矣！」

十一　羣雄爭功妙喻平糾紛

馬老先生在七十歲以前專心辦理教育事業，不大干涉國內的政治，自從民國成立後，他因爲

袁世凱是他的舊交，經不住他再三敦請，就出任總統府高等顧問，並歷任參議院參議，平政院平政等職。

馬老先生有一副雄辯的口才，少年時對於羅馬名賢西塞羅的演說學，也下過很深的研究，自從他在東京公使館參贊任內，爲了發表一篇外交演說，獲得了「中國第一大演說家」的別稱以後，他就到處被人家聘請演講。他上台演講時，事先從不預備底稿，大半是隨機應變，觸景取材，因爲他有豐富的中外學識做根底，不愁沒有資料，每一開口，不但有聲有色，而且像舞台上的藝員一般，能夠抓住羣衆的心理，他實在是一個具有大政治家風度的雄辯家。

記得辛亥年武昌起義後沒有好久，江蘇的革命黨員聯合新軍，把盤據南京的張勳趕跑了，江蘇巡撫程雪樓去了紗帽，做了本省的第一任都督。但是當初因爲革命黨員新軍中的下級將領，都榮升了高級將官，趾高氣揚，都督是不容易做，有一次忽然聚集了一百幾十個革命軍官，帽兒上都高高插上了白雞毛帚兒，在都督府裏叫罵喧吵，互相爭奪功勞。鬧得一塌糊塗，甚至幾乎揮拳要打起架來。程都督嚇得想逃之夭夭，他們拉住了他不准跑。那時相老正做南京的府尹，便挺身而出代

袁都督從中排解。

馬老先生，一眼看見那百幾十個雞毛帚兒正在聲勢洶洶大鬧都督府，知道不是好惹他們的。他一蹤到高台上，先來一個開場白道：

『諸位都是爲革命而志願犧牲的革命軍人，我要說一個故事比方給諸位聽：一個老媽子看護小主人日夜吃苦，須得要報酬。但是皇太后撫養皇帝，皇后撫養太子，她的功勞比老媽子大，但是皇太后和皇后卻不曾要過報酬，要工錢。諸位都是中華民國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中華民國僱來的老媽子，功勞雖然大，但都是分所當然！』

這一個妙喻，他們聽了又快活，又難過，但是那種不可一世的氣燄，確被他老人家這一盆冷水澆下去了。接着他又發揮他一番大道理出來，最後還把這一般不學無術的將官們，駡得狗血噴，個個弄得啞口無言，一場風波給他安然敷衍過去了。

十二　反對帝制著論痛斥袁世凱

從民國元年起到五年止，馬老先生歷任政府要職，對於民國很多貢獻。初在南京，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長並兼代理都督；先生雍容坐鎮，對外對內，調護維持，很多著勞。民國二年應教育總長蔡孑民先生請，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後任總統府高等顧問。民國五年，規定孔教爲國教議起，他發起信教自由會，揭破帝制的陰謀，聯合全國天主教友，共同力爭信仰自由，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做「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詞嚴氣正，大爲同僚所敬憚。

袁世凱帝制議起，馬老先生上書竭力反對，袁不聽從他便憤而辭職。正想南下，而密探已經把他的住宅四週包圍，他終不屈服，好容易等到一個機會，他化裝扮做一個買菜的老家人，帶了一隻竹籃，逃出了北京城，隱居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從七十八歲起一直到九十八歲（民國十一年被舉爲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整個的二十年，他擺脫了政治生活，以在野當國民的資格，演講作論，喚醒民衆促進民治運動。

在民國七年，他眼見民國共和政體將被軍閥破壞，他就用華封老人的筆名，寫了一本「民國民照心鏡」小册子，洋洋近一萬言，他日後發表的「國難人民自救建議」「實施民治促成憲政

以紓國難案及芻議」等，多半都是根據這本小册子而加以發揮的。

在「民國民照心鏡」中，有很大膽的字句，都是指斥當時有野心的軍閥的，例如：『天下萬國，無不先有人民，後有君主。凡民所有物主權，自主權，至此悉行剝奪，而剝奪之者卽軍人。……是天下之大盜，莫大於大君主，與大君主之武人。……仇之利用我復辟，其國會早有祕謀，竊願煮豆燃萁者一思之。兵權財權，何竭力以送仇也。……以中國之大，始辛亥。今戊午，整整七年，何者不燒光，不搶光，不殺光，蘇東坡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今之所謂政府政黨，自問良心，果皆已試之學乎，故其人費，不殺光不已，土地則當光賣光送光，財用且被小押當，一篇糊塗賬算光騙光詐光，不知尙有一些乾淨土未經破壞者乎。』

他對於袁世凱貽害民國的罪狀，尤敢直書無隱，在「民國民照心鏡」中寫道：『國家理想共和根本，以及舊日之文明物質俱破壞無餘者，誰之罪歟？謂非袁皇帝之罪，百喙難辭矣！民國以前之罪姑不論，論民國以後，人或罪其爲皇帝也，但拿破崙第一第三，皆改民國爲帝國，而稱霸歐洲，吾故不之罪，罪亦非其大者。中外人士，往往推尊袁皇帝爲政治家，而吾所罪者，卽在其政治，不在其政治，

尤在其政策卽時人所謂手段是矣。袁不學無術，惡知政策萬千。袁皇帝少從淸守營，渡高麗，所見營兵，莫非皖魯直產。又値德勝法時，其迷信，以爲國有洋操北兵，民無造反能力。迨民國來以兵造反而告成，迷信乃一變。一總統，衆武人，難打難制，惟有敷衍之以徐觀其後，由是其對武人，與對付外國人同。顧問非眞顧問，委任非眞委任，敷衍其國家而已。而其敷衍之獨見推尊者，卽肯與共分民國之贓而已。民國無他事，不外升官發財，欲不歸罪於袁皇帝，造成武人政治而誰歸？」

十三　國難時期喚醒民衆共赴國難

馬老先生在八十歲以後，厭聞時事，退居土山灣樂善堂，披閱宗教科學書籍，臨池作書，以自娛暮境。九一八事起，他看見侵略者揭開假面具，明目張膽，在中國境內演出巨刦慘劇他本乎基督愛人淑世的精神，發起江蘇省國難會及不忍人會，救護戰區難胞，接濟前方將士。他又作廣播演講，在上海香港天津各報大聲疾呼，喚醒民衆，一致共赴國難。他的救國言論，都收在徐景賢君編的「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中。卷首刊有他老先生的自序道：『願我國民全體，認定自助者天助，效法

義臘厄爾再造日路撒稜，一手做工，一手拿劍，共赴國難！」

九一八國難初期，馬老先生以九十三歲的高齡，不忍坐視東北淪亡，他應天津益世報的邀請，向華北同胞發表了十二次廣播演說。他分析國難的根本問題，解釋人道主義鼓吹民治主義勗勉東北義勇軍發起不忍人會勸募義勇軍捐，並忠告日本軍閥，指斥武力侵略向全世界挑戰，言詞剴切，收到很大的效益。

一二八事變繼作，他老人家又在申報大晚報上，發表提倡國貨努力救國的議論。民國二十二年的元旦，他時年九十四歲，應上海地方協會等團體聯合請求，向全上海人士廣播演講「從立國要義觀察國貨年的重要」歷三刻之久，一字一淚，極其沈痛，聞者莫不感動。

馬老先生一生盡瘁社會事業的勞績，可於「淞滬禦日血戰大畫史序言」中，窺見一斑：他說：「我雖年邁，一國民也；數十年來之經歷，——凡關於福國利民，如拒毒，如救災，如廢止內戰，如提倡國貨，如研究科學，如創辦學校，如倡人民自治，悉本正道之精神，求爲眞理而努力，故不殫煩，每一一隨緣而樂助之！」

大晚報創刊一週年時，我曾請馬老先生寫了一篇紀念詞，他叫徐景賢君代筆，說道：『余年逾九十，不幸遭國難；國難者，國民遭難也：大晚報在國難嚴重時期創辦，不啻為國民效晨鐘暮鼓之勞！老邁如余，於世無求口舌慇懃，果為何事？惟有欽崇造物主，救世主，天地君王萬國皆其國也，尙一再痛哭曰（原文作協）路撒（原作散）稜將為邱墟，疼恤本鄉本土，眞不能講得更哀憐更動情！覽斯文者，請喻此旨』。

十四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民國十年以後，馬老先生隱居上海土山灣樂善堂，蟄處三樓，深居簡出。九十以後因左半身不遂，不良於行其門人舊友等贈建電梯一架以代步。一二八事變作，或以其地為華界，恐不平安，勸他移入租界暫避，他獨居危樓，不欲托庇外人拒謝不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他看見國內政治統一，蔣委員長一身負黨國重責，精誠感格，國基日固，他大喜過望。蔣委員長舉行五十壽辰時，他親書壽字祝賀，並註「能罟一切時期無往不利」一語，他把復興國運的期望，都寄付在蔣委員長的身上！

這一年的冬天，他知道國軍已經開始向外抗戰，非常興奮。恰巧南京天主教區主教于斌博士新到任，對地方情形不大熟悉，特地請他到南京去做顧問，同時他老先生把晚年譯成的新聖經「四聖史福音」贈給于主教，他要去親加校訂，便移住南京。

民國二十六年，中央選任先生為國民政府委員。蘆溝橋事起，他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鋼鐵政策，」謀所以紓救國難。國府西遷，先生避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春，發表「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一文，言詞剴切，輿論翕然。十一月十八日，應門人于右任先生請，欲往昆明。二十七日病阻諒山，在這個中越交界處住了將近一年，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溘然長逝在諒山，享壽一百歲。臨終前尚關心國事戰情，連呼「消息消息」不已。

馬老先生逝世的噩耗傳徧中國以後，舉國一致深示哀悼。重慶中央日報特作社論，稱道先生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偉大人物，也是近百年世界的偉大人物。「馬先生生前，自言一生飽閱世變，先生之一生，不僅為中國歷史上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即在世界，亦各種變化最繁複的時代。這一百年的光陰，乾坤轉易，世事滄桑，百年中之奇變大變，先生實親見之。先生當萬變之時，所以處變者有不

愛之數原則：一爲國家民族之至上，一爲人與羣之仁愛，一爲崇科學求進步，一爲正義克制強權，先生守此四者教其徒啓其國人，百年之中，先生之精神，所以化民成俗者，巍巍乎無得而名焉。先生是思想家，是宗教家，是教育家。是政治家，而先生事業的結晶，乃在教育，先生一生遭遇國難，而在暮年所遭者尤烈。然而先生沒有一天悲觀，沒有一天氣餒，先生對國家終是樂觀。先生堅信中國必能富強，這是由於先生的學識，也是由於先生的信仰！』

馬老先生的軀殼固然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他一生堅苦奮鬬的精神還沒有死。我們要紀念先生，必須要學習這一種苦鬬的精神！他的入室弟子之一邵力子先生說得眞對：『至少有一個人已爲國家努力了一百年——這當然是指馬相伯先生——現在小朋友們（邵先生向重慶第一戰區兒童教養院的演講詞）年齡雖幼，也同樣爲國家努力，可見中國的前途是極有希望的。我們成年人，如不自奮發，在你們小朋友前面是應該感到慚愧的！』

記得馬先生在九十歲時，有人向他賀壽，他連聲否認道：『年高非眞福，不過多受苦，我在國家憂患中生長着，現在老了，有何可樂？也可以說好人早逝，免得在世間受苦啊！在國難臨頭的祖國中

活着還有什麼叫做「九五福一曰壽」可掛齒呢！他寫了一副自壽聯道：「有生可悟常生樂」「今世當知後世因，」他這副聯語完全是宗教家的口氣，其意謂今世非常生不老之鄉，惟欲常生不老，須在今世求之，若今世不自求，便後悔莫及了。

馬老先生生前頗愛讀明賢王徵（了一）的「和陶淵明歸去來辭」遺文，他曾集書了好幾副楹聯，其中一副是：「誰悲浮景總歸盡」「惟有眞心萬古留。」

馬相伯先生一生百歲偉大的精神，也正如「惟有眞心萬古留」一語所昭示的，可以永垂不朽的了。

二　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

一　從鎭江跑到上海

馬良，字相伯，別署華封老人，九十後以叟自號。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春三月十八日，於江蘇丹陽馬家村，生逢國多外患之秋。他的父親，是當時鎭江地方上一個有名的惜老憐貧的儒醫，生有兒子五人，夭折者二，長子建勳，相老居次，老三名建忠，就是做「馬氏文通」的馬眉叔。在馬家先祖中，出過幾個知名的學問家，做「文獻通考」的馬端臨，是相老的二十世祖。

馬相伯自幼天稟獨厚，有異常童，孩提時代卽富於幻想。據他自述：『我在兒童時最喜歡仰觀天象，並且歡喜追求天象的根源」』他看見了太陽，忽發奇思，曾對太陽說：『太陽，太陽，我知爾爲太陽；太陽能識我爲誰乎？我能而爾弗能—不我若矣。』相老幼年時代卽有這種幻想，可以說就是他的

天才的萌芽表現。

他八歲在家塾裏正式讀書，後隨父母遷居丹徒。到了十一歲，獨自一人從鎭江跑到上海，走的時候，父親母親都不曉得，他積了幾塊錢盤川，悄悄地離開家庭，從鎭江到上海，現在乘火車，只消四五小時，那時交通不便，坐民船一共航行了十天工夫。

二　一面讀書一面教

到了上海以後，他進徐匯公學讀書，從十四歲起，一面助教做先生，一面讀書做學生。他對於各種自然科學，非常有興趣，特別喜歡研究數學。他的國文頗有根底，在學校助教國文經學。他的師長爲意大利籍耶穌會神父晁德蒞。十五歲學習法文拉丁文，二十歲研究哲學，二十三歲研究天文，他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夜上睡眠，常在帳頂上隱約看見數目字，甚至連夢中也會發現四處都是數學的數字公式。在求學時代，他做了一部「度數大全」積稿一百二十多卷，可惜後來散佚無存，沒有機會刊印出來。

相老自幼即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他偶讀法文通史課本，其中有譏刺中國民族無功來呼吸天地間的空氣的論調，他的老師晁神父常提撕他爲國努力。十八歲時，法領事署欲聘他作祕書，他謝絕道：『我學法語，是爲中國用的！』他們很驚訝，祇好作罷了。

在研究數學之餘，他又讀了四年神學，考得到神學博士學位，學生生活，就算告終。他畢業後，即被天主教會任命爲徐匯公學校長兼任教務。不久調至南京，派他譯述數理書籍。

三　兩件生平得意事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日本取琉球的第一年，那時馬建勳正在淮軍辦理糧台，深得李文忠的信任。命相伯到山東濟司余紫垣那裏掌理文案，後接任山東機械局差事，在山東爲官三年。光緒七年，（一八八一）隨黎庶昌（蒓齋）公使到日本，任使館參贊，後改任神戶中國領事。歸國後受知李鴻章，派往高麗襄助辦理改革新政事宜，那時袁世凱年才十九歲，正在駐紮高麗的中國軍隊裏當一個小分統。從高麗回國後，他的三弟馬建忠任招商局經理，李鴻章又派他到天津、澳口、上海、

煙台、廈門、廣州等地調查招商局財產事宜。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李鴻章派他做代表到美國去遊說銀行家接洽借款，想吸引外資辦理機器廠及開礦實業，這在相老引爲生平一件最得意的事，同時也是一件最遺憾的事，且看他的自述：

『到紐約時，美國大總統特派侍從武官前來迎迓，美國的銀行家巨子皆來相會。我到紐約之後，就和他們大商家商量借款，他們都爭着要借，結果大家商訂了的數目，共有五萬萬兩。我知道中堂一定不會答應，然而美國銀行家意思又不可卻，於是我就同他們商量以五千萬爲正式借款，以三萬萬爲他們的存款，存款以三釐起息，然後視中國對於財政需要之緩急以爲因應。他們也贊成了，但是我將這種辦法電稟中堂，中堂來電說，朝議大譁，輿論沸騰，萬難照准，把我弄得進退維谷，簡直不能見人，我沒法，只好溜之大吉！』

相老不但精通拉丁、法、英諸國言語，而且擅長口才，有中國第一演說家之目（張之洞語。）他是天生的一個大雄辯家，演說起來從沒有預備草稿，在登台前，他踱來踱去祇消打一個腹稿，一開口便若銀瓶瀉水地滔滔不絕了。

他任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參贊時，某次公使館開盛大宴會，各國公使和日本的顯官都光臨，衆人要他說話。他想這種酬酢的外交辭令是不可開罪人的，於是他發言道：「不多時，我在歐洲遊歷，看到歐洲的政治，的確比東方清明，歐洲的社會也的確比東方進步。現在到東方來，忽然看見東方政治舞臺上有一面大鏡子，竟將西方舞臺上的東西，一模一樣照映出來，吾不勝其驚奇！好比學生效先生，青出於藍，先生好，學生也不差，我恭維學生好呢？還是先生好？吾實在覺得有些進退兩難！」一時掌聲如雷，外交團中有許多外國人特地趨前向他握手道賀，這是相老在中年時代最得意的一件生平快事！

光緒三十三四年間，留日學生發生學潮，他重渡日本，平定學潮。演詞中有「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一語，大爲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激賞，便稱揚他是中國第一名演說家，當日的演說詞，是由梁啓超筆記的。

四　創辦震旦與復旦

馬相老既博通東西學術，又擅長詞令，中年服務外交界多年。歷任日本及高麗公使館參贊，常與日本維新開國諸功臣伊籐大隈等遊。民國元年任職江蘇都督府外交司，二三年間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對於興辦大學，尤具熱誠。有清外交失敗，他遊歷歐美回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即公元一八九八（光緒戊戌），中國新學初興，士風丕變，梁任公受清政府命籌備譯學館，聞馬相伯適聘使歐美回國，有意努力教育事業，即敦請其主持，因突遭政變，遂告中止。一九〇三年，（光緒癸卯）蔡孑民發動創辦新學，相老（時年六十三歲）方居徐家匯，蔡執教鞭於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之前身），二人過從甚密，即聯合南洋師生數人創立震旦學院，取東方光明之義。關於創辦震旦初期情況，相老曾作如下之自述云：

「想當年創辦震旦，我因遊歷歐美回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大學教育並駕齊驅；這是理想，事實是這樣開始的，蔡孑民先生介紹來了二十四名青年，從這第一班學生，逐漸增加，形成學院。這是仿照歐美大學良好的規模。」

「我教了二十四個學生稍稍有點成績，各省有志之士，皆不遠數千里跋涉而來，中有八個少

壯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實具有西歐 Academia 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學院。」

初期震旦校舍，設徐家匯氣象台內，開學第一日，爲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學生二十餘人。科目注重拉丁文及哲學。本年計劃，分設文理等七科。並提出下列三項信條：「一、崇尚科學。二、注重文藝。三、不談教理。」此時，相老自任教讀拉丁文，法文，數學及哲學等課。記者先嚴杏笙（諱乃昌）府君，助教拉丁文，又聘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一二人，兼教英文法文。

相老初創震旦時所採用之教授法，更爲足供中國教育家資作借鑑。玆節錄其自述如下

「我辦震旦時有一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點。那時一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簡直有些顢頇，譬如，他們教英文，一開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學生摸不着頭腦，我卻從拼音字母教起，使他們漸漸可以獨立地拼讀外國語文，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大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我卻選些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如沙士比亞等的著作，藉以提高學生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我召集全校學生開演講會，指定題目，先由一

人登台演講，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使各人能發揮意見，互相觀摩。」

馬相老主持震旦時，校章尚有一特點，即招收學生，對於學生年齡，不加限止。觀其自述云：

「關於招生辦法，我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只要他們誠心求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盡量收納。因爲中國的情形與西方各先進國不同。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我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爲他們學了一點，馬上到社會上去就有用了。」

震旦創辦後五年，以舊日校址狹隘，乃遷至盧家灣，即今日呂班路之校址。該校自相老手創以來，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了。

相老創立震旦大學不久後，又另外創辦復旦學校。最初校址就在吳淞鎮台的舊衙門內，開學不久，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經過一次光復，學校被軍隊佔據，他領了學生跑到無錫，革命後又把學校搬回上海，借李文忠祠堂做校址。相老在震旦復旦，對於學生非常愛護，常和他們談話，親密得像一個大家庭，一般無邪氣的青年都敬畏他若嚴父。他對於學生修身工夫，又能以身作則；所以畢業出來的學生，有不少對於學術上有貢獻的人才。飲水思源，這些都應該歸功在創辦人馬相伯大老

的身上。他的得意門生如于右任、胡敦復、徐季龍、翁文灝、邵力子等，至今還能追憶舊日師生歡聚融樂的情形。

監察院長于右任，於「神州日報」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詞中，追述他往年在震旦學院肄業，及創辦神州日報的情形道：『紀元前六年，余在三原以半哭半笑樓詩譏切時政，為清廷命捕，時予在開封樸被間關走海上，肄業於震旦學院，丹徒馬相伯先生之門。同學諸友，多卓犖負材之志士，而山陰邵力子，仁和葉仲裕，平湖金懷秋，尤與余暱。逾年，震旦與外籍教員齟齬，散學，諸同學別創復旦公學於吳淞，會留日諸同志，亦以取締風潮歸國，設中國公學於砲台灣。兩校同人，相處密邇，哀時念亂，志事相同。而余復以復旦學生兼中國公學國文講席，師生切劘，關繫益切。講學之餘，深憂切歎，以為清政窳腐，外患頻仍，國亡無日。上海為全國輿論重心，顧自蘇報案後，士氣銷沉，正言不作，迄無起而振刷之者，亦吾輩之恥也，於是遂有創設日報之議。其任發起人者，除余及力子仲裕懷秋外，如河南摶沙，安徽汪壽臣，四川張俊卿，湖南黃禎祥譚价人等，皆復旦中公兩校之同學與同事，其在當時，蓋皆不名一錢之窮書生也。』

五　晚年隱居徐家匯

馬相老見他手建的震旦復旦兩校，已漸具規模，即擺脫教務，退居上海西郊徐家匯。徐家匯爲明代名臣徐文定公的葬地，也是天主教在江南傳教的發祥地。此地有天主堂，天文台，徐匯中學，啓明女校，藏書樓，博物院，聖母院，聖衣院，孤兒院，印書館，修道院，耶穌會總院等等宗教的大小建築物，何止數十，處處而罩靜穆的雰圍氣息。數千居民，都是篤信教徒，安居樂業，風俗醇樸，徐家匯適一個小鎮，可以算是天主教的一個小國土。

那高插雲霄雙塔尖的大主堂，是徐家匯的象徵建築物，從中古世紀流傳下的峨特式的穹門，含着崇高虔敬的意味。鐘聲繚繞，發人深思。沿天文台西行數百步，青翠樹叢，襯出一帶玉琢般的白牆，路盡爲土山灣孤兒院，紅樓一角，有小升降機直達三樓，升降機爲蔡元培先生等醵資贈建，以省代馬老先生上下步伐之勞。

而對着三樓升降機的出入口處，是一間陽光充足的小廳。廳中設長桌一，椅十數，食具儲櫃一，

四壁掛滿字畫這便是馬老先生的會客室，也是他的膳廳。逢到他談話興緻濃厚的時候，往往留客吃飯，繼續滔滔不絕地同來客暢論天下大事。

會客室中昔年縣有「樂善堂」橫額，左右爲陸徵祥氏所集「樂乎天命」「善與人同」的聯句，相老曾自命其寓所爲樂善堂。堂的四壁，有于右任先生手書王了一(徵)的「和歸去來辭」八幅，陸于兩氏都署欵稱「相伯夫子。」前年起又添章太炎氏拜祝九十五壽聯「與遼抗議足完趙」「燭武老年猶退秦。」又有段祺瑞氏手錄文子壽語，馮玉祥氏手筆「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的壽聯，署欵稱「相老前輩」。馮氏又向都錦生定織相老繡像，欵稱「國之大老」。馬老先生九十大慶時，吳稚暉氏送聯：「得天獨厚，應壽一萬八千齡，才經過二倍百分之一」「其道大光，曾傳三千七十子，皆能位兩間壹是於三。」于右任氏聯：「先生年百歲，」「世界一晨星。」馬老先生自己也寫了一幅自壽聯：「有生可悟常生樂」「今世當知後世因。」

樂善堂會客室有門戶可通相老的臥室。臥室光線也很明朗，同時也是相老譯經寫字讀書閱報的一間大書房，在這間寢室兼書齋的隔室，是一座佈置很精緻的小教堂，每天清晨有神父到堂

舉行彌撒祭禮是相老晨夕祈禱默思的一個幽靜場所。

六　飲食起居有定時

馬相老是一個虔敬的天主教篤信者，年雖將屆百歲，每日起居有時，飲食有節。每日淸晨，不分夏冬，拂曉五時左右起身，祈禱誦經，在教堂參望彌撒祭禮約一小時，七時早膳，略進咖啡牛乳或稀飯雞蛋等。餐後披覽日報。八十歲後，久厭聞時事，開輒披閱各方寄贈的宗教及科學雜誌，自從九一八發難後，又開始關懷國事，特別注意報章所刊國際對於中國的態度，並留意科學界的新發明或新紀錄。

午前，如有客來訪，相老往往接見，來賓中有黨國要人、文人、藝人、新聞記者、教育家、科學家、留學生、慈善家、宗教家、以及親友故舊，各色人等俱有，都莫不以得相老一言爲榮。五年前，相老違和，病勢甚重，幸不久即恢復康健。近年來，醫囑靜養，曾拒見來賓。但不速之客，或爲故舊，或因時事往謁者，絡繹不絕，是相老家族引爲最關切而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曾登報啓事，謝絕訪問，甚至囑僕從反扃

其門，終歸無效，來訪諸人，仍紛至沓來，均以一覩相老顏色並得一談爲快。

相老談興濃厚時，喜歡留客共進午餐。一壁進食，一壁談天。老人齒已盡落，鑲裝全副假牙，每餐祇略進鷄汁及煮爛的肉類，所食甚微，足夠一日的營養而已。

午後賓客興盡辭去，則倚沙發小睡，有時來賓伸紙央求墨寶，相老欣然對客揮毫，字跡雄健，不類出於年將百齡老人的手筆。相老自八十歲後，始臨池作書，曾自嘲爲「八十歲學吹打。」

來賓中有挾照相機央請留影紀念者，相老從不加以拒絕，郎靜山君是他所激賞的一個攝影家。相老容光潤煥，絕無龍鍾之態，慈祥之臉，襯以銀鬚皓髮，益覺飄逸出塵，隆準如蒜又若懸膽的美鼻，是相老肖像上的一個特殊異徵。

傍晚披閱晚報二三種，七時晚餐。進食略與午餐同，晚餐後卽入教堂祈禱，九時就寢。有時夜深人靜，長跪良久，爲國家爲同胞祈禱祝福。現在隱居比國的陸徵祥神父，每夜也仿相老的表率，常晨夕七次入教堂祈禱天主使中國早日渡過難關，世界得享和平。有其師必有其弟子，相老也足以自慰了吧。

七　長生不老三原則

馬相伯大老雖活到九十八歲的上壽，但是精神矍鑠，毫無龍鍾衰態，一定有許多人要知道他用的是什麼長壽秘訣。據記者所知關於馬相老過去九十多歲的生活，分析他的攝生之道，不外乎下列三個原則：（一）清心寡慾。（二）早起早眠。（三）飲食節制。

馬相老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他從小即信仰天主教，因此生平在身心修養方面是受慣嚴格的管理的，加之家教又嚴，據相老追述他的孩童時代家庭狀況道：

『我們家庭奉天主教由來很久，大約在利瑪竇到中國來以後，我們的祖先便成爲教徒。我的外公婆也是奉天主教的。我小時，母親教導我極爲嚴厲，對於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肯忽視。我因母親督教甚嚴，却養成一種嚴肅克己的觀念。……口出惡言，在所厲禁，在棹子上和大人一塊吃飯時，坐位不得侵佔人家的地方，檢菜不許越過自己面前的菜蔬。到了外婆家裏，母親必每日照常教我一定的功課，如讀生書幾頁，溫熟書幾卷，臨字若干，等到功課完了之後，才准出去玩耍。』

相老以九十八歲的高齡，如今每天清晨，不分夏冬，五時即起身。這個早起的習慣，也是從小養成的，幼年時，天初明，太夫人即招之起床，誦經祈禱，風雨不更，一日不輟。晚上到了九時即就寢早起早眠，九十八年來如一日，這種起居有定時的良好習慣，是相老能活上壽的原因之一。相老的尊人壽七十五齡，太夫人八十九歲，姊適朱氏，九十三歲而作古，一門長壽，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件。

相老不但起居有時而且獨居一室，有清心寡慾的美德。他自述在高麗時，曾被袁世凱挾嫌誣告狎妓的一段笑話道：

『余在高麗任彼邦政治襄助，與吳小軒開誠相助，關係密切。袁世凱往往以私相干，余不能盡如所願，故毀余於吳，說余常狎妓飲酒，在公署帶着妓女睏覺，官方不檢。吳小軒為人甚正派，且平生不二色，所以最討厭這種事情。一日清早，大約四點多鐘，余方在酣睡，小軒忽一人跑到辦事處，直入臥室。余一榻獨眠，相見甚歡。余問彼：何以如是之早？彼含糊應之，未嘗明言，所以，余當時茫然，後來才曉得這麼一回事！余莞爾笑道：不但在余房中找不到女子，連一隻繡鞋兒也找不到！然而余對袁並未曾有所嫌怨，因為那時余氣概方盛，自待甚厚，不把此事放在心裏。』

馬相老常對靑年人道：『我無其他養生之法，惟自知不浪費精神而已。換句話說：就是要保養元氣。應該早起要養成鷄鳴而起的習慣！年輕人須注意三件事：一、不浪費精神。二、早起早眠。三、少吃東西。』

說到相老平日的飲食，非常簡單。牙齒已經完全脫落，不能吃米飯菜肉。上午七時早餐，略進牛奶咖啡或薄粥鷄蛋，正午中膳，以鷄汁或肉汁爲主要食品，晚餐略與早餐相同。相老除遵守宗教齋期外，並不提倡素食，他常笑對左右道：『從前伍廷芳想要活到百歲，他在世時，就吃長素，但却先我去了。我老人並不吃素，倒還能活到現在的年紀。』

八　思想信仰與著作

馬相老是一個哲學家。他從小對於人生觀即發作奇想，苦思人生之謎，如何解答？他想：「人生一世，如螞蟻做窩，忙個不了，又爲什麼？」「人有良心，有靈魂嗎？難道所謂善惡功過沒有賞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體物不可遺之造物而何？」「如果世人知道，百歲前後無

我，我之爲我，作何歸宿？」

從上面這種條疑問，相老再三思索，結果他成了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他批評中外哲人道：「孔子一生，很是高尚，可是夫子之談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他的門人，這般紀載。夫子自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見這道眞可貴。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好在一個「常」字：天長地久，常然眞寂！或許他原來是從小亞細亞東來中國；所以晚年又西度函谷關囘去；不然，西度何爲？列子稱西方有聖人，這又是指誰，指救世主麽？偉大哲人，畢竟是亞利斯多德，生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不但精名理，還能講格物，樹立科學的種種基礎，至今仍受其學說影響，他的哲學賴有聖多瑪斯的整理和擴大。據史傳載，老而好學，臨終時候，還懇切祈禱於造物曰：祈望長生的上智光照我！亞利斯多德的偉大精神，即此一語，永垂不朽！」

相老既是一個宗教家，他的人生觀念是如此：『做人是暫時的，好壞，決不能就此拉到，凡事總要照造物主的意思做去。譬如人要勤勞，纔能活命；人要互愛，纔能生存。書上說：天降下民，天生蒸民，也是這個意思。從前唐明皇與楊貴妃，那樣卿卿我我，說什麽在天願學比翼鳥，在水化爲比目魚，無

非是要得「永」愛罷了。」

相老對於宗教既有了堅決的信仰，對於科學纔發生特殊的興趣，上海申報五十年紀念時，他特地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長文，他並不以宗教家的立場來論宗教，而以局外眼光，世人常識及世界歷史，從事實地的研究。原文中引證五十年來世界著名科學家的言論，以彰明宗教的存在，而打破迷信無稽之談，是一部今世研究科學與宗教問題者必讀的重要文獻。

相老生平著述中，以宗教家論宗教者，有「新史合編直講」藍本爲費萊弟所編，引用典籍，至五十六種之多，是聖經學中的一部名作。經相老以文言譯經，以白話講解，得二十卷，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又在創辦震旦時期，有「拉丁文通」及「震旦大學講義」現已散佚。哲學方面，著有「致知淺說」自成一家言，亦震旦大學講義，皆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傳記方面，有「靈心小史」即聖女小德肋撒傳，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近將三版。說起這本小傳，卻有一段軼事可記。

相老年將九十時親譯聖女小德肋撒自傳「靈心小史」他對人說過：『假如有一位西洋太太和小姐來見我，我至多起身招待，點點頭罷了！可是這位聖女，千千萬萬的聖教徒向伊致敬；我老

人當然不能例外因爲伊的德行如此高超，能翕合救世主的聖意；不像一般人物自尊自大！伊溫良謙卑，倒成了現代世界已故偉人中最偉大的一位聖人呢！』每逢宗教難題發生。相老常說：『請這位大聖女轉求我們不過是小走卒呀！』他又親筆書聯，向聖女表示敬禮「祈爾萬陣玫瑰雨」「啓予一片赤子心。」

八年前，在徐家匯蔡子民于右任發起的慶祝相老九旬大慶壽筵上，相老的外甥朱志堯演說中也提起此事，他說：『我舅年已開百，而仍手不停筆，譯述嬰孩耶穌德肋撒之小傳，尙未脫稿，是我舅亦不自依老賣老，而奉二十餘歲之小德肋撒爲保姆爲女師；即希望變爲小孩而得升天也；即自求常生不老也。』

相老在國難期中，發表言論甚多，其門人筆錄彙有「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一書，前年春夏間，相老又閉戶譯成聖經若干卷。完稿之日，上海黃炎培親書送給他一幅祝壽頌詞，中有句云：『魏魏相老人，今之徐文定，學郵歐亞通，道籥天人應。政海倘迴翔，聖功必以正。皎如日，明如月，如風風人雨雨人。登樓神采長輝發，譯完基督遺經千八百年前，先生大年八十又二八。』寥寥數十語，把老人

過去生平的路歷，都包括在裏面了。

九　遷居南京譯聖經

馬相老自息影上海徐家匯，久已不問俗事。老人世奉天主教，平日閉戶譯經，樂天知命，怡然自得。去歲年尾，因天主教成立新教區於首都，南京主教于斌博士，特請相老駐京襄助教務。適其舊日高足于右任氏，在京覓得精舍。敦請命駕，陪同晉京。蔡元培等又以相老捐資毀家興學，功在黨國，呈請國府嘉獎。一月十二日國府明令：『行政院呈據教育部呈爲耆儒馬相伯創設上海震旦學校，捐資逵數十萬元，成就人才甚衆，洵屬功在國家，請予嘉獎一案。查馬相伯熱心教育，慨捐鉅資，深堪嘉尙，應予明令褒奬，以昭激勵，此令。』十四日，中央開第卅三次常會，又決議選馬良（相伯）爲國府委員。馬相老以本人來京，原係協助于主教辦理教務，本無心於出任，曾一再懇辭，後因中央厚愛不可卻，始允勉爲擔任。今日馬相老卜居首都，主持中樞的更不乏他舊日的弟子，常能重續往年師生共聚一室的歡樂情緒了。

馬相老卜居南京後，仍過其恬靜的幽居生活。關於他的近況，友人近自京拜訪相老回來，告我不少快慰的新聞，現在擇要記敍如下：

相老人是去冬十二月十二日到京的，他的寓所是在鼓樓西南大方巷十二號之一，一座西式小住宅，雖不甚大，可是窗明几淨，佈置得十分雅緻；他的家族也住在這屋裏，所以比前侍候得更能週到。

老人素性好動，息影滬西徐家匯已二十餘年，加以近年腿力痿痹，不良於行，久不出門，這次易地頤養，調換空氣，爲他很感興趣；遷京四個月來，身體日見康復，當他離上海時每日只吃雞蛋四枚養生，現在能吃其他菜餚，更能肉食。他的臥室書齋是在樓上的，高興時也能扶杖下樓，不像以前必需坐在椅中叫人擡走了。據聞上月十日，他竟能乘了馬市長派去的汽車，登中山墓，謁陵獻花，這眞是半年前意想不到的。

馬相老對於敬奉眞主，崇信公教的虔誠，老而彌篤，遷京後，每晨有司鐸送聖體到家恭領，主日和大瞻禮日，更在他寓所舉行彌撒祭禮。老人除所虔誦經之外，又把他近年在上海時繙釋的「四

史聖經」重新詳加校訂。因爲繙譯聖經，要顧到「信」「達」「雅」三個條件，所以不憚煩勞審慎從事。

老人又顧念到世風澆薄，民德日偷，靑年的道德修養幾無準繩，所以又擬編譯一部哲學的倫理篇，定名「原行學」現正挨選歐西善本，從事譯著，這種發憤忘年的治學著述精神，眞使一般玩日愒歲的靑年愧死。我敬祝老人精神矍鑠，年壽綿延，不但能及時付梓，風行全國，更還能有他種益世的文獻，流傳後人哩。

（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文藻月刊）

三　一小時會見馬相伯先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大晚報曾虛白君約我同到徐家匯土山灣去訪候馬相伯先生。當我們上升降機問司機人「老先生今天見客不見？」他答道：「今天客人來的很多，連你們兩位已經是第四起了。你們最好少講幾句話，不要使老先生太勞精神。」我們遞進名片，不到一分鐘，一聲請進，我們放輕脚步便走進他的溫暖的起居室中。

相老人，頭戴一頂珊瑚結的瓜皮帽，依靠在一隻安樂椅中。他記性眞好，一見曾君便還認識，一年前，曾君跟他的父親孟樸先生，曾去請他給曾君的祖母題簽訃告，說來也心傷，相隔一年，如今是曾君來請題寫他父親孟樸先生的訃告了。

「老先生近況如何；」

「還勉強可以過得過去，可是我年紀老了，年老的人，都不過如此吧。」

他放下報紙，忽然望着我：「小張，你也長大得快啊！他瞇着眼睛看我嘴唇上面沒有剃掉的小鬍髭，再看我身上穿的藍袍黑馬掛。說：「這樣的打扮，活像一個中央委員。」

我苦笑了一笑。相老人說：「小張，不要動氣，我老頭兒常常喜歡挖苦年輕的人，你好久不來了，近來苦幹得怎樣了？」

我便遞上去三本「大上海人，」在第一期上，印着他老人家手書的「埋頭苦幹」四個字。

他揭開創刊號的封面，看了幾行「發刊宣言，」點一點頭，很誠懇地說：「希望你們要恆心做下去。你們要多做些愛人類愛國家的工作，要多吃些苦，多做幾件有益社會的事情，我自己是老了，希望你們年輕的人，多替中國爭爭氣。」

不知道怎樣地他忽然談到中國近日的時局。他放下刊着華北殷汝耕叛變新聞的當天報紙，長歎了一口氣，很嚴肅地說：「現在談外交的，比前清時代更不如了。外邦人祇知用槍砲來和中國辦理外交。回想起從前法國人侵犯越南的當初，不是同樣的情形嗎？越南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屬土，法國的軍隊未攻進東京時，劉永福將軍按兵不動，謊報我軍勝利。等到砲打東京時，他才着急要派

人和法國交涉，他們想把這件事交我去辦，因爲那時候會講法國話的人不多。我是當場拒絕了，因爲中國向來沒有劃分過疆界，雲南和越南都是中國的領土，但是法國人早已調査清楚，畫好了地圖。豈不是要把我當漢奸嗎？」

相老人談話上了勁，愈談愈興奮起來。

「說起中國現在的情形，眞是叫人傷心萬分。中國本來不是一個國家，從前我們漢族，向來視天下爲一家的，其他國家，則視爲蠻夷藩屬之邦。如今完全不同了，外國人反不當我們視作一個獨立的大的大國家了，你們看，丟臉不丟臉？我可以說句笑話，中國不是國家，好比是一隻海蜇（即水母，俗名海舌，）要吃海蜇的時候，把牠從海裏捉起來，割下一塊，再放下海去，牠一死，仍會生長起來。等到再要吃的時候，重新捉來宰割一下。我老人，已經親眼看見多次中國的被宰割了，我自己是一個被割存的份子，你們年輕人要小心，不要給人家連生命都割掉了。」

話轉了灣，老人忽然說到意大利與阿比西尼的戰爭。「我們中國還遠不及一個黑人國的阿比西尼，意大利用五千萬的文明人，去打一千萬的野蠻人，黑人不屈服，一定要抵抗，而能得到國聯

的同情出來制裁。我們中國呢，人家以一千萬人來欺侮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我們都會學孔子孟子的「不動心，」我們自有辦法：（一）投降，（二）送錢，（三）拚殺。不到殺的時候，我們還是快快活活地活着。老實說罷，你們也是在其中，不要想自己年紀輕，可以不負責任……」

說到這裏，老人休息了片刻，他又放低聲音說：

「日本現在已經到了外強中乾的時候，但是日本還有國家的組織，日本人還有國家的觀念。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有國家思想的人民，誰敢欺侮他們呢？」

我們看見老人的精神太亢進了，便匆匆告辭，但是老人一篇熱血的談話，還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大上海人）

四 馬相伯先生生日考

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申報載有上海復旦同學會以該校創辦人馬相伯先生今年爲百齡正壽，組織馬壽慶祝籌備會，定廢曆二月十七日舉行祝壽聚餐會消息。該記事註稱廢曆二月十七日乃馬先生之誕辰云云。友人胡道靜君見余所輯「馬相伯先生百歲年譜」記先生誕生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十九日，因舉以相質，詢余此二種不同月日之誕辰，究以何者爲正確。

查「百歲年譜」所載馬先生之誕生月日，乃依據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所載錢智修君之「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原文如下：

『民國前七十二年（淸道光二十年）庚子先生生。先生名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父松巖公，娶同縣沈太夫人，以本年三月十九日生先生於丹徒城中。』

錢先生所撰年譜脫稿於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斯時馬先生方寓南京，錢君爲先生門人，

同旅首都，余假定其所輯材料，乃均得諸馬先生口授者，故關於先生之誕辰，採用錢譜所志之月日。前乎錢譜者，余曾見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祝賀華封老人九旬大壽社論（華封老人爲馬先生之別號）云：

「清道光庚子夏三月初六日，華封生於江蘇之丹徒縣。」（此社論轉載於徐景賢編「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中）

根據上述所記，關於馬先生之誕辰，已有兩種同月不同日之誕辰，一、爲三月十九日；二爲三月初六日；若據申報最近所記以二月十七日爲誕辰，則先後竟共得三種不同之月日焉。何取何捨，非詳予考證，恐難以明事實眞相也。

錢君之「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雖爲較近之輯品，然未敢必其無舛誤，因譜中闕遺頗多，且有年代顚倒之記錄。故其所記馬先生之誕辰月日，若非出於先生口授者，難於援引爲信證。若夫益世報社論所記，余所見者並非原文，乃轉錄於「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中者，或有筆誤之可能，故亦難於確定置信。

余曾以此事走訪馬先生之甥朱志堯先生，朱先生亦以未詳答余。改訪徐允希司鐸，承出示拉丁文天主教耶穌會士同會錄，查見有如下之記錄：

『馬若瑟乾相伯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生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入會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出會』

稽諸「中西曆日合璧，」知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乃廢曆庚子年三月十八日。惟據徐司鐸言：馬先生曾親告之，同會錄上所載馬乾，乃其兄名，彼名良，是同會錄固亦有錯誤之處，惟其所載生年月日，馬先生並無異言，或可作爲較正確之記錄也。

至於上海復旦同學會決定於廢曆二月十七日爲馬先生遙祝正壽者，據余所知，道光二十年之二月十七日，乃公曆一八四〇年三月二十日，是日爲天主教中大聖若瑟瞻禮節日。馬先生世奉天主教，彼於誕生後即領受宗教洗禮，取名若瑟。故馬先生之親友，往年爲其慶祝壽辰時，率於大聖若瑟節日爲之舉觴。惟不知復旦同學會胡不以公曆爲慶期而欲以廢曆爲之張目，此亦一疑問也。

（附記）此文作於民國二十八年春間，刊於中美日報，年譜初稿中記先生之生辰爲道光二

十年庚子三月十九日，今據耶穌會同會錄所載，勘正為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即廢曆三月十八日。先生逝世之訊到滬，申報於十一月六日刊有「馬相伯先生之一生」記先生生於一八三九年；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重慶大公報載有黃炎培先生之「我所見一百一齡馬相伯先生之生平」謂：『先生係生於道光十九年，先生生日，我所知為陰曆四月八日。』均不知有何根據？據十一月十四日中美日報載昆明十三日電訊，于斌主教對記者談先生逝世情形，則固亦謂先生生於一八四〇年也。

五　馬相伯與梁啟超

丹徒馬相伯先生，國之元老，一代宗師，今年高壽百齡，中央準備賜予榮典。相老手創之震旦學院，距今已有三十六年之校史，方震旦初立，實開中國現代最高學府之先例，新會梁啓超先生曾稱之爲唯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梁生前與相老及其介弟眉叔素有舊誼。梁氏辭世迄茲適屆十週年，特將梁氏與馬老先生昆仲交遊之事蹟，撮述一二，聊誌哀思。

梁啓超第一次會見馬相伯先生，是在光緒三十三四年間，那時馬老先生是爲了中國留日學生發生學潮，他奉命到日本去撫平。就在這個時候，梁啓超聽到了馬先生的演說，他把演說詞記錄下來。馬先生生平演說，從不預備底稿，他天生一副雄辯的口才，登台後臨時自由發揮他的言論，聽他演講的人，即使要做筆記，也不很容易辦得到，那一次馬老先生的演說，說得是非常沉痛，梁啓超聽了大受感動，就一面聽，一面記錄下來。後來馬先生看到了那篇記錄，大大地表示讚美。他後來常

常對人家說；「我的演說，只有梁啓超聽得明白，他能夠原原本本地記錄出來。」在這一篇演說詞中，馬先生嘗經說出『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這兩句警語，後來大受張之洞的稱讚，恭維馬老先生不愧爲中國第一名演說家。這篇演說詞就變成了梁啓超謁見馬先生的引見贄禮，那時馬先生年五十七歲，梁啓超年才二十四歲的一個青年。

梁啓超在沒有會見馬先生以前，他先已認識了馬老先生的胞弟馬眉叔，那是光緒二十二年間的事，梁啓超在上海遇到眉叔，據他給馬眉叔著的「適可齋記言記行」寫的序文中說：『聞馬君眉叔將十年矣，稱之者一，而謗之者百，殷殷願見，彌有歲年。今秋海上忽獲合并，共晨夕飫言論者十餘日，然後始瞿然信中國之果有人也。』

那時馬眉叔從法國留學回國已將十年，他考得有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回國後，參贊李鴻章的幕下，在當時是一個頗有名望的洋務人才。所以梁啓超在那篇序文中還寫道：『世之謗君者勿論，其稱君者，亦以爲是嘗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來可斗量也。吾有以以闚君之學，泰西格致之理，導源於希臘，政律之善，肇矩於羅馬。君之於西學也，鑑古以知今，察末以反

本，因以識沿革遞嬗之理，通變盛強之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若以無厚入有間，其於治天下若燭照而數見也。」從這寥寥數語也可以窺見他私淑眉叔的一斑了。

當戊戌提倡新法的時期，梁啓超上書淸帝曾計劃創設譯學館。他託法國駐華公使介紹，致請馬相伯先生主持譯學館的事宜。馬老先生建議將譯學館設立在上海，上議將定，忽然遭到戊戌政變，便中止進行。

民國紀元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元一九〇三）馬先生創設震旦學院於上海徐家匯，先生自任院長。梁啓超已走日本，他聽見了這個新聞，喜不自勝，把震旦學院的章程，刊登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上。在震旦大學校史創辦經過中有這樣一段的記述：

「一九〇三年爲本校始創之年，時相伯先生方寓居土山灣。約定耶穌會士借來贊助，至二月杪，新校成立，定名「震旦學院」，蓋兼取東方光明及前途無量之意焉。時任公先生避居日本，主新民叢報，聞「震旦」成立，大異，揭載其章程於報中，且附以勗勉之辭。」

按所謂勗勉之辭，稽查筆者所藏的癸卯年「新民叢報彙編」時評欄第八百十八頁至八百

二十三頁，除錄有震旦學院章程及功課預算表二則外，前後並刊有「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長凡五百餘言。現在抄錄原文如下：

『教育議興既已兩年，而至今無一稍完備之私立學校，不得不謂國民之恥也。譯書局如林，譯才如鯽，及考其所謂譯事者，不過稗販至粗極淺之東籍，未曾通一國之語言文字，乃至或並日本之イロハ亦未認識，而貿貿然日從事於繙譯，徒以麻紗燕石耗讀者之日力，損讀者之腦筋，雖科以欺騙殺人之罪，不爲過也。吾聞上海有震旦學院之設，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喜欲狂。該學院總教習爲誰，則馬相伯先生，最精希臘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所在地則徐家匯也。

士生今日，不通歐洲任一國語言文字者，殆不可以人類齒。而歐洲各國語學，皆導源拉丁，雖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補習拉丁，而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此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論也。眉叔云歿，士林痛惜，此學院即相伯獨力所創也。其願力洵宏偉，其裨益於我學界前途者，豈可限量。

文學一科，各國大學所必有之分科也。雖然，以日本之進步，至今猶未有一學校專以研究文學爲目的者，而吾中國今已見此院，吾爲中國前途賀。

院中肄業之例，以本國文學優長者爲及格，蓋如此然後進步易也。我國學界，今漸滔滔然有蔑視國文之惡風，得此庶可規正之。

我青年諸君，今後固不能不廣求新知識於世界，非遊學歐洲，殆不足以佔優勝也。苟在此院兩年，以其所學得者爲基礎，然後外遊焉以附益之，則學有本而成自易矣吾祝震旦學院萬歲。」